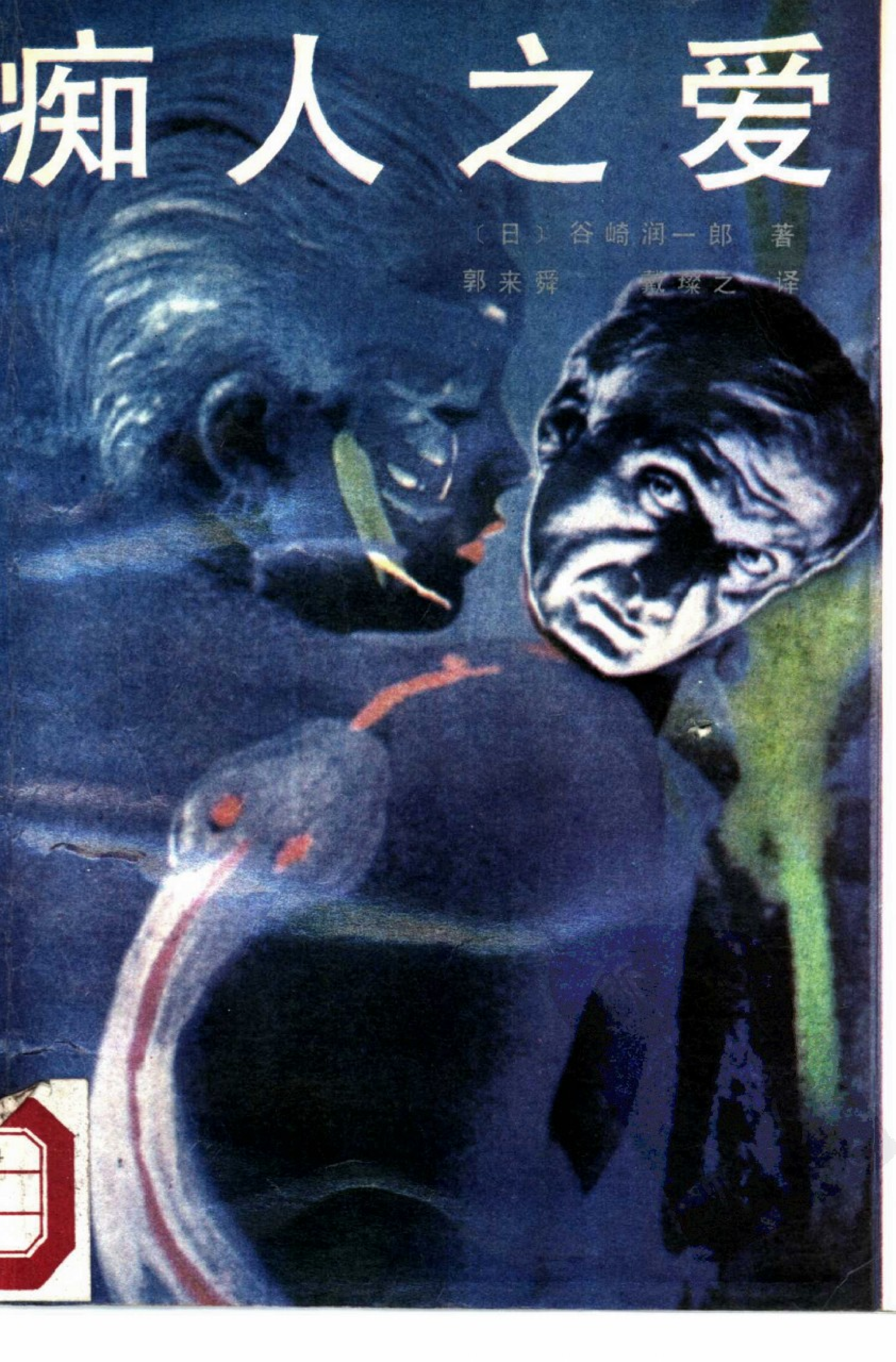

痴人之爱
〔日〕谷崎润一郎 著
郭来舜 戴璨之 译

痴人之爱



ISBN 7－224－[illegible]
I·86　定价 [illegible] 元

痴人之爱

〔日〕谷崎润一郎

郭来舜
戴璨之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根据新潮文库1978年版《痴人の爱》译出

痴人之爱
〔日〕谷崎润一郎
郭来舜 戴璨之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50千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0
ISBN 7-224-00337-9/I·86
定价：2.40元

“恶之花”的悲剧

——评唯美派文学名著《痴人之爱》

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现代化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过程中，统治阶层的思想意识发生了极其显著的变化，他们由古代崇拜与模仿中国大陆文明转而变成近代崇拜与模仿西洋文明，以求迅速富国强兵，赶上世界先进潮流。日本的所谓“脱亚论”即发端于此。这种国家社会方向的转变自然对国民大众的心态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也出现了明显变化，咖啡馆与舞厅越来越多，欧化风气盛极一时。日本唯美派代表作家谷崎润一郎的名著《痴人之爱》写的即是这一时代背景下展开的故事。

男主人公河合让治与女主人公纳奥米的畸形恋爱实际上只是一场悲剧。让治为人纯朴忠厚，却有着固执的崇洋癖好，真是既愚且痴。他没机会接近白种西洋女人，便挑了一个在日本人中显得“洋气”的女孩儿纳奥米，对她精心培养，使之越发“洋气”，来满足自己的嗜好，结果培养出来的是个恶魔，他自己倒成了俘虏与牺牲品。让治的心理实际上是扭曲与变态的，他一心崇拜纳奥米那“洋气”的躯体，乃至丑态百出，令人作呕；他更加盲目地崇拜白种女人，简直到了荒唐的地步，比如流亡的俄国伯爵夫人身上的狐臭，

别人难以忍受，他却当成令人陶醉的甘美的“香气”。尽管纳奥米屡次欺骗他、背弃他，他却逆来顺受，依然一心眷恋着纳奥米，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在作者谷崎润一郎看来，让治的这种愚蠢行为倒是一种古朴的美德，作者在成名作《纹身》的开头处曾这样写道：“那个时候，人们还有着所谓‘愚’的高贵品德，世间尚不象今日这样激烈地相互倾轧。”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立场与见解，面对大正年间日本社会的迅速变化，他在慨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痴人之爱》的女主人公纳奥米是个集“恶”与“美”于一身的人物。“恶”是指她的道德节操，“美”是指她的躯体，两者的结合形成了她这朵漂亮的“恶之花”。她本来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由于让治的偶然“发现”与“栽培”，才得以上升到中流社会。她学习钢琴、唱歌，这些艺术修养却未能陶冶她的情操，反而给她结交恶少们创造了机会；对让治的恩情，她不思图报，反倒越来越觉得让治这既愚且痴的人满足不了她那膨胀的虚荣心，因而几次背叛让治，堕落为一个满嘴谎言的女人。纳奥米由一个清纯无垢的少女堕落成“恶”女人，是个令人痛心的悲剧，而导致悲剧产生的原因绝不仅是她的虚荣心，还有一层更深刻的原因，那便是日本社会对女性的歧视。男人视女性为玩物、为奴仆；女性缺乏独立性，只能依附于男人，这是日本社会历时久远的传统。让治对纳奥米所施的一些“善举”，也无非是把自己的玩偶打扮得更漂亮一些，使之更为赏心悦目而已。纳奥米背叛他，实在是他咎由自取。

需要指出，让治为了一个身躯漂亮、灵魂空虚的“玩

偶”不惜委屈求全、丑态百出，实际上是一种病态心理所导致的结果。作者对此种病态心理并未进行批判，而是将之作为“愚”德来赞许，这便是唯美派文学的症结所在。无论是让治，还是纳奥米，都是日本现代化过程中欧化风气所造成的心理扭曲与变态的悲剧人物，他们以盲目崇洋为时尚，学得一些西洋文明的皮毛便自鸣得意，实际上却已失去了“自我”，失去了根基，终于陷淤泥而不能自拔，这实在是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谷崎润一郎的创作旺盛时期，恰逢日本自然主义文艺思潮盛极一时。他始终对自然主义持否定态度，坚持用唯美主义去对抗自然主义思潮，并以其丰富的创作在日本文学史上为自己确立一席独特的地位。其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从明治四十三年到大正六年（1910—1917），一心追求美的表现，着重表现女性美，如《纹身》、《麒麟》等；第二阶段是大正六年到大正末年（1917—1925），创作中主观意识增强，从感性转向理性，如《小小王国》、《恋母记》等；第三阶段是昭和年间(1926—　)，在作品里追求纯日本式的美，力图表现古典风格，如《春琴抄》等。小说《痴人之爱》是作者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时期的作品，当时正是关东大地震之后，作者移居京都，受京都、奈良等地保存的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他的思想与追求有了较大改变。小说女主人公纳奥米的人物原型是一位艺名叫叶山三千山的女演员，作者同自然主义描写身边琐事的创作原则针锋相对，不拘泥于生活中的人物原型，而是利用这一素材全面进行艺术加工，精心构思，通过情节安排和语言锤炼塑

造出两个具有艺术性与典型性的主要人物形象。这在自然主义泛滥的当时，可说是独标一格，饶有新意。小说以第一人称来写，语言诙谐幽默，读者可以从主人公娓娓道来的自叙中领悟到作者的真意。这种独白式手法增强了故事情节的可信性，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容易引起读者共鸣，而与当时自然主义写真实的“自我小说”大异其趣。

谷崎润一郎作为一个唯美派作家曾一心追求表现病态的女性美与古典美，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很容易看到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影响。谷崎与当时日本文学界的现实主义作家不同，他没有勇气攻击旧制度，不能象岛崎藤村写《破戒》那样去揭露旧制度的弊端，而是躲在唯美主义的盾牌后面，慨叹着社会变革使人们失去了大愚之德。谷崎推崇艺术至上，极力表现浪漫的、古典的“美”，因而大多数作品远远地脱离了社会现实。《痴人之爱》与《小小王国》等小说，在作者的众多作品中尚属较具现实意义，能够切中时弊的作品。

《痴人之爱》创作于1924年至1925年间。此小说当时曾在报刊上连载，反响甚大，乃至有“纳奥米主义”一词出现并流行一时。小说之所以引起广大读者的强烈共鸣，显然同当时的社会现状有密切关系，作者隐约含蓄地批评了日本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盲目崇洋这一副产品，同时也流露出对传统失落的怅惘情绪。

当然，今日的日本社会同大正年间相比已是面目全非，唯有日本人的崇洋风尚却是日甚一日，有增无已，这大概也是《痴人之爱》这本名著至今仍然受日本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

我们现将这本小说译成中文，介绍给我国读者，大家读后倘能从中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译者便于愿足矣。

郭　来　舜

1987年9月

于深圳大学云鹤楼

一

我们这样的夫妻，在世上大概是独一无二的。下面我就尽量正直坦率、实事求是地将这种情况写出来。它对于我本人是一部难以忘怀的珍贵记录，对各位读者一定也会有某种参考价值。尤其在当今，日本在国际上的往来逐渐增多，本国人与外国人交际频繁，各种主义和思潮纷纷涌入，男人自不必说，就连女人也都争先恐后地赶起时髦来。我们这种夫妻关系虽说至今尚无先例，但在目前的时尚之下，恐怕会有人不知不觉步我们的后尘。

回想起来，我们夫妻从一开始就不同一般。初次见到我现在的这个妻子，大约是八年前，不过具体的日子记不起来了。总之，那时她还在浅草雷门附近一个名叫钻石咖啡店的铺子里当女招待，虚岁才十五。所以我刚刚认识她那会儿，她还是个刚到咖啡店来做工的不起眼的新手，并不是正式的女招待，而是一名见习生。咳，说起来她还只不过是个当招待的苗子而已。

那时我已二十八岁。为什么看上了这样一个孩子，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大概是因为一开始就对那孩子的名字产生了好感的缘故。大家都叫她“阿直”，可有一次我打听到她的真名叫奈绪美。“奈绪美”这个名字不错，它使我感到非常好奇，如果同拼音字母拼写成NAOMI，简直就象个西洋人。最初我就是这样想的，以后便渐渐开始注意起她来。说

也奇怪，名字一洋气，就觉得她长得也有点象西洋人，而且看上去显得非常聪明，所以我才产生了这种想法：让她在这种地方当女招待实在可惜了。

实际上纳奥米的长相（预先声明一下，以下我将按发音写她的名字，不这样写总觉得体会不出它的洋味儿）与电影女明星玛丽·皮克弗多有相似之处，的确带点洋味儿。这绝不是我情人眼里出西施，即便是现在，她已经成了我的妻子，可还有许多人这么说，可见这无疑是事实。而且她不仅相貌似洋人，脱光了衣服一看，那体形更带洋味儿。当然，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对她的了解并不这么深。只不过从她那穿着得体的和服来朦朦胧胧地想象着：既然有这种相貌，那么手脚也一定长得不坏。

不是亲生父母或亲姐妹，大概很难理解一个十五六岁少女的心情。所以要问咖啡店时期的纳奥米是什么性格，我似乎也说不上。即便是纳奥米自己，恐怕也只能说“那时一切都象做梦一样过去了”而已。不过，若是说亲身感受，我倒觉得她似乎是个忧郁而不爱讲话的孩子。她脸色有些发青，就象把几块无色透明的玻璃板重叠在一起那样，显出一种深沉的色调，看上去并不健康。之所以有这种印象，原因之一大概是由于她初来乍到，不象其他女招待一样涂脂抹粉，也没有什么熟识的客人和朋友，总是悄悄地躲在角落里不声不响地拼命干活的缘故。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看上去显得很聪明。

在此，我有必要说明一下自己的经历。当时我是某电器公司的技师，月薪150元。我出生在枥木县的宇都宫，在家乡读完初中便上东京进了藏前的工业技校，技校毕业后

不久便当了技师。除了星期天，每天都从芝口的住处去大井町的公司上班。

我一个人租了间房子，由于月薪150元，生活是相当宽裕的。再者，我虽是长子，但无须给家乡的父母和兄弟寄钱。因为家里经营大农场，父亲虽不在了，但年迈的母亲和忠实的叔父、婶子料理一切事务，完全不用我操心。可是，我也并没有因此而染上吃喝嫖赌的恶习，大致算得上是个模范的公务员——俭朴、认真，平庸的近乎呆板，每天兢兢业业地工作，没有丝毫的牢骚与不满。我当时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说起"河合让治"，公司里甚至有"君子"的美称。

谈到我的娱乐，顶多也就是傍晚时去看看电影，或是到银座大街散步，偶而豁出钱来去趟帝国剧院。不过，我是个未婚青年，对接触年轻的女性不会不感兴趣。我本是个乡下佬，不善交际，和异性没有一点儿来往，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当上了"君子"的吧。然而这个"君子"只是表面现象，在心中却毫不放松，无论是走在街上，或是每天早晨乘电车时都时刻在注意着女人。正是这个时候，纳奥米偶然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但是，当时我并非认为没有比纳奥米更漂亮的美人儿。不言而喻，在电车中，在帝国剧院的走廊里，在银座大街上，与我擦肩而过的姑娘们中，有不少人比纳奥米还漂亮。纳奥米是否能出落得更标致，这是将来的事。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今后的道路既令人充满希望，又使人感到忧虑。所以我最初的计划是：把这孩子领出来，自己照顾她。如果有前途，就让她好好受教育，娶她为妻也未尝不可。我曾经想到过

这一步，一方面是出于对她的同情，而另一方面是想使我自己那过分平庸单调的生活多少发生一点变化。说实话，长年累月住在租来的房子里，我已经过够了，我早就想给这种没有乐趣的生活增加一点色彩和温暖。为此，要是住在一所独立的住宅里，请一名女佣，让她布置房间、养养花草，在阳光充沛的阳台上挂上鸟笼，准备饭菜，搞搞卫生什么的，不是很好吗？如果纳奥米来了，她就既能干女佣的活儿，又能充当小鸟的角色。当时，我有这种打算。

一定有人问：仅仅为了这个，怎么不娶门象样的亲，建立起正式的家庭呢？说到底，这是因为那时我还没有结婚的勇气。关于这一点，有必要进行详细的说明。我算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不喜欢、也不会做出格的事。然而奇怪的是我对结婚一事却有着相当激进、非常时新的看法。提起"结婚"两字，人们一般都讲究把婚事办得郑重其事、仪礼周全。首先要有人牵线，不露声色地试探两方的意思，接着是"相亲"。相亲之后如果双方没有什么异议，再正式请媒人，交换定婚礼物，把陪嫁送至婆家。陪嫁有五担、七担、十三担各不等，然后是新娘出嫁、新婚旅行、回娘家……，要履行一套非常繁琐的程序。对此我觉得很讨厌。我想，如果自己结婚，就要采取更简单、更自由的形式。

那时节，如果我想结婚的话，大概不乏应选者。虽说是农民出身，但体格健壮、品行端正。这样说或许会使人觉得可笑，作为男子汉，我的风度并不亚于一般人，而且在公司的影响也不错，无论是谁，大概都会愿意帮我这个忙的。但实际上因为我不喜欢让人帮这个忙，所以也就没有办法了。既使再漂亮的美人儿，通过一两次相亲也不可能互相了解对

方的脾气和性格，顶多说上一句“好吧，既然这样”或是“相当漂亮”之类的话。凭着这一时的印象来决定自己一生的伴侣，我才不会干这种傻事呢。看起来，把纳奥米这样的少女领回家，一点点地看着她成长，若是中意，便娶她为妻，这种方法最妥当。因为我并不想娶一位有钱人家的小姐，或是受过教育的才女，能照我想的那样做就非常知足了。

而且我还觉得，把一位少女当作朋友，以轻松开朗的心情，象做游戏似地朝夕相处在一所独立的房子里，时刻注视着她的发育成长，这与组成正式的家庭不同，似乎别有一番情趣。也就是说，我和纳奥米一起玩小孩子的过家家游戏，没有“成家”这层复杂的含义，而是过悠闲简朴的日子，这就是我的愿望。实际上，在当今的日本“家庭”中，什么衣柜、长火盆和座垫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主人、太太和女佣的责任分得一清二楚；与近邻亲戚的关系不和谐等等，不仅为此需付出额外的花费，而且使能够轻易解决的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对于年轻的公务员来说，这决非愉快的好事。我相信我的计划在这方面倒确是一个好主意。

记得把这种打算告诉纳奥米大约是在认识她两个月以后。在那以前，我一有时间就去钻石咖啡馆，尽量找机会亲近她。纳奥米非常喜欢看电影，所以一到假日就和我一起去公园的电影院，回来的路上去一家小小的西餐店或是面馆吃一顿。沉默寡言的纳奥米即使在这种场合也很少开口，一般总是绷着脸，不知道是高兴还是觉得没趣儿。尽管如此，我邀请她时，她却从不拒绝，而是痛快地表示“好，可以去”，无论到哪儿都跟着去。

虽然搞不清她到底认为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跟我去，但我想象得到，她还是个真正的孩子，不愿用怀疑的目光去看一个男人。大概只是出于一种极其单纯、天真的想法，认为这个“叔叔”带自己去喜欢的地方，经常请自己吃饭，所以才和他一起去玩的。而我在当时对她全然没有非份之心，只希望把我当作她的朋友、和善亲切的“叔叔”，也就满足了。并且不让她看出我有更长远的打算。一想起那时尤如朦胧梦境般的岁月，至今都觉得当时如同生活在童话世界里一样，真想再过一次那种纯洁无邪的日子。

“怎么样？纳奥米，看得清吗？”每当小电影院满员，俩人只能站在后面看时，我经常这样问。

“不，一点儿都看不见。”纳奥米说着，拼命伸长了脖子，想从前面观众头与头的缝隙看到银幕。

“这样你还是看不见，就坐到这根木头上，抓住我的肩膀看吧。”说着，我从下面托她一把，让她坐在高高扶手的横木上。

她悬垂着两条腿，一手扶着我的肩膀，屏息凝神地注视着银幕。

“好看吗？”每当我这样问，她只是回答一句“好看”，从没有兴奋得手舞足蹈的时候。这时，她就象只聪明的小狗倾听着远方的动静，不声不响地睁大她那智慧的双眼欣赏着电影，从这种表情不难看出她是多么喜欢看电影呀。

“纳奥米，饿了吧？”当我这样问时，有时她会回答说：“不，我什么都不想吃。”不过，当她真饿的时候，总是不客气地说“是饿了”。问她想吃什么，她也坦率地回答自己想吃的东西，或是西餐，或是面条。

二

“纳奥米，你长得很象玛丽·皮克弗多。”一天晚上，看完这位女演员主演的影片，回家的路上来到一间西餐馆时，提起了这件事。

“是吗？”纳奥米说，她并没有表现出愉快的神情，只是望着我，似乎对我突然说出这种话感到不可理解。

“你大概不以为然吧。”我又问了一遍。

“象不象她，我不知道，不过大家都说我象混血儿。”她板着脸回答。

“可不是吗。首先，你的名字就怪。是谁给你起了个纳奥米这么洋气的名字？”

“不知道谁起的。”

“是你爸爸还是你妈妈，——”

“是谁呢？——”

“那，你爸爸是做什么事的？”

“爸爸已经不在了。”

“妈妈呢？”

“妈妈还在，不过……”

“有没有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有的是。哥哥、姐姐、妹妹……”

自那以后，我们也经常谈起这个话题。不过，每当问起她的家庭情况时，她总是不大愉快地敷衍搪塞过去。我们一

起玩的时候，一般都是前一天约好时间，在公园的椅子上或观音殿前见面。她从不迟到或失约。有时我因事去晚了，担心她等的时间太长，或许已经回去了，但到那里一看，她还规规矩矩地等着呢，看到我的身影，便蓦地站起来，径直朝这边走来。

"对不起，纳奥米。你等了很长时间吧。"我说。"是啊，等你来着。"她只说这么一句，看上去既没有不满，也不生气。有时约好在长椅上等着的，但是突然下起雨来。我想着，她会怎样呢？跑去一看，她正蹲在池边那个不知供哪位菩萨的小庙的庙檐下等着我呢。这种情景真是令人感动不已。

那时她常穿着看来象姐姐穿剩的旧丝绸衣服，系着薄织锦的带子，头发也梳成日本式的桃子髻，脸上淡淡地搽上一点粉，总是穿着一双打着补丁，正合她那双小脚的式样美观的白袜子。我问她为什么只在假日才梳日本式发髻，她仍然不解释清楚，只是说"家里人让这样做的"。

"今天晚上太迟了，把你送到家门口吧。"我有时这样说。

"不用，马上就到了，我一个人能回去。"来到花圃的一角时，纳奥米肯定会说声"再见"，便吧嗒吧嗒地跑进千束町的小胡同里。

是的，没有必要一一记下当时发生的事情。不过记得有一次，曾和她推心置腹地谈了一回话。那大概是乍暖还寒的四月末的一个夜晚，春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那天晚上咖啡店正好不忙，非常清静。我久久地坐在桌边，一点点地喝着酒。——这样一说，好象我有多么大的酒量似的，其实我

酒量甚小。为了消磨时间，我要了女人喝的甜鸡尾酒，一小口一小口抿着。这时，纳奥米端菜来了。

"纳奥米，在这儿坐一会儿。"我带着一点醉意说。

"干什么？"说着，纳奥米象大人似地在我身边坐下，看到我从口袋里掏出香烟，马上擦着火柴。

"怎么样？聊一会儿行吧。今天晚上看样子不太忙嘛。"

"是啊，很少象今天这样。"

"总那么忙吗？"

"忙啊，从早到晚。连看书的时间都没有。"

"这么说，你喜欢看书啰。"

"是的，喜欢。"

"你到底看什么书呢？"

"看各种杂志，什么都喜欢看。"

"实在佩服。既然这么想读书，去女子学校上学就好了。"我故意这么说。再观察一下纳奥米的表情，看来她可能生气了，板着脸凝视着空中，眼睛里分明流露出一种悲楚、忧郁的神情。

"怎么样？纳奥米，真的想学习吗？如果你有意，我也可以帮你去读书。"

听了这话，她还是不作声。我又用宽慰的口气对她说："嗯？纳奥米，别沉默了，说句话吧。你想干什么，想学点什么？"

"我想学英语。"

"嗯，英语和……就是英语？"

"还想学音乐。"

“那么，我替你出学费，你去学就行了。”

“不过，上女子学校可太迟了，我已经十五岁了呀。”

“这算什么，女孩子和男孩子不一样，十五岁也不算迟。但如果只是学英语和音乐，也可以不去女子学校，另找老师学。怎么样？你真心想学？”

“想学倒是想学，只是——你真的供我上学？”纳奥米说完，便直盯盯地看着我的眼睛。

“啊，是真的。纳奥米，不过那样的话，你就不能在这儿干活了。你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吗？如果能不干，我可以把你领回去照顾，而且打算把你培养成一个出色的女性，对你负完全的责任。

“嗯，这样就好了。”她毫不踌躇地说。听了这干脆利索的回答，我不由地感到有些吃惊。

“那么，就是说不干活啦？”

“是的，不干了。”

“纳奥米，话又说回来了，就算你没问题，可不知你母亲和哥哥他们怎么说呢，总要听听家里人的意见吧。”

“什么家里人的意见，不听也没关系。没有人能说什么。”她嘴上虽这么说，但实际上却在担心这件事。这也是她的一贯作风，因为不愿让我知道自己家庭的内幕，便故意装出无所谓的神态。而我也并非偏要了解她所忌讳的事情。不过，为了实现她的愿望，无论如何也要去她家与她母亲，或是兄长认真谈谈。以后，随着我们谈话内容的进展，我曾多次提出希望见一见她的亲人，但她每次都表示出极不高兴，总是说：“不见也没关系嘛，我自己去说。”

现在纳奥米已经成了我的妻子。为了她，为了“河合夫

人”的名誉，在此没有必要披露当时纳奥米的出身与经历，以至招来她的不快，所以我决定尽量不涉及这个问题，大家看到后来大概也就自然明白了。至少从她家住在千束町，十五岁就出来到咖啡店帮工，而且决不告诉别人自家的住处这几点来看，谁都会想象得到那是个怎样的家庭。不，不仅如此，最后我终于说服了纳奥米，与她的母亲和兄长见了面。不过他们对自己女儿或妹妹的贞操几乎不当回事儿。我对他们说：“难得纳奥米本人愿意学习，让她长期在那种地方干活似乎有些可惜，如果家里没意见，能否把她托付给我。反正也给她帮不上大忙，不过我正需要一个女佣人，只是做做饭搞搞卫生，同时让她受到起码的教育。”当然我对自己的情况以及目前还是独身等全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们。听了我的话，他们只是说了一句“如果能这样，那孩子也真享福了……”这句表示感谢的话听着使人觉得太泄气了。看来就象纳奥米所说的，完全没有必要见面。

那时我痛切地感到，世上竟有如此不负责任的父母兄弟，因而也就更加觉得纳奥米可怜、值得同情。听她母亲的口气，家里似乎对纳奥米不好安置。她说：“其实理应让这孩子去当艺妓的，可她自己不愿意，又不能一直这样随她去不管，没有办法才把她送到咖啡店的。”既然这么说，便可想象得到，只要有人把她领去抚养，好歹家里总是放心的。啊，怪不得呢，她原来是因为讨厌呆在家里，才一到假日就出去玩，或是看电影。我也是听了以上情况才解开这个谜的。

然而，纳奥米的家庭情况，对她对我都是一件幸事。一旦定下来，她马上就辞去咖啡店的工作，每天和我一起去找

合适的出租房子。我的工作单位在大井町，要尽量选择上下班方便的地方，于是我们星期天一清早就在新桥车站碰头，其它日子便在公司下班的时刻在大井町会面。从蒲田、大森、品川、目黑，主要是从那一带的郊区，一直转到市内的高轮、田町和三田一带。回来时找个地方一起吃晚饭。如果时间充裕，就象以往那样去看电影，或是到银座大街走一走，然后她回千束町的家中，我回芝口的住处。

那时节出租房屋的很少，难以找到合适的房子，半个多月来我们就是这样度过的。

假如那时节，在一个五月晴朗的星期天的早晨，有人看到一个职员模样的男子与一个梳着日本式发髻、衣着寒酸的小姑娘并肩走在大森附近那绿叶繁茂的道路上，会作何感想呢？这男的称小姑娘为“小纳奥米”、姑娘叫男的“河合先生”，看上去二人既不象主仆，又不象兄妹，更不象夫妻或朋友。他们一边客客气气地交谈着，一边打听着门牌号码；时而欣赏附近的景色，时而徘徊在树墙之下、庭院之中以及路旁盛开的芬芳而美丽的花朵之间。晚春长长的一整天，这二人都在各处转悠，看上去很幸福，想必这一对肯定令人感到奇怪。说到花，我倒想起来了，她非常喜爱西洋花，知道各种我不知道的花名，而且知道许多复杂的英文名字。据说这是她在咖啡店干活时一直负责收拾花瓶的鲜花自然而然地学会的。当我们偶尔经过里面有温室的人家门口时，她立即停下脚步，兴奋得喊起来：

“啊，这花真漂亮！”

“纳奥米，你最喜欢哪种花呢？”

“我最喜欢郁金香了。”她回答道。

或许是因为纳奥米生长在浅草的千束町那样拥挤不堪的小巷里，反倒喜欢广阔的田园、养成了爱花的习惯。只要看到田埂上、村路边长着二月兰、蒲公英、紫云英、樱草等，她马上就摇摇晃晃地跑过去，要把它们摘下来。走一整天路，她手里都捧满了摘来的鲜花，并把这些花扎成好几束，小心翼翼地带回来。

"你看，这些花儿不是都蔫了吗？算了，把它们扔了吧！"

尽管我这样说，她总也不答应。

"没关系，浇上水它们马上又会活过来的。放在河合先生的书桌上该多好。"分手时，她总是把这些花送给我。

就是这般四处寻找，也没有轻易找到合适的房子，着实有一阵子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我们租到了一家相当简陋的西式房子。这所房子在国营电车线路附近，离大森车站大约有一公里，就是所谓"文化住宅"。那时节，这名词还不怎么流行，不过用当今的语言可能就该这样称呼了。房子的屋顶是红色石板瓦铺成的，坡度很大，或许有房子高度的一半以上。外侧的墙壁是白色的，看上去象个火柴盒，墙上是一个个的长方形玻璃窗。正面门廊前与其说是院子不如说是一大块空地。从外观来看，画在画上似乎倒比住在里面更有趣。不过这也难怪，听说原来这所房子是个画家建造的，娶了女模特儿作妻子，两个人住在这里，因此房间的结构非常不方便。一楼只有一间空荡荡的大画室、小小的正门和厨房，二楼倒是有六平方米和九平方米的屋子各一间，不过这屋子象是阁楼上的储藏室，派不上用场。画室里有楼梯通到阁楼，上来后便是一个带扶手的走廊。就象剧院的楼座那样，从栏

杆处可俯瞰画室。

纳奥米第一次看到这所房子的"景色"时十分满意，她喊道：

"啊，太时髦了！我喜欢这里。"

看到她这么高兴，我也就马上同意租下了这所房子。纳奥米之所以中意这幢房子，大概是出于她那种孩子般的想法，出于对童话书中插图似的、别具一格的样式所表示的好奇心，尽管房间的布局等并不实用。这所房子对于打算尽量少为家事操劳而悠闲度日的一对无忧无虑的青年和少女来说的确是合适的。以前那位画家和女模特儿大概也是以这种心情住在此地的。实际上，如果只是两个人住，仅仅那一间画室就足够住了。

三

我领着纳奥米搬进那座“童话中的房子”，大概是五月下旬。进去一看，这里并不象我所想的那么不方便。小阁楼房间的光线很好，从那里可以望见大海；门前的空地朝南，建个花坛正合适；美中不足的是国营电车经常由我家附近通过，不过中间隔着一大片农田，所以也并不太喧扰。从这些方面看来，这所房子是再好不过了。而且因为这房子不适合一般人家居住，房租格外便宜。虽然那时物价一般还便宜，不过这房子不交押金，一月只收二十元，这一点也让我满意。

“纳奥米，今后你不要称我‘河合先生’，叫我‘让治’吧，让我们象真正的朋友那样一起生活。”搬家的那一天，我对她说。当然，我也把这次从寄居的人家搬出，找了所房子，雇了个十五岁的少女作佣人等情况通知了家里，但是没有告诉他们我和她“象朋友那样”过日子。因为一则家乡很少有亲戚来访，二则我也考虑到，今后待有必要时再通知家里。

我们买了各种适合摆在这所与众不同的新居里的家具，把它们摆设装饰好，度过了一段既繁忙但又愉快的日子。我尽量启发她的情趣，即使买件微不足道的东西，也不一个人说了算，而是让她发表意见，尽可能地采用她想出来的方案。本来这房子就没地方摆衣柜、长火盆等一般的家庭用

具，所以就有了选择的自由，一切都可按自己的意志去设计安排。我找来廉价的印度印花布，纳奥米笨拙的两手好不容易把它缝成了窗帘，又从芝口的西洋家具店买来旧藤椅、沙发、安乐椅和桌子等放在画室里，墙上挂上玛丽·皮克弗多等两、三张美国电影女明星的照片。本来，如果可能的话，卧具我也想用西式的，但一来买两张床花费大，二来可让乡下的家里送来被褥，因为有这样的方便之处，我终于不得不打消了那个念头。

不过，由于是佣人的卧具，所以乡下给纳奥米送来的是事先说好的蔓藤花纹被子，又薄又硬。我觉得有些过意不去，说：

"用这个有点太不象话了，把我的被子换给你一条吧。"

"哎，行了，我用这个就足够了。"说着，她猛地盖上被子，一个人孤零零地在阁楼那间六平方米的房间里睡下了。

我虽然睡在她的隔壁——同一屋顶下的那间九平方米的房间，但是每天早晨我们一醒来，就躺在彼此房间的被窝里互相打起招呼来。

"纳奥米，起来吗？"我问。

"啊，起来了。现在几点？"她说。

"六点半了。今天早饭我来做吧。"

"你来做？昨天是我做的，今天你做也可以嘛。"

"好，只好我来做啦。不过太麻烦了，还是吃面包算了。"

"行，就这样吧。你可真滑头。"

要是想吃饭，我们就用砂锅煮，煮好后用不着把它盛到饭碗里，直接放在桌子上就着罐头吃。如果嫌麻烦不愿做饭的话，就用牛奶、面包加果酱凑合一顿，或吃两块西式点心填填肚子。晚饭就吃荞麦面条或汤面敷衍了事。想开荤的时候，两个人便去附近的西餐馆。

“让治，今天请我吃牛排啊。”纳奥米这样说。吃过早饭，纳奥米独自一人留在家里，我去上班。整个上午她都在摆弄花坛的花草，下午便给空无一人的房子加上锁，去学习英语和音乐。听说英语要一开始就跟着西洋人学，于是我让她隔一天去一次在目黑的美国老小姐哈里逊家中学习会话和阅读，我在家里经常帮她复习，以补不足。音乐这方面我真不知如何是好，听说有个两三年前毕业于上野音乐学校的妇女在自己家里教钢琴和声乐，便让纳奥米每天去芝街的伊皿子上一小时的音乐课。纳奥米身穿棉绸衣服、羊毛裙裤，脚穿一双黑色袜子，外加小巧玲珑的拖鞋。她完全变成了一个女学生，为自己终于如愿以偿而欢欣鼓舞，兴头十足。有时在归途中与她相遇，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她是在千束町长大的姑娘，还曾在咖啡馆当过女招待。自那以后，她也再没有梳过日本式发髻，而是系着缎带，下面梳起辫子搭在肩上。

记得前面讲过，“我收养她有如养着一只小鸟”。她被我领来以后，脸色慢慢变得红润起来，性格也渐渐有所改变，真的成了一只快乐活泼的小鸟。那间空荡宽敞的画室对她来说就是一个大鸟笼。五月已近尾声，正是初夏晴朗的天气。花坛的花草也日渐繁茂鲜艳。傍晚时分，我们分别回到家时，透过印度花布射进来的阳光仍象白昼一样，把四周都是雪白墙壁的整个房间照得亮堂堂的。纳奥米身穿一件法兰

绒单衣，光脚穿着拖鞋，一边在地板上蹦蹦地跳着，一边唱着学来的歌子。有时和我玩摸瞎子或捉迷藏，在画室里跑来跑去，或是从桌子上跳过去，或是钻进沙发底下，再不然就把椅子翻过来。这还不够，还要跑上楼梯，象老鼠那样匆匆地在那个楼座般的阁楼走廊上来回窜。有一次我当马，把她驮在背上满屋子爬。

“驾、驾！笃、笃！”纳奥米喊着，并把手巾当缰绳让我咬着。

下面这件事大概也是发生在玩这种游戏的时候。纳奥米哧哧地笑着沿楼梯上上下下，由于玩得太得意，终于踩空了，从上面滚下来。她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喂，怎么啦？哪儿碰伤了，给我看看。”说着，我把她抱了起来。尽管如此，她还是一个劲儿地抽泣着，卷起袖子给我看。大概是跌倒时碰到钉子或是什么东西上，把右肘的皮碰破了，渗出血来。

“嗨，这点小事就哭鼻子！好了，到这儿来，给你贴上橡皮膏。”

就在贴橡皮膏，扯下手巾替她包扎时，纳奥米也是泪汪汪的，流着鼻涕大抽大噎地哭着，简直就象个幼稚的孩子。糟糕的是，那以后伤口化脓了，过了五、六天都不见好，每天给她换绷带时，她没有一次不哭。

那时，是否已经爱上了纳奥米，我自己并不十分清楚。哦，或许是爱上她了，不过自己倒是更乐意把她教育成一个杰出的女性，只要作到这一点似乎也就满足了。那年夏天，公司放假两周，按照每年的惯例，我得回家探亲，于是让纳奥米暂时回到浅草的家里，锁上了大森那所房子的大门。当

我回到乡下，才感到这两个星期对我来说是何等单调、何等寂寞，简直令人难以忍受。那时我才开始意识到，那孩子不在竟会使自己如此百无聊赖，这或许就是恋爱之始吧。于是便在母亲前敷衍搪塞一阵后，提前回到了东京。虽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但我立即从上野叫了一部出租车赶到纳奥米家里。

“纳奥米，我回来了。汽车在拐角处等着呢，马上回大森吧。”

“好，那马上就走吧。”说完，她让我在格子门外等着，不大一会儿就提个小包袱出来了。那天晚上又闷又热，纳奥米却穿着一件蓬松的白色薄毛料单衣，上面有淡紫色的葡萄花纹。头上系着漂亮的浅粉红色宽缎带。那薄毛料是前几天盂兰盆节时给她买的，趁这几天她在自己家里，请人做好穿上了身。

“纳奥米，你每天都干些什么？”汽车向着热闹的街区开去，我和她并排坐着，向她稍稍凑过脸去说。

“我每天都去看电影。”

“那么，并没有感到寂寞吧。”

“嗯，并不感到寂寞什么的……”说着，她考虑了一下，“不过，你回来得比我预料的要早些。”

“呆在乡下没意思，所以提前回来了。还是东京好啊。”说着，我不由得叹了一口气，以一种难以言喻的怀恋心情眺望着窗外都市的夜景——闪烁的灯火。

“不过，夏天乡下也不错嘛。”

“乡下也不都一样。我家在偏僻的农村，附近的景色也很平常，又没有名胜古迹。从大白天起，苍蝇蚊子就嗡嗡直

叫，热得简直叫人受不了。”

“啊，住在这种地方？”

“就是这种地方。”

“我，想到海边去。”纳奥米突然说了一句，那口气象撒娇的孩子一般可爱。

“好啊，过几天带你去个凉快的地方。镰仓好还是箱根好呢？”

“去温泉不如去海边。我真的想去海边。”

如果只是听这天真的话语，准会觉得她还是以前那个纳奥米，然而仅仅十来天没见面，她的身体似乎一下子长大了许多，使我不得不对那件薄毛料单衣下因呼吸而起伏的丰腴的肩头和乳房偷偷地多看上两眼。

“这件衣服穿着挺合适，是谁做的？”过了一会儿，我开口问道。

“是妈妈给我做的。”

“家里是怎么看的？没说我会挑布料？”

“嗯，说了。说挑得不错，只是花样太洋气了点。”

“是你母亲这样说的？”

“是的，我家的人什么都不懂。”说着，她的目光凝视着远方，“大家都说我象是换了个人。”

“变得怎么样呢？”

“说是变得洋气十足了。”

“可不是嘛，连我都有这种看法。”

“是吗？他们说让我梳一次日本发髻，我不愿意，没有梳。”

“那么，这个缎带是哪儿来的？”

“这个么，这是我自己去商店买的。怎么样？”她说。风吹起了她那干燥得毫无光泽的头发。她转过头，让我看看在她头上翩翩飞舞的浅粉色缎带。

“啊，你最合适系这个，比梳日本式发髻好多了。”

“哈”。她耸了一下自己的蒜头鼻子，得意地笑了。说句不好听的话，这种耸鼻子的傲慢的笑法已经成了她的毛病，然而在我看来，倒是显出她那份灵俐劲儿。

四

纳奥米一个劲儿地闹着要我带她去镰仓，于是我们八月初便出了门，打算在外面呆两三天。“为什么只呆两三天？既然去一趟，不玩上十天一个礼拜的，多没意思。”出门时她说道，看上去有些不满意。我本想向她解释：只因自己是以公司工作忙为借口离家回来的，如果这事泄露出去，在母亲面前也不好交待呀。但又考虑到这样说或许反而会伤她的面子，便安慰道：“好了，今年就玩两、三天凑合算了，明年再带你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好好玩玩，你看怎么样？”

“不过，只是两三天的话……”

“话是这么说，如果你想游泳，等我们回来后到大森的海边去游不好吗？”

“那么脏的海里怎么能游泳呢？”

“不要这么胡搅蛮缠的，你是个好孩子，就这么定了。不过，我要买件衣服给你作为补偿。啊，想起来了，你不是说过喜欢洋装吗？给你做套洋装吧。”

她受到“洋装”这一诱惑，终于同意了我的建议。

在镰仓，我们下榻于一个名叫金波楼的、不太高级的海滨旅馆里。关于住这个旅馆有一段小插曲，现在想起来还令人可笑。那时，我的口袋里还有上半年的大部分奖金，只是在外面玩两三天，本来也没有必要去精打细算。而且是和她第一次外出旅行，我欣喜若狂；最初还考虑到：不要太小

气，住店也要住一流的，尽量使这次旅行留下美好的印象。但是等到那一天，当我走进开往横须贺的二等车厢时，却产生了一种畏缩的情绪。因为这列火车中有许多去豆子或镰仓的太太、小姐，个个穿着华丽。混到她们的行列中一看，我自己倒无所谓，而纳奥米那身打扮就显得太寒酸了。

因为是夏天，那些太太小姐们当然也不会打扮得过份富丽堂皇，然而与纳奥米一比较，就能体会到生活在上流社会的人与不属于这个阶层的人，她们的气质有着天壤之别。虽然纳奥米比起在咖啡店时简直判若两人，然而她那卑微的出身和教育的缺乏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我想到。她自己一定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平时穿上那件葡萄花纹的薄布单衣，总显得很洋气，可这时却显得何等寒酸呀。周围的妇女们虽然也有只穿一件单衣的，但她们不是手上戴着闪闪发光的戒指，就是拿着高级奢华的物品，以表示她们的富贵。然而，纳奥米的手上除了她那光滑的皮肤以外，再没有一件值得夸耀的东西了。至今我还记得纳奥米难为情地将自己的阳伞藏到袖子后面的情景。这也难怪，那把伞虽说是新买的，但谁都会认为那只是件值七、八元的便宜货。

于是，尽管我曾想过去三桥住，要么豁出去到海滨饭店住，但是当我走到饭店门口时，首先就被那气派的大门压倒了。在长谷的大街上来来往往地走了两三次，结果还是去了当地二三流的金波楼。

旅店里住了许多年轻学生，吵吵闹闹的，呆在那里静不下心来，所以我俩每天都在海边度过。轻佻的纳奥米只要见到大海就兴高采烈，把火车上那令人沮丧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

“无论如何我也要在今年夏天学会游泳。”她扶着我的手臂，在浅水处啪喳啪喳地乱扑腾一气。我用两手抱着她的身体，让她伏在水面上；或是让她抓住水里的木桩，我抓着她的双腿，教她怎样打水。有时故意突然松开手，让她喝几口水。这样玩腻了，我们就练习冲浪，或悠闲地躺在海滩上掷沙子玩。傍晚时分便租条小船向深海划去。这时她总是在游泳衣上披一条大毛巾，有时坐在船尾，有时枕着船舷仰望晴空，毫无顾忌地高声唱起她拿手的拿波利船歌：《桑塔·露琪娅》

O dolce Napoli,

O sowl beato, ……

她用意大利语唱着，那相当不错的女高音回响在傍晚风平浪静的海面上。我一边出神地倾听着她的歌声，一边轻轻地荡着桨。“再划远一点儿，再远一点儿！”她要无止境地驾船在海上乘风破浪。夜幕悄悄地降临了，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地向我们的小船眨着眼睛，周围一片昏暗朦胧，只觉得她的身体被裹在发白的毛巾里，轮廓已变得模糊不清了。然而她那欢快的歌声却一刻不停。她反复地唱着《桑塔·露琪娅》，接着又唱起《罗累莱》、《流浪者之歌》和《迷娘》中的一段。随着小船缓慢的节奏，她不停地唱着各种歌曲。

大概任何人在年青时代都会有过这种经历吧，但是对我来说，这的确是第一次。我是个电器技师，与文学艺术这种东西本无缘分，连小说都很少看，但那时却想起曾经读过的一本小说——夏目漱石的《草枕》。是的，我记得书中有一句话是“威尼斯在沉没，威尼斯在沉没”。我和纳奥米坐在

颠簸的小船上，透过傍晚时分的雾霭从海上遥望着陆地的灯火，就在这时，那个句子莫名其妙地出现在脑海中。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如醉如痴，心中产生了一种愿望：就这样和纳奥米在一起，任凭小船把我们带到遥远的没有尽头的世界去。象我这样的一个粗人也体验到了这种情趣，单从这一点来说，镰仓的那三天决没有白白渡过。

不，还不止这些。说实话，那三天中，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发现。以前虽然和纳奥米住在一起，但是她有着一个怎样的身体，说得露骨些，就是对她那全裸的肉体却没有机会看到，而这次却了解得一清二楚。她第一次去由比浜海水浴场的前一个晚上，穿戴着特意从银座买来的墨绿色游泳衣和游泳帽出现在我面前时，说实话，看到她那匀称秀美的四肢，我是多么高兴啊，是的，太高兴了。因为以前我是从纳奥米穿着合身的衣服来推测她身体的线条，而实际正如我的想象。

"纳奥米呀纳奥米，我的玛丽·皮克弗多哟，你有着多么匀称秀美的体形啊。你那双臂是多么柔软，那男孩般笔直而修长的双腿是何等漂亮！"我不由在心中感叹着，由此联想到在电影上经常看到的那些身着泳衣欢快活泼的女郎。

无论是谁，大概没有人会愿意详详细细地大书特书自己老婆的身体吧。后来纳奥米成了我的妻子，而我近乎夸耀地谈论她的这些事情，把它公之于众，对我来说也决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是我总觉得，如果不涉及这点，故事就不便展开，回避了这种事所写下的一切便会失去意义，所以在这里必须记下纳奥米十五岁那年八月呆在镰仓海边时，大致是怎样一种风采。当时的纳奥米和我站在一起，大概要矮一寸

左右。——先声明一下，我虽健壮如牛，但身高只有五尺二寸，在男人里算是小个子。然而纳奥米的体格有个显著特征：身短而腿长。所以离开一段距离看她，会觉得比实际要高出许多，而且她的身体呈非常明显的S形，腰细而臀部丰满，看来确有十足的女人味儿了。那时我们看过由那位游泳好手凯拉曼小姐主演的关于美人鱼的电影《海的女儿》，于是我对纳奥米说："纳奥米，学凯拉曼的姿势给我看看。"

她站在沙滩上，将双手伸向空中，作了个"跳水"的姿势。这时，她把双腿一并，两腿之间没有一丝缝隙，从腰部之下到脚踵呈一个细长的三角形。纳奥米似乎对此很得意，她说："怎么样？让治先生，我的腿很直吧？"走两步看一下自己的腿，站定了又看，还用力把腿伸到沙子上看着，非常高兴地欣赏着这种姿势。

纳奥米的体形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从颈部到肩部的线条。肩，我经常有机会触摸到她的肩部，因为纳奥米在穿游泳衣时，总是走到我身边说："让治先生，请把这个给我扣上。"让我给她扣上肩上的扣子。象纳奥米这种溜肩长颈的人，如果脱下衣服，一般都显得很瘦，但她却正相反。漂亮的双肩格外厚实丰腴，从胸部看上去，肺活量似乎很大。而当她系扣子时作深呼吸或是挥动手臂，背上的肌肉便会隆起，宛若起伏的波浪，身上的游泳衣最大限度地伸展到丰满浑圆的肩头，看上去马上就要裂开似的。一言以蔽之，我感到她的肩膀的确充满着力量，洋溢着"青春"与"美"的活力。我暗中将纳奥米与周围的许多少女进行了比较，象她这样，丰腴的肩膀与优雅的颈部兼而有之的似乎并无他人。

"纳奥米，稍微安静一点儿。再动，就扣不上了。"我

经常这样说着，抓起游泳衣的一端，就象把一件大东西塞进袋子似地勉强把她的肩膀按进游泳衣里。

她具有这样的体格，应该说好动、轻浮是理所当然的。实际上，只要是用手用脚的事情，她都很灵活。游泳就是起初在镰仓学了三天，后来每天都去大森的海滨努力练习，用了一夏天终于学会了。还学会了划小船，开快艇等各种本领。玩了一天，傍晚时分便精疲力尽地拿着水淋淋的游泳衣回来了。嘴里说着"啊，累死了！"、"啊，饿坏了！"软绵绵地瘫在椅子上。有时嫌做晚饭麻烦，回家的路上就去西餐馆，两个人象比赛似地吃个酒足饭饱。她喜欢牛排，吃了一盘又一盘，轻而易举地把三盘很快都吃完了。

那年夏天的愉快回忆实在多得写不完，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吧。不过最后有一件事不能漏掉，就是从那时起我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让她坐到热水盆中，用海绵给她搓手脚和后背。起初是因为纳奥米容易发困，觉得去浴池太辛苦，便在厨房里淋浴，用凉水冲掉身上的海水。我对她说："喂，纳奥米，就这样睡下，身上粘粘糊糊的不好受，到这个盆子里去，我给你洗洗。"

她听了此话，老老实实地照我说的让我给她洗澡。渐渐形成了习惯后，即使到了凉爽的秋天，淋浴也不间断，最后在画室的一角安了个西式浴盆，铺上浴垫，周围用屏风围起来，冬天也在那里给她洗澡。

五

细心的读者大概会通过前述内容的字里行间想象我和纳奥米或许发生了超越朋友的某种关系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的确，随着岁月的推移，互相之间也许产生了一种“理解”。但是，一方还只是个十五岁的少女，而我，就象前面所介绍的，不仅是个没有接触过女人的谨慎正直的“君子”，而且感到对她的贞操负有责任，所以极少为一时的冲动所驱使，去做超越这个“理解”范围的事情。当然，我心里觉得，除了纳奥米，没有人可作自己的妻子，即使有，也不能昧着良心抛弃她。这种想法越来越根深蒂固。正因为如此，我不打算第一次就用玷污她的方式，或是玩弄她的态度来干这种事。

我和纳奥米第一次发生这种关系是在第二年，纳奥米虚岁十六那年的春天，四月二十六日。老实说，从那时起，不，更早以前，就是从开始淋浴时起，我每天都把有关纳奥米的各种趣闻写在日记上，所以才把那天记得这么清楚。

那时候纳奥米发育得非常快，越长越象个真正的女人。生下婴儿的父母往往把孩子出生后的情况记载下来，如“会笑了”、“开始讲话了”。我正是以这种心情把自己注意到的事一一写在日记里。即使现在，我还经常翻看那时的日记。大正某年九月二十一日，即纳奥米十五岁那年的秋天的一篇日记上这样写着：

“晚上八点钟给她淋浴。因海水浴晒出的印记还没有消失。只有游泳衣遮盖的地方是洁白的，我也如此。不过因为纳奥米肤色白皙，所以更加醒目，即使是光着身子，也和穿着游泳衣一样。我对她说，你的身子就象斑马。她觉得滑稽，笑了起来。……”

此后一个月，在十月十七日的日记里写道：

“被太阳晒得脱皮的身体渐渐恢复，然而那皮肤反倒变得比以前更有光泽，更加漂亮了。我给她洗胳膊，而她一声不响地凝视着在皮肤上破灭消失的肥皂泡。‘真美啊’我说了一句，‘真美’，她又加上一句：‘我说的可是肥皂泡侏呀。！……’”

下面是十一月五日——

“今晚第一次试用洋式浴缸。纳奥米不习惯，哧溜哧溜地在水中站不稳，她嘎嘎地笑了起来。我叫她‘大宝贝儿’于是她称我为‘小爸爸’……”

是的，这个“大宝贝儿”和“小爸爸”的称呼自那以后也经常被使用。纳奥米缠着我磨人撒娇的时候，总是把我叫作“小爸爸”。

我在这本日记上加了一个标题“纳奥米的成长”，不言而喻，上面记的都是有关纳奥米的事情。不久我买了架照相机，用不同的光线、从各种角度把她那越长越象玛丽·皮克弗多的脸蛋儿拍下来，贴在一篇篇日记之间。

讲到日记的事，把话扯远了。总之，据这本日记看来，我和她结成那种难解难分的关系，是在搬到大森后第二年的四月二十六日。不过，我们俩之间早已在默默无言之中达成了相互理解，所以是极其自然的，无所谓一方引诱另一方，

我们几乎没有说一句话，而是在沉默中使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随后她附在我耳边说：

“让治，一定不要抛弃我……”

“哪能呢，我决不会作这种事，放心吧。你是非常了解我的呀……”

“是的，这个我懂，不过……”

“啊，你是什么时候懂的？”

“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说把你领回家照顾的时候，你以为我会怎么样？你不认为我会把你培养成一个出色的人，并打算将来和你结婚吗？”

“是啊，我倒是想过你可能有这种打算。不过……”

“这么说，你来这儿，是愿意嫁给我啰。”没等她回答，我紧紧地将她搂住继续说，“谢谢你，纳奥米。你那么理解我，太谢谢了。……说实话，我没想到你竟这样越长越符合我的理想。我是幸运的，我要疼爱你一辈子，只疼爱你一个……就象世上常有的夫妻那样，决不怠慢你。请相信，我确是为你而活着的。无论你有什么要求，我都绝对答应，你也要更加努力学习，作个出色的人。”

“好的，我一定努力学习，作个真正叫让治先生满意的女人。”

纳奥米的眼里流出了泪水，我也不知不觉地哭了。那天晚上，我们没完没了地谈论将来的事，一直聊了个通宵。

不久，我利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和星期天回了趟老家，第一次把纳奥米的事向母亲讲了。我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为了让纳奥米放心，因为她似乎在担心我家的人对此事的看

法。作为我自己，也想光明正大地办这件事，所以尽快地告诉了母亲。我把自己有关"结婚"的想法讲出来，说明为什么要娶纳奥米为妻的理由，并且把理由说得使老人能够接受。母亲对我是了解而且信任的。她只说了一句话："你既然有这个打算，那么把这孩子娶过来也未尝不可。不过她那个家庭怕是不好对付，你要注意，今后不惹麻烦才是。"

正式结婚虽说要再过两三年，不过我打算把她的户口早些迁过来，于是马上又到千束町去交涉。纳奥米的母亲和兄长们本都是无所谓的，所以很容易就解决了。虽说无所谓，倒也不象是没良心的人，他们没提一句过份的要求。

不言而喻，我和纳奥米的关系自那以后便迅速地发展，越发亲密了。虽然还没有公开，表面上仍象朋友一样相处，但我们已是毫无顾忌的合法的夫妻了。

"喂，小纳奥米。"有时我对她说，"你我今后也象朋友一样生活下去，怎么样？永远永远——"

"那么，你永远叫我'小纳奥米'？"

"那是当然啰，要不就叫你'太太'？"

"我，不喜欢——"

"要么就叫'纳奥米小姐'，怎么样？"

"'小姐'这个词我不喜欢，在我没有要求叫'小姐'之前，还是用'小'这个字好。"

"这么说来，我也永远是'让治'先生啰。"

"那当然啦，再没有其它称呼了。"纳奥米仰面躺在沙发上，手拿玫瑰花，不断地把它贴在嘴唇上玩弄着。这时，她突然又说，"是吧，让治先生？"说着，张开两手搂住了我的脖子。

“我可爱的小纳奥米。”我被她紧紧搂着，几乎喘不过气来，头被捂在她的袖子下面，“我可爱的小纳奥米，我何止爱你，说实话，是崇拜你呀。你是我的宝贝，是我自己发现，自己雕琢的一颗钻石，所以为了把你打扮成一个漂亮的女人，我舍得买任何东西，把我的工资都给你也无所谓。”

“行了，你不用这样。我还是努力学学英语和音乐吧。”

“啊，学吧，学吧，马上给你买钢琴，你要成为有资格出现在西洋人面前的淑女，你肯定会做到的。”

“出现在西洋人面前”或是“象西洋人那样”这类话经常被我使用。当然，纳奥米也喜欢听。

“怎么样？这样一来，我的脸看起来就象西洋人了吧？”她边说边在镜子前做着各种表情给我看。看来，她在看电影时非常注意观察女演员的动作，什么“皮克弗多是这么笑的”，什么“庇娜·玛尼凯莉的眼神是这样的”，什么“杰拉尔汀·法拉总是这样束起头发”等等，最后便忘乎所以，甚至连头发也唰唰地散开来，模仿着梳成各种各样的发型。能在一瞬间捕捉住这些女演员的特征和感觉，她在这方面实在很高明。

“你模仿得真象啊，就连演员也做不到的嘛，因为你的脸长得象西洋人。”

“是吗？究竟什么地方象呢？”

“你的鼻子和牙啊。”

“哦，我的牙？”

然后，她便“咴”的一声张开嘴唇，对着镜子看自己的牙齿。那一排牙齿实在非常整齐漂亮，很有光泽。

“因为你长得不象日本人，穿上普通的日本衣服就不好看啦。干脆就穿洋装，要穿和服也要穿式样独特的才好呢。”

“那么，要穿什么式样的？”

“以后，女人们越来越活泼了，我想不能再穿以前那种笨拙瘦小的衣服了。”

“我穿窄袖和服、系上宽腰带不就行啰？”

“窄袖和服也不错呀。穿什么都行，要尽量显现出新奇的风格。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样式呢？既不象日本的，也不属中国式或西洋式的……”

“要有的话，您给我定做吗？”

“唔，当然给你定做。我想给你定做各种样式的衣服，让你每天换着穿。什么特等绉绸，可以不要那么贵的东西，用薄毛料和棉绸就足够了，只要别出心裁嘛。”

这种话谈到最后，我们便时常一同出去到各处的和服店和百货商店去找寻衣料。特别是那一段时间，我们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去三越或白木屋百货公司。总之，普通的女性用品，纳奥米和我都不满意，所以很难找到可心的花样。一般的和服店觉得不行，便到绸布店呀，床上用品店呀，以及出售衬衫和西服料子的店里去。还专程出门去横滨，在中国街和外侨居住地给外国人开的布料店里转上一整天。两人累得精疲力尽，双腿都走麻了，一家接一家地走遍所有地方，去物色要买的商品。即便在路上走着，也毫不疏忽，看着西洋人的打扮和服装，留意各处的橱窗。偶然找到稀罕的东西，便大叫：“那块，那块料子怎么样？”立即走进这家店里，让人把那种衣料从橱窗里取出来，在她身上比来比去，有时

一直从下巴垂下去，有时在身上缠绕几圈——光是这样不花一分钱地逛逛，对我们两人来说就已是极其有趣的享受了。

直到最近，一般的日本妇女才开始逐渐流行用真丝、乔其沙和薄棉纱来做单衣，但是首先留意到这一点的，也许就是我们两人吧。纳奥米格外适合穿这种衣料，不过不能用来做正经的衣服，只能做成筒袖衣服，或做成睡衣、晚礼袍的样子，甚至还把布料裹在身上，四处用别针别住。这一身打扮，只是在家里穿穿而已，或站在镜子前面照照，或摆出各种姿势拍照。这些衣服，有白色、玫瑰色和淡紫色时，犹如薄纱一般。她的这副打扮非常漂亮，宛若一朵鲜花。我说着"这么试试看，那么试试看"，一会儿抱起她来，一会儿放下，又让她坐，又让她走，一直欣赏好几个小时。

这样一来，她的衣服一年要增加好几套。这么多衣服，她的房间里根本放不下，于是她便信手挂在各处，或者揉成一团扔在一旁。如果买个衣柜就好了。不过，要是有这笔钱的话，还是想多买几件衣服，而且这是我们的一种爱好，没必要那么精心保护。衣服很多，但都是便宜货，而且随买随就穿坏了，所以丢在眼睛可以见到的地方，一时高兴起来可以随意换多少次。这样很方便，最重要的是还可以装饰房间。于是，画室中简直就象演戏用的服装道具室一样，椅子上，沙发上，墙角里，甚至木梯上和房顶后的平台扶手上，到处都胡乱丢着衣服。这些衣服很少洗，特别是她喜欢贴身穿，所以差不多每一件都是脏乎乎的。

这些衣服，大多数都是奇装异服，大约只有一半可以在出门时候穿。其中有一套缎子做的夹衣和外套，纳奥米非常喜欢，时常穿它出门。虽说是缎子，却是棉、丝混纺，外套

和里面的和服通通是紫红色，没有花纹，就连草履的鞋带及外套的系带，也都是紫红色。其它的一切——衬领、腰带、带扣、内衣的袖里、袖口、镶边儿——清一色地配成淡蓝色。腰带也是用棉、丝混纺的缎子做的，做成中间薄、带幅窄的腰带，可以系得特别紧，使胸脯突出。她说想在衬领的布上贴一层缎子似的东西，我便买来缎带贴上。大多是在晚间看戏时，纳奥米穿这身衣服出门，当她花枝招展地穿上这身闪闪发光、令人目眩的盛装走过有乐座剧院或帝国剧院的走廊时，谁都要回头看看她。

“那个女人是谁？”

“是女演员？”

“是混血儿？”

我和她一边听着人们的窃窃私语，一边故意洋洋得意地在那儿走来走去。

就连这件衣服都那么令人感到新奇，所以尽管纳奥米喜欢与众不同，毕竟不能穿上比这更奇特的衣服到外面去。实际上那些衣服只不过是些容器，我能在屋子里把她装进各种各样的容器中欣赏。那种心情就如同把一朵美丽的花换插在形形色色的花瓶里来观赏。对我来说，纳奥米是我的妻子，同时也是装饰品，是世上罕见的布娃娃，因此居然不足为奇。她在家里几乎没有穿过正二八经的衣服，其中一套是从一部什么美国电影中的男装得到启发。用黑天鹅绒做的三件套西服，把头发盘起来，戴上鸭舌帽，那副样子有一种小猫般的媚态。夏天自不用说，即使冬天有时也生起炉火让她穿上宽松的睡袍或游泳衣在屋里玩。光是她穿的拖鞋就有好几双，其中最好的一双是中国绣鞋，她经常不穿袜子，总是赤脚穿鞋。

六

当时，我一方面如此来讨她的欢心，让她做一切喜欢做的事，另一方面也没有抛弃最初的愿望：全面教育她，把她培养成一个了不起的、出色的女性。“了不起”、“出色”这些话的意思，仔细品味起来，就连我自己也不十分清楚，总之在我那种极其单纯的信念中有着一个非常朦胧的概念：“无论到何处都能拿的出手的、现代的时髦妇女”。“让纳奥米变得了不起”和“象洋娃娃似地保护她”，这两者果真能并行不悖吗？——现在想起来真是有些糊涂，可是我当时沉溺在她的爱里，弄得眼花缭乱，就连如此显而易见的道理也全然不懂了。

“纳奥米，玩是玩，学习是学习哟。你成为了不起的女人以后，我还要给你买许多东西呢。”这一句话几乎成了我的口头禅。

“嗯，我用功学习，一定变成了不起的女人。”每逢我对她说，她肯定会这样回答。每天晚饭后，我帮她复习三十分钟左右的英语会话和阅读。但是，在这种场合，她穿着那件天鹅绒的衣服或睡袍，用脚夹摆弄着拖鞋，靠在椅子上，无论我说得多么严厉，她还是把“玩”和“学习”混在一起了。

“纳奥米，你这是什么姿势！学习的时候必须坐端正些嘛。”

听我这样一说，纳奥米便忽地缩起双肩，象小学生一样娇声娇气地说道：

“老师，对不起！”或者说：“河合 lǎo xī（老师），请您原谅。”

说着，她偷偷窥视着我的脸，有时忽地把她那脸蛋儿凑过来。“河合老师”也没勇气对这个可爱的学生严格起来，结果规劝便成为孩子气的恶作剧。

大致说来，纳奥米在音乐方面学得如何，我不大清楚，不过她从十五岁开始学英语已近两年，又是听哈里逊小姐的课，照理说应该学得不错了。阅读从第一册开始，现在已学到第二册的多一半了，会话教材用的是《English Echo》，语法书用的是神田乃武所著《Intermediate Grammar》，她的英语水平应该相当于初中三年级了。但是，无论怎么往高里估计，纳奥米似乎比二年级学生还要差。我觉得非常奇怪，便拜访了哈里逊小姐。

“不，不是这样的。她是个相当聪明的孩子，学得很好。”说着，这位胖胖的、待人和善的老小姐一个劲儿地笑了起来。

“是的，这个孩子很聪明。不过，按这股聪明劲儿来说，她的英语不够好。看是可以看一些，但是英译日呀、文法解释等……”

“不，那是你的不对，你的观点错了。”这位老小姐依然笑嘻嘻地打断了我的话说，“日本人都只想着语法和翻译，这样做最不好。你学英语时，脑子里绝对、绝对不能考虑语法，不能翻译。就按照英语原文，读上好多次、好多次，这种做法是最好的。纳奥米的发音很好，念得也很流

畅，不久一定会学好的。”

确实，这位老小姐说的也有道理，然而我并非要她系统地掌握语法规则。她已学了两年英语，阅读课念到第三册，至少应该掌握过去分词的用法、被动语态的组成和虚拟语气的应用方法，但是让她作日译英练习，结果根本不成句子，甚至连初中的劣等生都不如。朗读无论多么好，也绝不会培养出实力水平的。真不知道这两年间究竟教了些什么，学了些什么。但是，这位老小姐毫不在意我那不满的神色，表现出非常放心，不慌不忙的态度，依然点着头一个劲儿地反复说，“那个孩子很聪明。”

据我个人想象，外国老师对于日本学生似乎有些偏袒，如果这种说法不妥，那就改为“先入为主”吧。总之，使人感到他们一见到洋里洋气、时髦、脸蛋儿可爱的少男少女，便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那个孩子聪明，特别是老小姐，这种倾向尤甚。哈里逊小姐不住地称赞纳奥米，也是出于这一缘故，所以她一心认定纳奥米是个“聪明的孩子”。正如哈里逊小姐所说，纳奥米的发音非常漂亮。因为她牙齿长得整齐，再加上声乐素养，所以她的声音确实好听，看样子可以讲出一口漂亮的英语，象我这样的人则望尘莫及。因此，哈里逊小姐肯定是被她的声音所欺骗，一下子就迷上了她。令人惊讶的是到哈里逊小姐房间里去看，梳妆台镜子周围摆了不少纳奥米的照片，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她是多么喜爱纳奥米了。

对于她的见解和教学法，我很不以为然，但同时我又不禁有些高兴，因为西洋人如此偏爱纳奥米，夸她是聪明的孩子，这正中我的下怀，就如我自己受到夸奖一般。不仅如

此，本来我——不仅是我，每个日本人大概都如此——一来到西洋人面前，顿时便萎琐起来，连明确阐述自己观点的勇气都没有了，所以被这位老小姐用她那重音很怪的日语堂而皇之、口若悬河地一说，结果我连该讲的话也没讲出来。算了，既然她执意如此，我就照我的的办法做，学习不足的地方，在家里给纳奥米补上也就行了。我心中暗暗这样决定后，便对她说："对，确实是这样的，正如您所说。我也明白了，放心了。"说完，我讨好地嘻嘻一笑，就这样不得要领地径直走回家。

"让治，哈里逊小姐说什么啦？"纳奥米当晚问我。她那腔调，听起来就象仗恃哈里逊小姐的宠爱，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她说你学得不错，不过，西洋人不懂得日本学生的心理。如果认为发音准确，只要能念得流畅，那就大错特错了。你的记忆力确实不错，所以死记硬背很在行，但是一让你翻译，就什么意思都不明白。这就跟鹦鹉一样，再怎么学都没用。"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申斥纳奥米。她站在哈里逊小姐一边，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好象在说"你瞧瞧"，这使我大为恼火。不仅如此，最令人感到担忧的是她这样下去能成为"了不起的女人"吗？英语问题暂做别论，她连语法规则都不能理解，这种头脑怎不令人担心她今后的前途呢？男孩子在初中学习几何、代数，究竟为了什么？主要目的并不一定在于实用，而是磨练思维，使之严密。眼下女孩子即便没有明晰的头脑也可以过下去，然而，今后的妇女却不能这样。更何况她想成为"不亚于西洋人的"、"出色的"女人，而没

有组织才能，没有分析能力，实在令人担忧。

我多少有些固执起来，开始我仅让她复习三十分钟，后来每天必定教她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的日译英和语法，而且在这段时间里不停地教训她，绝不允许她边学边玩。纳奥米最欠缺的是理解能力，我故意为难她，细微的地方只给她一点提示，然后便引导她自己去发现，譬如学到被动语态，就马上出一道应用这一语态的问题，说："好，把这句译成英语。只要刚才说的地方懂了，这个句子应该会的。"

我只说这么一句，在她做出答案以前，我一直不声不响地耐心等待。即便答案错了，我也不指出哪个地方不对，而是一遍又一遍地退给她说："你看，怎么回事，这不是不懂吗？再重新把语法看一遍！"如果这样她还是不会，由于我过分地热心，不知不觉就大声叫起来："纳奥米，这么容易的句子都不会，怎么办呢！你到底几岁啦？……同一处地方纠正了好几次，这么简单的还不懂，你的脑子哪儿去啦！尽管哈里逊小姐说你聪明，我可不这么认为。这种问题都不会，要到学校去就是差等生啰。"

于是纳奥米气乎乎地绷着脸，最后便抽抽搭搭地哭起来。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平时我们两人关系甚笃，她笑我也笑，不曾争吵过一次，男女相处也许再没有我们这样融洽的了。但是，一到学英语的时候，两人肯定会搞得心情沉重，很不愉快。我发火，她紧绷着脸，每天至少有一次。前一刻还是那么高兴，突然两人都神情紧张，虎视眈眈，眼神中甚至含有敌意。实际上，每到这种时候我已忘却了最初的动机——使她成为了不起的女人，而是为她不动脑筋感到恼火，从心底里憎恶起

她来。如果她是个男孩子，我大概一定会扇她个耳光，以泄心中之忿。尽管不能打她，我却拚命地骂她“笨蛋”，甚至还有一次用拳头捅了她的额头。这样一来，纳奥米也闹开别扭，即便会的问题也绝不回答，脸颊上淌着泪水饮泣吞声，一直沉默不语，简直象块石头。纳奥米倔强得令人吃惊，始终不认错，最后还是我认输，含糊过去了事。

有一次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我多次告诉她：doing或going这些现在分词前面一定要加上“系动词”to be，可她还是不会，仍然出现“I going”和“He making”这样的错误。我非常生气，连声骂着那句“笨蛋”，同时又详细解释给她听，嘴都讲酸了，最后让她按过去时、将来时、将来完成时、过去完成时等进行going的变化。令人惊讶的是她仍然不会，还是写成“He will going”或“I had going”，我不禁大为恼火。

“笨蛋！你真笨！我那么教你，决不能说‘will going’和‘have going’什么的，可你还是不明白。你要是不会，就一直做下去，直到弄会为止！就是花上今天一整夜，也要弄会，不然我不会放过你！”

然后，我使劲用铅笔敲着桌子，把那个练习本搡到纳奥米面前。纳奥米嘴唇紧闭，脸色铁青，抬起两眼狠狠地逼视着我。不知出于什么想法，她冷不防一把抓起笔记本，嗤嗤地撕破，啪地一声扔在地上，接着又怒目而视，一直恶狠狠地瞪着我的脸，简直要把我吞下去。

“你干什么！”我被她那猛兽般的气势所压倒，一时不知所措，过了片刻才说：“你想反抗我吗？你认为学习无所谓吗？你说过要努力学习，成为了不起的女人，那些话都到

哪儿去啦？为什么撕破练习本？好，你要认错，否则，我绝不饶你！今天之内就从这个家里滚出去！”

纳奥米仍旧沉默不语，脸色铁青，只有嘴角上流露出有如哭泣一般的一丝苦笑。

“算了！你不认错就拉倒，马上就从这儿滚出去！喂，我让你滚出去，你听见没有？”

我思忖，要是不这样给她些颜色看看，就根本吓不住她。于是我忽地站起身来，把两三件她脱下来扔在一旁的换洗衣服揉成一团包在包袱皮儿里，从二楼把钱包拿下来，掏出两张十元的票子塞在她手里，说：

“好啦，纳奥米，你的衣物都包在这个包袱里，你今晚就拿着它回浅草家中去吧！另外，这儿还有二十块钱，虽然不多，就当是这几天的零花钱吧！过些日子找个时间再把话说清楚，行李明天就可以给你送回去。喏，纳奥米，怎么样？你怎么还不说话？……”尽管她还不愿认输，可她毕竟是个孩子。经我这么一说，对我这番不同寻常的发火，纳奥米似乎有些害怕，一本正经地低垂着脑袋，畏怯不安，好象事已至此非常后悔。

“你也够倔的，不过我一旦话说出口，绝不会就此罢休！如果你认为自己不对，那就认错，要是不愿认错就回去！……喂，究竟怎么做，快些决定。是认错还是回浅草家里去？”

于是她摇摇头，表示不愿意。

“那么，你不愿回家啰？”

这次她点点头，表示“对”。

“那么，你是说要认错啦？”

"对。"她又点点头。

"要是这样，我就原谅你。你可以磕头认错。"这样一来，纳奥米只好双手扶在炕桌上，马马虎虎地向一旁磕了个头。那样子颇有几分看不起人的架式。

她这种桀骜不驯、我行我素的本性是从前固有的，还是我过于娇惯她的结果呢？无论属于哪一种，总之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性情愈发强烈起来，这一点是清清楚楚的。不，也许并非现在才强烈起来，而是她十五六岁时，我将此作为一种孩子气的撒娇忽略，待她长大以后，这种毛病依然未改，并越发令我束手无策。从前无论她怎样撒娇耍赖，只要我厉言正色一说，她还是听的，然而近来这段时间，稍微不对她的心思，她便立即脸色阴沉下来。若是她抽抽搭搭哭一通的话，那倒还有些可爱劲儿。然而有时候无论我多么严厉地责备她，她竟然一滴眼泪也不掉。她时而令人憎恶地假装没事，时而玩起老把戏，恶狠狠地翻起白眼，目光成一条直线盯着我，简直象在对着我瞄准一样。我总感到，假若果真存在所谓的动物电，那么纳奥米的眼睛里肯定含量极大。她的那双眼简直不象女人的眼睛，炯炯闪亮、目光灼人，而且充溢着一股浑不可测的魅力。让她厉目瞪上片刻，便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七

那时，失望与爱恋这相互矛盾的两者一直交织在我心中争斗着。自己挑选错了，纳奥米并不是自己所期望的那种聪颖的女人——哪怕我再偏心，也无法否认这一事实。事到如今我已醒悟，让她有朝一日成为出类拔萃的女人的愿望，已彻底成为泡影。我开始感到灰心绝望了。出身卑微毕竟是不容否认的；住在千束町的姑娘只适合当咖啡馆的女招待；让她受教育全无任何作用，简直是对牛弹琴。然而，我一方面感到灰心绝望，另一方面又渐渐强烈地被她的肉体所吸引。对，我特意称之为"肉体"，因为指的是她的皮肤、牙齿、嘴唇、头发、眼睛以及其它所有的形态美，这里没有丝毫精神上的东西。也就是说，她的头脑辜负了我的期望，而肉体却完全照我预想的那样不断增加美色，甚至比预期的还要理想。

"愚蠢的女人"、"毫无办法的东西"，我越是这样以为，便越被她那不怀好意的美色所诱惑。对我来说，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我逐渐忘却了"把她培养成人"这一纯洁的初衷，反倒一个劲儿地被拖往相反的方向。等到发现这样下去不行的时候，事情已经发展到我自己也无能为力的地步了。

"世事不能尽如人愿。我本想让纳奥米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都更美，更成熟。现在看来，精神方面是失败了，而肉

体方面不是彻底成功了吗？我自己也不曾预料到她在这方面竟会变得如此诱人。看来，这一成功不仅弥补了其它失败，而且绰绰有余？”我强迫自己这样认为，并促使自己因此而感到满足。

“让治先生，最近上英语课的时候，你也不大骂我笨蛋啦。”纳奥米说，她早已看出了我心情的变化。尽管在学习上很愚钝，但在窥伺我的脸色方面，她实在是很聪明的。

“唔，说得太多了，你又执意不听，结果事与愿违，所以我改变了方针。”

“噢。”说着，她冷笑了一声，“就是嘛，什么笨蛋、笨蛋的，让你乱骂一通，我根本不会听你说的话嘛。其实呀，大多数问题我都懂的，故意装做不会，好气气你。这一点你还看不出来？”

“哟，是吗？”我心里知道纳奥米是装腔作势、不愿认输，却故意这样讲，显得很意外。

“当然啰，那么简单的问题，没人不会的嘛。你真以为我不会，所以你才够傻的呢。每次你一生气，我都觉得非常非常可笑。”

“真想不到啊，完全让你骗啦。”

“怎么样？还是我聪明些吧？”

“唔，是聪明。我真比不上你呀。”

于是她得意地大笑起来。

诸位读者，我在这里突然讲出一桩奇怪的事，请大家看时不要笑。上初中时，我曾在历史课上学过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的故事。也许各位都知道，当这位安东尼迎战屋大维的军队，在尼罗河上进行水战的时候，跟着安东尼而来的埃及

女王克娄巴特拉看到自己一方形势不利，便中途掉转船头逃跑了。然而，安东尼看到这位寡情的女王驱船舍己而去，尽管当时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仍然把战争大局弃置不顾，自己立即追随女王而去。

“同学们，”历史老师当时对我们说，“这位名叫安东尼的男子追随在女人的屁股后面，才丢掉了性命，历史上再没比他更愚蠢的人了，实际上这已成了空前绝后的笑料。呜呼，英雄豪杰竟然如此……”

这种讲法非常滑稽，所以学生们看着老师，哄然大笑。毋庸赘言，我也是笑者之一。

关键在于我当时非常奇怪，安东尼这样的人为什么会迷上那么寡情的女人呢？不，不仅是安东尼，就在此事发生前不久，象恺撒那样的英豪也上了克娄巴特拉的当，因而丢了面子。除此而外，这种例子数不胜数。如果研究一下德川家康时代的藩内争权事件，或者一国治乱兴废的遗迹，背后肯定会有惊人的妖妇的诡计。那种诡计是精心设计、极其阴险的，一旦上了圈套，无论谁都会被彻底欺骗，然而却总使人觉得并非如此。不管克娄巴特拉是个多么聪明的女人，也绝不会有着比恺撒和安东尼更高的智慧。那个女人是否真心，她的话是谎言还是真话，即使不是英雄，只要留心也应该能够洞察这一切。明明知道自己现在就要丧命，却依然任人欺骗，说句过分的话，这太不中用了。我暗自思忖，倘若事实果真如此，那些所谓英雄大概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我原封不动地肯定了老师的批评：安东尼是“空前绝后的笑料”，“历史上再没比他更愚蠢的人了”。

此刻我脑子里也浮现出老师当时所说的话，回想起自己

同大家一起傻笑的模样儿。而且每想及此，我便深深感到如今自己已没资格笑了。由于什么原因罗马的英雄会变成了傻瓜呢？那位安东尼为何轻易上了妖妇的圈套呢？事到如今，我心中不仅对此十分理解，甚至同情他们。

世间人常说“女人欺骗男人”，然而根据我的经验，一开始绝不是女人进行“欺骗”的。最初是男人主动地愿意“受骗”，一旦有了自己所迷恋的女人，不管她的话是真是假，男人听起来都觉得很可爱。当她偶尔假哭着依偎在男人怀抱时，男人便摆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样子：“哈哈，这小东西，想用这一手来骗我啦。不过，你这小东西很可笑，也很可爱。我很清楚你心中的打算，但是你好容易要一次小聪明，就让你骗上一次吧。好，让你好好骗骗我……”

换句话说，就象哄孩子高兴时的心情一样，故意上了她的圈套。所以，男人并不以为自己被女人欺骗，反倒认为把女人给骗了而在心中暗自得意。我和纳奥米也是如此。

“还是我比你让治先生聪明啊。”纳奥米这样说着，自以为骗过了我。我故作糊涂，装成被骗了。对我来说，与其戳穿她那明显的谎言，不如让她得意，看她露出笑脸，倒使我自己高兴得多。不仅如此，在这件事上我甚至可以解释为是为了使自己的良心得到满足，也就是说，不管纳奥米多么不聪明，让她产生自以为聪明的自信心，也不是一件坏事。日本女人最大的缺点就在于没有坚定的信心，所以比起西洋女人来，她们总显得畏畏缩缩。要取得现代美人的资格，显出才华横溢的表情与举止比脸蛋漂亮更为重要。纵使达不到自信的程度，仅仅是自满也不错，认定“自己聪明”、“自己是美人儿”，结果会使那个女人成为美人的。出于这种想法，

我不但没有纠正纳奥米自以为聪明的毛病，反倒给她火上浇油。我经常高兴地被她欺骗，诱使她的自信心越来越强。

举个例子来说，那时我经常同纳奥米下军棋或打扑克，如果认真玩，我当然会赢的，但是我却尽量让她赢，所以她渐渐地认为"在赌输赢的游戏上自己强得多"。

"喂，让治先生，来吧，我再让你输一盘。"她这样说着，以一种蔑视的态度向我挑战。

"嗯，那我就跟你来一盘复仇之战吧。其实嘛，要是认真跟你下，绝不会输给你的，不过想到你只是个孩子，不知不觉就疏忽大意……"

"好啦，算了吧，等你赢了以后再夸口吧！"

"好，看我的，这次真的要赢你！"我虽然这么说，却故意走错了几步，仍然输给了她。

"怎么样？让治先生，输给一个孩子，你不难为情？你已经不行啰，不管怎么说你也下不过我啦。喂，怎么样，三十一岁的大男子汉却输给一个十八岁的孩子，你根本就不会下嘛。"然后她越发得意忘形，说什么"岁数大不如头脑灵"、"自己本身是个笨蛋，就是感到窝囊也没办法"等等，还照旧鼻子里"哼"的一声，骄横地嘲笑我一阵。

但是，真正可怕的是由此而引起的后果。起初，我是为讨得纳奥米的欢心才这样作的，至少我自己认为如此。但是，这渐渐成了习惯，随之纳奥米真的开始有了很强的自信心。这一下，无论我多么认真努力，实际上已经不能压倒她了。

人与人之间的胜负不仅是由理智决定的，其中还有所谓"气势"，换句话就是所谓的"生物电"。尤其赌博的时候

更是如此。纳奥米和我决战，一开始便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地杀将过来，我有些六神无主，好象被她压倒了，先就失了一着。

“这样不赢钱玩，真没意思，我们赌钱玩吧。”到最后时，纳奥米尝尽了甜头儿，好象不赌上些钱，就分不出输赢。于是，越赌我就输得越多。纳奥米一文不名，她却一毛、两毛的自己任意开价，随心所欲地攫取零花钱。

“啊，有三十块钱就可以买下那件衣服……，我们再玩扑克牌吧。”她这样说着，向我挑战。她偶然也有输的时候，这时她就又来别的一手。如果一心想要那笔钱，不管搞什么小动作，也一定要赢。

赌钱的时候，纳奥米大体上总是穿着一件宽大的浴袍似的衣服，而且故意穿得松松垮垮不成样子，以便随时都可以来那一“手”。一旦形势不妙，她便放荡起来，坐也不成坐样儿，一会儿扯开衣领，一会儿把脚伸出来。如果这样还不行，她就靠在我的膝头上，摸摸我的脸，或者抓住我的嘴角咕噜咕嘟摇晃，试着用所有的方法诱惑我。我也真的怕她这一“手”。尤其是让她用了最后的杀手锏——这有些不便写出——我便眼冒金花、心乱神迷，眼前突然一片黑暗，什么赌钱之事，早已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纳奥米，你真狡猾，搞这种名堂……”

“一点也不狡猾，这也是我的一招嘛。”

我几乎一下子昏过去，眼前一片朦胧，在听到她话声的同时，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她那充满娇媚的脸，那张暗自得意、笑容奇怪的脸……。

“太狡猾啦，太狡猾啦，打扑克哪来这么一招……”

“哼，不存在的事情哪会有呢！女的和男的赌钱，就要用各种绝招嘛。我在别处见过呢。小时候，姐姐在家里和男人打纸牌，我在一旁看过，她就用了各种招数啦。打扑克牌和玩纸牌不是一样嘛。……”

我思忖，安东尼被克娄巴特拉所征服大概也是这样，渐渐失去抵抗力，最后完全被降伏了。让自己所爱的女人拥有自信心，这是对的，然而其结果却使自己一下子失去了自信，这样一来则很难战胜女人的优越感，而且会由此滋生出意想不到的灾祸来。

八

纳奥米十八岁那年九月上旬的一个晚上，秋老虎还很厉害。这一天，公司里没事，我便提前一小时下班回到大森的家中。没想到在一进门的院子里看到纳奥米正在同一个陌生的青年谈着什么。那青年的岁数同纳奥米相仿，古铜色的脸，眉毛很重，五官还算端正，长着满脸粉刺，至多不会超过十九岁。他身穿一件白底碎花的单衣，头戴美国佬喜欢的那种草帽，草帽上有一条鲜艳的绸带，一边用文明棍在脚前敲着，一边在说着什么。纳奥米蹲在他的脚旁，被花坛遮住，看不清是什么表情，只能从百日草、花魁草以及盛开的美人蕉的缝隙中隐约看到她的侧脸和头发。

“那么，再见了。”他发现我后，摘下帽子点点头，然后回头对纳奥米说，同时匆匆向大门走去。

“好，再见。”纳奥米也接着站起来说。

那少年脸朝后说声“再见”，就再没转过头来。从我前面走过的时候，他把手放在帽檐上，好象要遮住脸。

“那个人是谁？”我怀着轻微的好奇心问道，与其说嫉妒，不如说觉得刚才的场面有些奇怪。

“那个人？那人是我的朋友啊，叫浜田……”

“什么时候交的朋友？”

“好早啦。他也是到伊皿子去学声乐的，他满脸粉刺，又那么脏，可是歌唱得真棒哟，是个好男中音。前几天的音

乐会上还和我一起表演了四重唱呢。”

纳奥米根本用不着说他满脸粉刺，所以我忽然起了疑心，看着她的眼睛，可是纳奥米言行举止落落大方，同平时一模一样。

“他时常来玩吗？”

“不，今天是第一次。说是到附近有事，顺便来看看，来告诉我他们下次组织交谊舞会，俱乐部希望我也参加。”

毋庸讳言，我多少有些不快，但是听着听着也觉得那位青年就是来说这些事的，似乎不是谎言。首先，在我即将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同纳奥米还在院子里聊天，这就足以打消我的疑虑了。

“那么你就答应他去跳舞了？”

“我说先考虑考虑……”说着，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娇滴滴的，令人肉麻，“嗯，不能跳吗？我要跳嘛，你让我去跳嘛！你也去俱乐部，我们一起学，不是挺好嘛！”

“我也能参加俱乐部？”

“是呀，谁都可以参加的。教师是伊皿子的松崎老师认识的一位俄国人。说是从西伯利亚逃跑出来的，正为没有钱而发愁，所以才组织个俱乐部来帮助她，就是多收一个学员也好嘛。嗯，让我们去学吧！”

“你还行，可是我能学会吗？”

“没关系的，很快就学会啦。”

“不过，我没音乐修养呀。”

“音乐嘛，学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懂啦……喏，你不学不行，就是我一个人学会了也不能跳嘛。学吧，让我们两人经常去跳交谊舞，每天都在家里玩，也闷得慌嘛。”

我隐约看出来，这时纳奥米对迄今为止的生活似乎已感到有些单调。细想一想，我们在大森筑下爱巢以来，前后足有四个年头了。而且在这期间，除暑期休假以外一直都关在这个“童话中的小屋”里，同广阔的世界断绝了来往。不管什么时候总是只有我们两个人面面相对，尽管做各种各样的“游戏”玩，结果还是感到单调无聊，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更何况纳奥米是个没常性的人，无论什么游戏，总是开始时非常热衷，却绝不能持续下去。然而她若是没事干，就连一个小时也不能一动不动地呆着。她对于扑克牌、军棋、模仿电影明星等都已生厌，没办法又开始摆弄起久已未管的花坛上的花来，一阵风似地掘土、撒籽、浇水，然而这也不过是一时高兴而已。

“啊，真无聊呀，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吗？”说着，她仰在沙发上，把刚读了几页的小说扔在一边，用力打了个哈欠。看到这种情况，我内心思忖着：有没有什么办法把我们两个人的这种单调生活改变一下呢？正在这节骨眼上，出现了跳交谊舞这件事，所以我觉得：不错，学学跳舞也不坏嘛。纳奥米已不是三年前的纳奥米，和那次去镰仓的时候已大不相同，要是把她盛装打扮一番介绍到社交界去，即便在众多的女士面前大概也会毫不逊色吧。这种想象使我产生了一种难以言喻的自豪感。前面已经提过，上学时候我也没什么特别亲密的朋友，直到现在我一直尽量避免多余的交际。我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然而我绝非讨厌进入社交界。我是个乡下人，不擅言辞，同人交往有什么说什么，不玩花招，正因为这样我决心隐退在家。然而唯其如此，我心中反倒越发羡慕万紫千红的外间社会。本来我想让纳奥米当我貌美出

众的夫人，每天带她到各处去转，看世上那些家伙们说什么。我想让人们在交际场里赞美说："你太太可真漂亮、时髦啊。"由于有这样一种野心在努力鼓动着我，所以我本是不打算把她永远这样关在"小鸟笼"里的。

据纳奥米讲，那位教跳舞的俄国教师名叫亚历山大·舒莱姆斯卡娅，是位伯爵夫人。她的丈夫因革命暴动而去向不明，本来有两个孩子，现在也不知流落到了何方。她孤身一人好不容易来到日本，生活极其穷困，所以才准备开始教跳舞。纳奥米的音乐老师松崎春枝女士为这位夫人组织了一个俱乐部，刚才那个青年当干事，他名叫浜田，是庆应大学的学生。

学习跳舞的地方位于三田的圣坂，在吉村西洋乐器店的二楼上。伯爵夫人每周的星期一和星期五到那里去两次。俱乐部会员可以在四点到七点之间选定自己方便的时候去，一次让她教上一个小时。酬金规定一人交二十块钱，每月提前预付。我和纳奥米两人去，就要每月花上四十块钱，即便老师是西洋人，花这么多钱也不划算。但纳奥米却说，交谊舞同日本舞蹈一样，都是奢侈浪费，所以收这么多钱也是理所应当的。另外，即使不大用心学，聪明人有一个月也就会了，不聪明的人有三个月也能学会，所以虽然贵一些，花钱还是有限的。

"最重要的，如果不能帮助一下那位叫舒莱姆斯卡娅的人，可真过意不去呀。从前的伯爵夫人竟沦落到这种地步，多可怜啊。听浜田说，她舞跳得非常好，不光是交谊舞，如果有人想学，还可以教表演舞蹈。专业演员跳舞是很糟糕的，不能学，跟她这样的人学跳舞是最好的哟。"

纳奥米连那位夫人的面都没见过，却一个劲儿地为她的利益着想，说起话来俨然象个舞蹈通似的。

这样一来，我和纳奥米决定先入会，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五，纳奥米上完音乐课，我从公司下班，两人都直接在下午六点以前到圣坂的乐器店去。第一天是纳奥米下午五点在田町车站等我，然后带我去的。这家乐器店位于坡道的半中腰，是间门面不大的小店。进到里面一看，狭窄的地方摆满了钢琴、风琴、留声机等各种乐器。二楼上好象已经开始跳舞了，可以听见杂乱的脚步声和音乐声。

通向二楼的楼梯口乱哄哄地挤着五六个人，好象是庆应大学的学生。他们瞪大眼睛看着我和纳奥米，那副样子使我心里不舒服。

"纳奥米！"这时有人用熟悉的腔调大声叫她。我一看，原来是那几个学生中的一个，腋下夹着一件扁平的、外观跟日本月琴一样的乐器，大概叫曼陀林。他合着旋律叮叮咚咚拨响着琴弦。

"你好？"纳奥米也用没有女人气的学生腔调同他打招呼，"你怎么啦，阿熊？你不跳舞吗？"

"我不要！"那个叫作阿熊的青年轻蔑地笑着把曼陀林放在架子上说："学那种东西？拉倒吧！你知道，首先一月要交二十块钱，这简直是敲诈！"

"不过，刚开始学，也没办法嘛。"

"哪里，反正不久大家都能学会的，我再抓住那个家伙跟他学嘛。学什么跳舞，这就足够啦。怎么样，这个窍门不错吧？"

"阿熊，你可真滑头啊，这个窍门过分聪明啦。我问

你，阿浜在楼上吗？”

“唔，在的，你去看吧。”

这家乐器店好象是附近学生们“聚会”的地方，看起来纳奥米也时常来这里，售货员们也都跟她认识。

“纳奥米，刚才楼下那些学生都是干什么的？”我上楼梯时问道。

“他们都是庆应大学曼陀林俱乐部的人，说话虽粗鲁，人倒都不错呢。”

“都是你的朋友吗？”

“还算不上朋友，到这儿来买东西时经常碰见他们，就认识了。”

“来学跳舞的，主要都是他们这些人吗？”

“这个嘛，谁知道呢，大概不是吧。上了年纪的人要比学生多吧。现在上去看看就知道啦。”

一上二楼我马上看到，走廊头上有个舞场，五六个人一边喊着“一、二、三”，一边脚踏着拍子。舞场是由两间打通了的日本式客厅组成的，下面铺上了地板，以便人们可以穿鞋进去。那浜田正四处转着往地板上撒些细粉，大概是为了让地板更光滑吧。这还是盛夏时节，昼长夜短，西边的窗户开得大大的，夕阳照射了进来。一位女士沐浴着金黄色的阳光，上穿白色乔其纱的上衣，下穿藏青色哔叽裙，背向窗子站在两个房子的衔接处。不用说，这位就是舒莱姆斯卡娅夫人了。她有两个孩子，由此来推测，实际年龄大概有三十五六岁吧。看起来她仅有三十岁左右，相貌端庄，确实拥有一种贵族天生就有的威严——这种威严大概来自那显得苍白，多少使人觉得有些畏惧的清丽面庞。看着她凛然的神

情，潇洒的服装以及胸前手上闪光发亮的宝石，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她生活窘迫。

夫人一只手拿着鞭子，冷若冰霜，难以亲近地紧锁眉头，眼睛直盯着练习者们的脚下，嘴里平静地然而以命令的声调用英语喊着“一、二、三”——她是俄国人，说英语时把 three 发音成 tree。练习生们排成一列，按她的口令迈出不稳定的步子，一会儿过去，一会儿回来，简直就象一个女军官在训练士兵。这使我想起有一次在浅草的“金龙”电影院看过的电影《女兵出征》。练习生中有三个年轻男子，穿着西服，不象是学生，还有两个人好象是刚从女校毕业的大家闺秀。她们穿着裙子打扮朴素，正拚命跟男子们一起学着，好象都是很一本正经的小姐，使人感到不错。哪怕只有一个人错了脚步，夫人也立即尖声叫“NO”，然后来到旁边做给他看。若是有人记性不好，屡次出错，她就大叫“NO good”，啪啪地用鞭子抽打地板，或者不管男女便往那人的脚上抽去。

“她教得可真热心呀，不这样不行嘛。”

“真是呀，舒莱姆斯卡娅老师那么热心，要是日本老师无论如何也不这样热心。西洋老师，哪怕是妇女在这些事上也是很认真的，令人心里痛快。而且象这样上课一两个小时，中间一刻也不休息，一直教下去。这样热的天气，一定很够受的，我就想让她吃些冰激凌什么的，可是她说上课时什么也不要，坚决不吃。”

“哎呀，这么做她不累吗？”

“西洋人身体都好，和我们不一样啊。不过，细想一想，可也真够可怜的，原来是伯爵夫人，生活非常优裕，因

为革命才不得不干这种事……"

这两位妇女坐在隔壁客厅里的沙发上，一边看着舞场，一边很佩服地谈论着。其中一人有二十五六岁，嘴唇薄而大，圆脸上两只金鱼眼，头发也没有分缝，从额际到头顶越来越膨大，形状有如刺猬的臀部，发髻上插着一个非常大的白玳瑁簪子，埃及式的圆发带上有个翡翠的带钩。就是这位女人对舒莱姆斯卡娅的境遇寄予同情，不住夸奖。跟她一唱一和的另一位女人因为出汗而使脸上一层厚厚的白粉变得斑驳起来，露出皱纹密布，非常粗糙的皮肤。以此推断，她大概快四十岁了吧。不知是天生的还是特意弄的，她那挽起来的头发蓬乱地卷曲着，身体颀长，瘦弱，全身打扮很艳丽，脸庞长得却象个护士。

在这一对女伴周围，也有人彬彬有礼地等候着轮到自己；其中还有人好象学过基本步法，各自手挽着手在舞场的角落里跳着。干事浜田不知真是夫人的代理还是他冒充这样，又是跟这些人一起跳，又是换唱片，独自一人忙的团团转，非常活跃。妇女暂作别论，来学跳舞的男人究竟属于哪个阶层呢？我思忖着一看，令人奇怪的是穿时髦服装的只有浜田这等人，其余大概都是月薪不多，穿着低档的藏青色三件套西装，好象不大机灵。年龄比我轻，大约三十多岁的绅士仅有一人。他穿一件晨礼服，戴着金边的厚眼镜，留着早已不时兴的怪模怪样的长八字胡。他似乎学得最差，好几次让夫人冲他叫喊"NO good"，挨鞭子。而每次都傻乎乎一笑，重新开始"一、二、三"。

这种人年龄已不轻，究竟为什么来学跳舞呢？不过想起来自己也和他相差无几吧。我很少到这种热闹地方去，一想

到在这些女士面前挨洋人鞭子的那一刻，尽管是陪纳奥米来的，可我还是不禁出了一身冷汗，竟害怕轮到自己了。

“好哇，欢迎欢迎。”浜田接连跳了两三场后才用手绢擦着满是粉刺的额头走过来说。

“哦，上一次实在对不起。”今天他得意洋洋地正式对我打招呼，接着又转向纳奥米，“这么热，你还来了，好哇。喂，对不起，你要是带着扇子就借我用用吧。不管怎么说，当助理可真够受的。”

“不过，阿浜跳得不错嘛，有资格当助理。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

“我吗？我已经跳了半年啦。不过，你很聪明，马上就能学会的。跳交谊舞要男的带着，女的跟上就行啦。”

“请问，来这里的男人都是些什么人？”我说。

“啊，您问这个吗？”浜田客气起来，“这些人嘛，大概多数是东洋石油公司的职员。杉崎老师的亲戚是公司的大干部，听说是由他介绍来的。”

东洋石油公司的职员与交谊舞——真是一种奇妙的组合。我思忖着，又问道：“唔，是吗？那位留胡子的绅士也是公司职员吗？”

“不，他不是。他是医生。”

“医生？”

“是的，这位医生也担任那家公司的卫生顾问。他说没有比跳舞更好的健身运动了，他是为此而来的。”

“是吗，啊浜？”纳奥米插嘴说，“真能锻炼身体吗？”

“唔，那当然。即便是冬天，一跳舞也会出一身汗，衬

衣也弄得湿乎乎的，对活动身体来说真是不错呀。尤其象舒莱姆斯卡娅夫人教的那样练习，活动是很剧烈的。”

“那位夫人懂日语吗？”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实际上我刚才就一直惦记着这件事。

“不，她基本上不懂日语，全是用英语。”

“英语嘛，我可……讲起来很蹩脚的……”

“哪儿的话，大家都一样嘛。就连舒莱姆斯卡娅夫人也说的洋泾浜英语，比我们这些人还糟糕，根本用不着担心。而且学跳舞不用说话，“一、二、三”，其余的一摆姿势就明白了……”

“哎呀，纳奥米小姐，你什么时候来的？”这时那位插着白瑕瑁簪子，长着一双金鱼眼的女人对纳奥米说。

“啊，老师……等一下，那是杉崎老师。”纳奥米说着就拉着我的手走到那位妇女坐的沙发前，“啊，老师，我给您介绍一下……他是河合让治……”

“唔，是吗？”杉崎女士看到纳奥米脸色绯红，不用多问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便站起身来点头说：“初次见面，我叫杉崎，欢迎您光临……纳奥米，把那张椅子拿过来。”她又把头转向我说，“好，您请坐，虽说马上就轮到了，您这样站着等候，会很累的呀。”

“……”

我记不清当时说了些什么，大概只是嘴里含糊了一番。这些说起“我”来也是一板一眼的女人们，最使我头疼。不仅如此，这些女人们如何解释我与纳奥米的关系呢？纳奥米将这种关系暗示到何种程度呢？我都忘记先问问她了，便更加心慌意乱。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女士对我的惊慌不安全不以为然，指着那个头发卷曲的妇女说，“这位是横浜的詹姆斯·布朗先生的太太。这位是在大井町电气公司工作的河合让治先生。”

果真如此，这位女士原来是外国人的老婆。这样一来，我觉得她不象护士，倒象是洋人小老婆那种类型的人。我越发拘谨起来，只是一个劲地点头。

“很对不起，您是第一次学跳舞吗？”这位卷发女士立即抓住我问。她用英文说“第一次”时，发音有些装腔作势，而且说得很快。

“唔？”我有些惶恐不安。

“对，是第一次。”杉崎女士从旁接过话答道。

“啊，是吗？不过，怎么说呢？男士比女士更加、更加难学呢！一开始学立刻就……怎么说呢……”

她用英文说的“更加、更加”，我又没听懂。仔细一听，原来是“more more”。她把“gentleman”读成“genleman”，把“Cittle”读成“Cile”，说话中夹杂的英语都是这样发音。她说的日语重音也很怪，三句话里就要说一句“怎么说呢”，而且又是滔滔不绝，无尽无休。

然后她谈起舒莱姆斯卡娅夫人、交谊舞、语言、音乐……，什么贝多芬的奏鸣曲、第三交响曲，什么某公司的唱片比某公司的唱片好坏等等。因为我垂头丧气地一声不响，她便同杉崎女士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从说话的语气上推测，这位布朗先生的夫人大概也是跟杉崎女士学钢琴的。在这种场合，我不会随机应变，没有看准时机说声“对不起，我先走了”之后便离席而去，只好夹在这些饶舌的妇女之间，一

边叹息自己运气不好，一边无可奈何地听她们饶舌。

不久，以医生为首的石油公司一伙人练习结束后，女士便把我和纳奥米带到舒莱姆斯卡娅夫人面前，先是把纳奥米，然后是把我——这大概是遵从女士优先这一西洋式的礼仪吧——用很流畅的英语作了介绍。当时似乎把纳奥米叫成了“密司河合”。我内心里怀着极大的兴趣期待着看看纳奥米以何种态度同西洋人应对。平时她极其自负，然而一来到夫人面前竟也有些畏首畏尾。夫人嘴里说着一两句什么话，微笑着伸出手。纳奥米满脸通红，没说一句话就战战兢兢地握住夫人的手。轮到我便更为糟糕，说老实话，我根本不敢仰视她那犹如青白色雕刻一般的脸部轮廓，只是悄悄握住夫人那钻戒璀璨的手，低垂着头，一声不响。

九

尽管我自己是个粗鄙之人，却以崇尚的时髦为乐事，不拘何事均要仿效西洋式。这一点想必各位读者都已知道。如果我钱财充裕，可以随便挥霍的话，说不定我会到西方去生活，娶个西洋女子为妻，然而生活境况不容许我这样做，所以我便找了个在日本人中还算洋气的纳奥米作为自己的妻子。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即便我有了钱，对自己的男子汉风度却没有信心。不管怎么说，我身高只有一米五多，肤色有些黑，牙齿不整，竟想娶个高头大马的西洋人作老婆，真有些不知天高地厚。还是日本人同日本人相配，象纳奥米这样的人最合我的要求，这样一想，也就满足了。不过，话虽这么说，能够接近白种女人对我来讲仍是一种喜悦，不，毋宁说是超过喜悦，是一种光荣。说句心里话，对于我不擅交际和缺乏语言才华这一点，我自己也很厌恶，便认定这一生也不会有什么机会同白人接近，只好偶尔看看外国人演出的歌剧，或者熟悉一下电影演员的脸庞，象作梦一般暗暗欣羡她们的姿色。然而没想到学习跳舞竟创造了一个接近西洋女人的机会——尤其还是位伯爵夫人。哈里逊小姐那样的老太婆另当别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幸"同西洋妇女握手。当舒莱姆斯卡娅夫人将她那"玉手"伸向我的时候，我不禁心中一阵紧张，甚至有些犹豫，不知该不该去握她的手。

纳奥米的手也很细腻光润，手指又细又长，自然不无优雅之处。然而，那只“玉手”却不象纳奥米的手指那样过于纤细，手掌厚而丰满，手指虽长，却不使人感到纤弱和削瘦，那是一只“胖”而又“美”的手——我得到这样一种印象。那手上戴的如眼睛珠般大小，璀璨发光的大戒指，如果是日本人戴上便会使别人不喜欢，而戴在那只手上却使手指显得细而美丽，平添了一种高雅而奢华的情调。同纳奥米相比，最大的不同便是肤色异常之白，白皮肤下微微可见到青色血管，使人想起大理石的花纹，有一种朦胧透明的冷艳之色。从前我常摆弄着纳奥米的手，嘴里夸奖说：“你的手真漂亮，简直象西洋人那么白。”现在看起来很遗憾，毕竟大相径庭。纳奥米的虽然也白，却不那么清亮，不仅如此，一旦看过夫人的手以后，甚至觉得纳奥米的手有些黑紫色。此外，另一个引起我注意的便是她的指甲。十根手指悉数如戴了同样的贝壳一般，每根都留着整齐短指甲，闪耀着鲜艳的红色。不仅如此，指甲顶部都剪得尖尖的，呈三角形，也许这是西洋的一种时髦。

前面已经说过，纳奥米跟我站在一起要矮一寸。夫人作为西洋人来说虽然个子不高，却依然超过了我。也许是她穿了高跟鞋的缘故，一起跳舞时，我的头正好擦着她那袒露的胸部。夫人开始说声：“Walk With me！”便把手伸到我背后，教我第一步的跳法。这时，我是多么小心翼翼地尽量不让自已这张乌黑的脸挨上她的皮肤呀！她那光润而明晰的皮肤，我只从远处观赏一番便已足矣。就连握一下手，我都觉得有些自惭形秽，更何况仅隔着一层柔软的薄衫被她拥在胸前。我竟象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一心只想着自已的呼吸是

不是有气味，自己那油腻的手会不会使她感到不快，哪怕她偶然掉下一根头发，也令我胆战心惊，不能自已。

不仅如此，夫人身上还有一种甘美的气息。

“那个女人有股狐臭、特别难闻！”事后我曾听到那伙曼陀林俱乐部的学生们背后骂她。西洋人多有狐臭，夫人一定也有。她为了掩盖狐臭，大概始终很注意洒香水。然而我闻到那股香水与狐臭交混的微微有些甜酸的气味，不仅不讨厌，反而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诱惑。它使我联想起大洋彼岸我曾目睹的国度以及世界上少有的美妙的异国花园。

“啊，这是夫人的玉体发出的香气吗？”我总是恍恍惚惚地贪婪地吸吮着那股气味儿。

象我这样笨拙的男人最不适宜跳舞那样华丽热闹的气氛，虽说是为了纳奥米，可为什么后来一直不厌倦，愿意学习长达一两个月之久呢？我斗胆坦白地说，那的确是因为有舒莱姆斯卡娅夫人的缘故。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五的下午被拥在夫人胸前跳舞，不知不觉地那短暂的一个小时竟成了我最大的乐事。我一来到夫人面前，便完全忘记了纳奥米的存在。那一小时就如醇香浓烈的美酒，不由使我醉意酣然。

“让治，你的热心真出人意料，本认为你马上就厌倦了呢……”

“为什么？”

“还问为什么，你自己不是说过‘我哪能学会跳舞’这样的话吗？”

一谈起这些话，我便总感到有些对不住纳奥米似的。

“我原以为根本学不会，可学学看，还挺有意思的。而且还是很好的身体运动，这可不是医生的托词。”

“你看，我说什么来的！所以什么也不要多想，应该先做做看嘛。”纳奥米这样说着笑了起来，并未发现我心中的秘密。

后来，经过多次学习已经学得差不多了，所以这年冬天，我们第一次去了银座的爱尔多咖啡馆。当时，东京的舞厅还为数甚少，除了帝国饭店和花月园以外，这家咖啡馆当时是刚刚开业的。不过，帝国饭店和花月园都是以外国人为主，听说服装礼仪要求甚高，所以我们决定第一次还是去爱尔多拉多为好。自不用说，这是纳奥米从什么地方听到的传闻，便提议一定要去看看，而我还没有在公开场合跳舞的胆量。

“不行，让治！”纳奥米瞪着我说，“说这些不争气的话可不行哟。跳舞这东西，只靠学习，无论怎么学都是跳不好的。厚着脸皮到人群中去跳，自然就跳好啦。”

“话虽这么说，可是我没那么厚脸皮……”

“那算了吧，反正我一个人也要去的……把阿浜，阿熊他们叫去，跟他们跳。”

“阿熊就是前些日子见过的曼陀林俱乐部的那个人吧？”

“对，就是的。他一次也没学过，却哪儿都去，不管舞伴儿是谁都照样跳，所以他最近跳得很好，比你跳得好多啦。所以说你脸皮不厚那就吃亏啦。……喏，去吧，我跟你跳嘛。好吧？求求你一起去吧！……好孩子，好孩子，让治真是好孩子！”结果我们就这样谈妥了出去跳舞的事，接着又开始商量了很久关于“穿什么去”的问题。

“让治，你看一下，哪件好？”在去跳舞的四五天之

前，她就折腾起来，把所有的衣服都抖落出来，而且一件件地挑。

“唔，那件不错吧。”最后我嫌烦了，便这样信口应付她。

“是吗？穿这件是不是有些滑稽？”她在镜子前面转圈看着，“总觉得有点怪。我不喜欢这样的衣服。”

说着，她立即脱下来，象踩废纸一样把衣服踩得皱成一团踢到一边去，接着又拉出一件来试。不过，她这件也不喜欢，那件也不喜欢。

“喂，让治，你给我做新的嘛！”结果就成了这样，“去跳舞一定穿特别鲜艳的，穿这件衣服根本不显眼。做嘛，你给我做嘛！反正今后要经常出门，没有衣服不行呀。”

当时，我每月的收入已经不够她挥霍了。本来在钱财上我是个相当严谨的人。独身的时候，我每月给自己规定好零用钱，余下的钱尽管不多也要存起来，所以同纳奥米有了家以后的一段时间是相当富裕的。而且，尽管我沉溺于纳奥米的爱情之中，但是公司的工作却不敢有半点马虎，依然是个兢兢业业，恪守公职的模范职员。我因此日益得到公司领导的信任，工资也越来越高，再加上每年两次的红利，平均每月有四百块钱收入。要是一般过日子，两人应该是很富裕的，现在却无论如何也是入不敷出。仔细算来，首先是每个月的生活无论怎么往少里估计也要二百五十块钱以上，有时甚至要花掉三百块钱，其中房租三十五块——本来是二十块，四年间又长了十五块——然后还有煤气费、电费、自来水费、西装洗衣费等。各项杂费。除去上述开支余下的二百

块到二百三四十块钱究竟都干什么花了呢？大部分是吃掉了。

倒也难怪用掉这么多钱，纳奥米小时候只要一个牛排就满足了，不知什么时候起，她的口味越来越高，一日三餐都说想吃这，想吃那，挑些和年龄不相符的奢侈品。特别是这些菜大多是向附近的餐厅订购的，她嫌自己买自己做太麻烦。

“啊——，真想吃点好吃的东西呀。”每当无聊的时候，纳奥米的口头禅肯定是这句话。而且她以前只喜欢西餐，最近却不是这样，三次中有一次她要口出狂言，说什么“想尝尝菜店的浓汤”，什么“叫一份某某处的生鱼片看看味道如何”，等等。

中午我在公司，纳奥米一人在家吃饭，反倒是这一顿她挥霍得很厉害。傍晚我从公司回来，不时看到厨房的角落里放着餐馆外售用的饭盒和西餐店的容器等。

“纳奥米，你又叫了什么！象你这样总是让饭馆送饭菜来吃，很费钱的，我可没有那么多钱。首先你应该想想，一个女人也干这种事，这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吗！”

尽管我这么说，纳奥米根本不在乎。

“你要知道，正因为是一个人，我才叫来的嘛，做菜太麻烦啦。”说着，她故意呕起气来，仰躺在沙发上。

这种情况真叫人受不了。如果从饭馆叫菜，那还算好，有时她甚至懒得连米饭也要让饭馆送来。结果一到月底，野味店、牛肉店、日本菜馆、西餐馆、紫菜饭卷铺，鳗鱼餐馆，点心铺、水果铺等各处都送来帐单，合计起来是相当大的一笔开支。她竟然这么能吃，简直令人吃惊。

仅次于饭费的是洗衣费，因为纳奥米连一双袜子也绝不愿自己洗，脏衣服全部送到洗衣店去。如果我偶而发句牢骚，她张口便说："我可不是女佣人哟。"她还这样说，"要是干那些洗洗涮涮的事，手指就要变粗，就弹不成钢琴啦。让治，你怎么叫我来的？你不是把我叫作'自己的宝贝儿'吗？可是，我手指头要是变粗了，那可怎么好呢？"

只有在开始的那一段时期里，纳奥米给我做做家务，也在厨房里干活。这段时期大概仅仅持续了一年或半年左右。所以，洗衣服之类且不去管它，最令人恼火的是家中一天比一天肮脏、杂乱。脱下的衣服一直丢在一边儿，吃过的东西也不收拾。不管什么时候去，都会看到随处放着吃剩的碗碟，喝了一半的杯盏以及脏乎乎的内衣和衬裙。不用说地板，就连椅上也一直是落满灰尘。那块好不容易买来的印度花绸的窗帘已被熏黑了，早就认不出原来的模样儿。这个家曾经是那么欢快漂亮的"小鸟笼"，就象个童话中的小安乐窝，那种气氛如今已是面目全非。一进屋，一阵那种地方特有的臭气便扑鼻而来。

"好啦好啦，我来清扫，你到院子里去。"我受不了这种状况，便这样说着自己清扫起来。但是那垃圾越扫越多，不仅如此，因为她扔得到处都是，就是想收拾也无从下手。

这样下去实在不行，便雇过两次女佣人，可是来一个走一个，没人能忍受到五天，都惊愕得转身回家了。首先因为我们开始时不打算请女佣，所以她们来了以后也无处睡。这样一来，我们俩便不能恣意戏闹，就连稍微调调情也觉得很不自在。人手一增加，纳奥米越发懒惰得不行，连油瓶倒了也不扶，每件事都支使女佣去干。而且她依然是"到某店去

订些××来”，反倒比以前方便，格外挥霍了不少。结果雇女佣非常不经济，对我们那“游戏”生活来说也是一种妨碍，因此她们大概也有所顾虑，我们也不想让她们长期待下去。

由于上述情况，每月的生活就要花费那么多的钱，我本打算从剩下的一百块或一百五十块中每月存上十块、二十块的，却因纳奥米挥金如土，全无存钱的可能。她每个月肯定要做一件新衣服，不管什么薄呢子或棉绸，她都连里带面买来，然而自己并不做，要花上一笔加工费，五六十块钱便不见了。这样做出来的衣服，如果不中她的意，便仍到壁柜里根本就不穿。如果中她的意，她便一直穿下去，直到膝盖处破了为止，所以她的衣柜里塞满了破破烂烂的旧衣服。此外便要算买鞋花的钱最多了，草屐，矮木屐、高齿木屐、晴天穿的木屐、双带木屐、出门穿的木屐、平时穿的木屐——这些木屐一双要七八块钱，最少也要两三块，她十天左右买一次，算起来钱也不少了。

“你这样穿木屐，我可受不了，穿鞋不是也很好吗？”我这样对她说。从前她象个学生似的，穿件裙裤、穿双鞋子走路，就感到很高兴了，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即便去学习也要披起衣服袅袅婷婷地走出门去。

“这样看起来，我才象个地道的东京人呢。先不管衣着打扮如何，只是这脚下的木屐要是不能穿得整整齐齐，我这心里就不踏实哟。”她这么说，是把我当成乡下人了。

什么音乐会、电车费、教科书、杂志、小说这些零用钱，也是不过三天就得给她三块五块。此外，还有英语和音乐的学费二十五块，必须每月按时付。所以，靠四百块钱的

收入是不易承受以上负担的。莫说存钱，我反倒要把存的钱取出来，独身时准备下的一些钱也一点一点地不见了。而且钱这种东西一旦用起来可是够快的，这三四年间已把我的积蓄全部用光了，如今已是身无分文。糟糕的是，象我这种人通常不擅举债，如果不能按期如数付款，心中无论如何也踏实不了，所以年关一到，我便尝受了难以言喻的苦头。

"这样花钱，我们连年也过不去啦。"我责备她。

"要是过不去，就让他们等等好啦。"她说，"三四年来一直住在这儿，年关的帐却不能再拖几天，哪有这样的道理嘛。如果说好一年分两次一定付清，不论哪儿都会宽限几天的。你这个人气量太小，死脑筋，这可不行啊。"

这番话表明了她的作法。她自己想买的东西全用现金，而每月应付的款项都要欠帐，等到分了红利再还。尽管如此，她却不愿意去解释欠款的原因。

"我不愿去说这种事，这是你当男人应该干的嘛。"这么说着，一到月底她就不知跑到那儿了。

因而可以说我是把自己的收入全部奉献给纳奥米了。尽量把她打扮的漂亮些，对她大方些，不使她感到拮据，让她舒舒服服地成长起来——这原本是我的宿愿，我尽管嘴里发牢骚说生活难以维持，却还是容许了她的挥霍。这样一来，我不得不在其它方面把这笔钱省出来，好在我自己不花一文交际费，偶然因公司关系有什么聚会的场合，我是能逃就逃，哪怕情理上说不过去。此外，我自己的零用钱，服装费、午餐费，也是下决心节省。每天要坐的电车，我给纳奥米买二等车厢的月票，而我自己便在三等车厢里忍耐着。她嫌做饭太麻烦，就要叫外面饭馆送来，这样花钱太多，我便

有时也烧饭、做菜。可是我这样做，纳奥米又看不上眼。

"一个男子汉不应该在厨房里干活嘛，真不成体统。"她还说，"让治，你不要一年到头总是穿着一身衣服，稍微打扮的有点气派嘛。光是我自己穿得好，你却那么一副样子，我可不喜欢。那我们就不能一起上街啦。"

如果不能和她一起出门，那就得不到丝毫乐趣了，所以我也不得不做一件所谓"有气派"的衣服，而且同她一起外出时也不得不坐二等车。为了不伤害她的虚荣心，只让她一人挥霍还不能解决问题。

情况便是如此，正当我苦心维持生计的关头，又要给舒莱姆斯卡娅夫人送去四十块钱，再加上给她买跳舞穿的服装，简直一筹莫展。然而纳奥米是不听分说的，刚好是月底，我口袋里还有现金，她一定要我给钱，不然就不答应。

"你要知道，再把这点钱拿去，年关就过不了，你连这点都不懂吗？"

"过年关总会有办法的嘛。"

"总会有办法？有什么办法？根本没有一点儿办法啦。"

"既然这样，为什么学跳舞呢？算啦，如果这样，从明天起我哪儿也不去啦。"说着纳奥米的大眼睛里含着泪珠儿，恨恨地瞪着我，脸色阴沉，一声不响。

"纳奥米，你生气啦？……喂，纳奥米，你听着……把脸对着我。"这天晚上我睡下以后，看到她背向我睡着，便摇着她的肩膀这样说，"好啦，纳奥米，转过身来嘛……"

我轻轻伸出手啪的一下把她翻转过来，就象翻盘子里的鱼一样。她那柔软的身体丝毫也没抵抗，眼睛半闭着，温顺地对着我。

"怎么啦，你还在生气？"

"……"

"喂，好啦……用不着生气嘛，会有办法的……"

"……"

"喂，把眼睛睁开，睁开……"

说着，她那长睫毛撑开了微微颤抖的眼睑，露出圆圆的眼珠，就象贝肉从贝壳中悄悄往外偷窥一般，全无丝毫睡意地正视着我。

"我用那笔钱给你买，这下可以了吧……"

"不过，那样做有些不方便吧？……"

"那也没关系，反正总有办法的。……"

"那有什么办法？"

"我向家里说说，让他们寄钱来就行啦。"

"他们寄吗？"

"这个嘛，当然会寄来啰，迄今我没麻烦过他们一次。我们俩维持个家，这样那样需要不少东西，老太太一定会明白的……"

"是吗？不过，是不是有些对不住你妈妈？"

尽管纳奥米嘴上表示不好意思，其实她心里想的是"早就该跟乡下家里说"。我多多少少看出来她早就有这种打算，我这样一说正中她的下怀。

"说哪里话，根本没什么对不住的。不过，我不喜欢这样干，以前也没有这样做过。这是我的宗旨。"

"那么，你为什么改变宗旨啦？"

"看到你刚才那么哭，我觉得很可怜嘛。"

"是吗？"说着，她胸部一起一落，就如一阵波涛涌

来，然后她羞答答的一笑说，“我真的哭啦？”

“你不是满眼泪水的说‘我哪儿也不去了’吗？无论到什么时候你总是个磨人的孩子，是个大宝贝儿。”

“我的小爸爸！可爱的小爸爸！”纳奥米突然搂住我的脖子，把她那朱唇的红印一个劲儿地印在我的额头、鼻子、眼睛边、耳朵后面，印满了我的整个头部，没留下一分空隙，简直象繁忙的邮局在盖戳一样。这使我产生了一种快感，有如无数柔嫩的山茶花瓣带着浓重的露水飘落下来，自己的头完全被埋在花瓣的香气之中，恍若梦境一般。

“怎么啦，纳奥米？你简直象是疯了。”

“啊，我疯啦。……今天晚上，我爱你都爱疯啦……你还讨厌我吗？”

“怎么会讨厌呢！我也很高兴啊，高兴得发疯啦。为了你，我牺牲一切在所不惜。……喂，你怎么啦？又哭啦？”

“谢谢你，小爸爸。我是在感谢小爸爸呀，所以眼泪自己就流出来了。……喏，你明白了？不该哭吗？要是不该哭、请你把它擦掉吧。”

纳奥米从怀里拿出纸巾，她自己不擦，而是把纸巾放在我手里。她的眼睛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在我擦掉眼泪之前，泪水越发滚滚涌到睫毛边缘处。啊，那是一双多么漂亮的水汪汪的眼睛呀！难道不能让如此美丽的泪珠儿这样静静地结晶并把它保留下来吗！我暗自思忖着，开始先擦她的脸频，然后擦眼窝四周，尽量不去碰那圆溜溜的泪珠儿。这样一来，随着皮肤的松弛或绷紧，泪珠儿也变成各种形状，有时象凸镜，有时象凹镜，最后才扑簌簌地流淌下去，在我好容易擦干净的脸颊上拖起一道闪亮的泪痕。于是我再次给她

擦脸颊，抚摸她那还有些湿润的眼睛上方，然后用纸巾按住她的鼻孔——她的鼻水一直在轻轻地呜咽着。

“喂，擤擤鼻涕。”我一说，她鼻子便“哼”的响了起来，让我给她擦了几次鼻涕。

第二天，纳奥米从我这儿拿走二百块钱，一个人到三越百货公司去了。中午休息时，我给母亲写了封讨钱的信。这是第一次写这样的信。

“……总之最近物价很贵，同两三年前相比甚为悬殊，令人惊愕，尽管不敢靡费，每月生活仍很拮据，城市生活亦不易维持……”

记得信是这样写的，我竟如此巧妙地向父母撒了弥天大谎，自己变得如此胆大包天，每想及此，我自己便不禁产生了一种恐惧感。然而，母亲却相信了我，而且对儿子痴恋的媳妇纳奥米也表现出慈爱之心。过了两三天看到母亲的回信，我便明白了这一点。母亲信中说也给纳奥米买些衣服之类的话，汇来的钱比我要的还多一百块。

十

去爱尔多拉多跳舞的那天晚上是星期六，因为是晚间七点半开始，所以我五点左右就从公司回来了。进门一看，纳奥米已经洗完澡，正光着身子忙着脸部化妆。

“噢，让治，已经做好啦。”她从镜子里一看到我便这样说，然后伸出一只手指了指后面。她指的沙发上摆着一大排托三越百货公司十万火急赶制出来的和服和圆腰带，包装都已拆开了。这件和服是絮了棉花的双层夹衣，衣料大概是金纱绉绸，暗红色的底儿上星星点点地散落着黄花绿叶的图案。腰带上有着两三道银线绣出的波纹，四处印着一种座船似的古色古香的船。

“怎么样？我挑的不错吧？”纳奥米说。她两手沾着白粉，正用手掌朝肩膀和颈部上啪啪地拚命左右拍着粉，她那丰腴的肩颈上还冒着浴后的水气。

然而说句老实话，她肩厚、臀大、胸脯丰满，这种体形不大适合那种水一般柔软质的衣服。她穿上薄呢料或棉绸，倒有一种混血姑娘一般的，异国情调的美。奇怪的是她穿上这种一本正经的衣服反倒显得粗鄙，图案越花哨，越使人感到她象横浜一带给外国人开的酒馆里的女人一样，俗不可耐。因为她自己得意洋洋，我也没坚持反对，不过似乎没有胆量同身着此种艳丽服装的女人一起乘电车，一起去舞厅。

“喏，让治，你穿蓝西服吧。”纳奥米一穿好衣服就

说。她把我的衣服拿了出来，这是很少有的事，还给我掸了掸灰尘，熨了熨。

“我还是喜欢穿茶色的，不想穿蓝色的。”

“你呀，真是个傻瓜！”她用惯常的那种腔调骂了我一句，又瞪了我一眼说，“晚上的宴会一定要穿蓝西装或晚礼服呀，衬衣不能穿软领的，要穿硬领的。这是规矩，以后要记住！”

“哦，是这么回事？”

“就是这么回事呀。你喜欢洋气，却连这点儿规矩也不懂，这可怎么行啊。这件蓝西服已经很脏了，不过西服只要没什么皱纹，能笔挺就行啦。好，我已经给你弄好了，今晚就穿这个吧。最近必须做一件晚礼服，不然我就不跟你跳哟。”

然后又是什么领带要蓝的或全黑的，最好系蝴蝶状领结，应该穿上亮漆皮靴，如果没有就穿普通的黑皮鞋，红皮鞋在正式场合不宜穿，袜子其实最好是绸制品，不然就要挑全黑的——纳奥米这样解释着，也不知是从哪儿听来的。

不仅她自己的服装，就连我的事她也一一过问，颇费了一番功夫之后才走出家门。

到舞厅时都过了七点半，所以舞会已经开始了。我们听着爵士乐队的喧嚣声，沿楼梯走上去一看，餐厅的椅子都拿走了作为舞厅，入口处贴个纸条，写着特别舞会入场费：女士免费，男士三元。一个服务员收取入场费，无需赘言，这里是咖啡馆，虽然叫作舞厅，却不怎么漂亮。环视四周，大概有十对舞伴在跳，尽管只有这么几个人却已显得很热闹了。房间的另一面摆着两副桌椅作为席位，买票入场者分别

坐在各自的位子上，可以一边休息，一边观赏别人跳舞。那儿有一些我不认识的男女，这里一堆，那里一堆，聚在一起聊天。当纳奥米一进来，他们便相互叽叽喳喳地耳语起来，用一种异样的、狐疑的眼神打量着衣着艳丽的纳奥米。那种眼神半含敌意，半含轻蔑，只有在这种地方才能见着，简直象要把她吃了。

“你瞧，你瞧，那儿来了个那样的女人！”

“跟她一起的男人是干什么的？”

我仿佛听到他们在这样说，并且明显感到他们的视线不仅落在纳奥米身上，也落在我身上。我站在纳奥米身后，简直抬不起头来。交响乐队的音乐在我耳边咚咚作响，我眼前跳舞的众人——舞技比我高超得多的众人，形成一个巨大的圆环在不停地转动着。同时我想到自己身高只有一米五几，肤色黑得象个土人，一口参差不齐的牙齿，穿着一身两年前做的、很不入时的蓝西服，于是脸上发烧，全身打战，禁不住心想：“根本不该来这种地方！”

“总站在这种地方也不行呀……找个地方……我们到桌子那边儿去吧。”纳奥米大概也有些怯场，把嘴凑到我耳边小声说道。

“不过怎么走呢？可以从这些跳舞的人之间穿过去吗？”

“可以呀。一定是……”

“你要知道，如果碰上人家就糟糕啦。”

“可以小心点不要碰上别人嘛……喂，你看！那个人不是也从那儿穿过去了吗？没关系，我们试试看吧。”

我跟在纳奥米后面从舞场上的人群中穿了过去，不过由于我双脚打颤，地板又滑，费了很大功夫才平安无事地走到

对面。而且有一次我差点儿滑倒，记得纳奥米瞪了我一眼，“嗤”的一声满脸不高兴。

“喏，那儿好象有个空位，我们就要那张桌子吧。”还是纳奥米脸皮比我厚，在众目睽睽之下安之若素地穿过去，在那张桌子旁坐了下来。然而，她曾那样渴望跳舞，却不马上提出去跳，此刻间她似乎有些心慌意乱，从手提袋里拿出镜子悄悄化起妆来。

“你领带向左边斜啦。”她悄声提醒我，同时一直注视着舞池那边。

“小纳奥米，你看浜田也来啦。”

“不能说‘小纳奥米’，要叫小姐嘛。”说着，纳奥米又皱起眉头，满脸不高兴，“阿浜来了，阿熊也来啦。”

“谁？在哪儿？”

“你看，在那儿……”说着，她又慌忙把声音降低，悄悄责备我用手指人是不礼貌的。

“你看，那边有个人在和一位穿粉红色洋装的小姐跳舞吧。他就是阿熊啊。”

“喂。”这时阿熊说着向我们这边儿凑过来，他隔着舞伴的肩膀朝这边儿嘻嘻一笑。那位穿粉红色洋装的女人很高很胖，裸露出长长的富有性感的双臂，满头云鬓简直可以说是郁郁葱葱，乌黑的头发剪到齐肩处，烫成一头蓬乱的卷发，还用一条绸带裹住额头。她脸蛋发红，大眼厚唇，鼻子细长，一副瓜子儿脸型，完全是纯日本式的，就如日本风俗画上画的一样。我也算是个对女子脸部颇有研究的人了，却从来未见过如此奇特而不谐调的脸。看起来这个女人为自己脸型太过于日本化而感到极大不幸，便苦心经营想尽量搞得

洋气一些。仔细看看，凡是所有露在外面的皮肤上好象都涂了一层厚厚的白粉，眼睛四周也抹上颜色，象油漆一样闪着蓝绿色的光。她脸蛋上的红色无疑是涂了胭脂，特别是那种用绸带裹头的模样儿，说句不好听的话，只能让人想起妖怪。

“喂，小纳奥米……”无意中我又说走了嘴，又赶忙改称小姐，“那个女人这副样子也算是位小姐吗？”

“哎，是呀。虽然象个妓女似的……”

“你认识那个女人吗？”

“不认识，不过常听阿熊讲起她。你看，她用绸带裹着头吧，听说那是因为这位小姐眉毛长在额头上方，为了掩饰住这一点才裹住头的，另外在下边画上眉毛。喂，你看看呀，那条眉毛是假的。”

“不过，她的模样儿倒还不那么差，只是她用红的、蓝的抹得一塌糊涂，所以显得很滑稽。”

“她真是个笨蛋！”纳奥米好象渐渐恢复了自信心，开始用平素那种非常自负的腔调说了起来，“就连模样儿也算不上好看。你认为那种女人是美人儿？”

“虽然算不上美人儿，不过她鼻子高，体形也不错，如果按一般人那样打扮起来，也许还看得过去。”

“真讨厌！什么能看得过去！那种模样儿太平常啦，多得是！特别是她为了显得洋气，做了各种手脚，这还说得过去，可她还是一点儿也不象西洋人，这不是给人看笑话吗？简直是只猴子！”

“看那边，和浜田一起跳舞的女人好象在哪儿见过。”

“当然见到过啦。那是帝国剧院的春野绮罗子呀。”

"哦、浜田认识绮罗子吗？"

"对，认识的。他舞技高超，所以在哪儿都能同女演员交上朋友。"

浜田身穿淡茶色的西服，脚下是巧克力色牛皮靴，还带着鞋罩，舞步轻巧，在人群之中也极其引人注目。另外还有一件奇怪的事，他同女舞伴紧贴着脸，也许有这样一种舞式。绮罗子身材娇小，好象抱紧了就要折断似的，手指圆润秀美，有如象牙，比在舞台上看起来要漂亮得多。真是衣如其名。她衣饰华美，全是绫罗中的上品。腰上系的围腰带大概是缎子或织锦作成，黑底儿上用金丝与墨绿线绣着一条龙。也许是因为女方身材太矮的缘故，浜田用力斜低着头，将耳际紧贴着绮罗子的横鬓，恰若在嗅闻她的发香一般。绮罗子亦是与众不同，她把额头紧紧靠在浜田的脸颊上，甚至使眼角处都挤出了皱纹。两张脸上眨动着四只眼睛，一直这样跳下去，两人身体有时分开，但头和头却始终紧贴在一起。

"让治，你知道这叫什么舞吗？"

"不知道叫什么，不是什么正经东西吧？"

"就是嘛，实际上是很低级的呢。"纳奥米噘起嘴，象是在啪啪地吐痰一样，"那叫贴面舞，不能在正经场合跳的。要是在美国跳这种舞，会让人请退场的。阿浜也真是的，真让人讨厌！"

"不过，那位女的也真够呛。"

"就是嘛，反正女演员都是那种人。总之把女演员弄到这儿来就不对。要是这样下去，真正的女士就不该来啦。"

"你对男人也要求太严了。不是没几个穿蓝西服的吗？

就连浜田也是那副打扮……”

这一点开始时我就注意到了。纳奥米一心想充当内行，道听途说了一些所谓的规矩，硬逼着我穿了蓝西服，其实来后一看，只有两三个人穿这种服装，穿晚礼服的人一个也没有，其余的大多穿的是不同颜色、做工考究的套装。

“尽管是这样，可那是阿浜错了嘛，蓝西装才是正式的服装呢。”

“你还这样说……喏，你瞧那位西洋人，他不也穿着粗线毛衣吗？所以穿什么都可以的。”

“不是这样的嘛。不管别人穿什么，自己就应该穿正式的服装来。西洋人穿那种衣服，都是因为日本人不好。另外，怎么说好呢，象阿浜那样经验丰富、舞技高超的人另当别论，你这样的人要是不穿整齐，那就不象样子啦。”

舞场那边跳舞的人流一时停了下来，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乐队停止了演奏，而大家似乎又都想多跳一会儿，心切的人便吹口哨、跺脚，喊着再来一遍。于是音乐又响了，停止的人流再次旋转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又停止了，然后又来一遍……这样重复两三遍后，终于无论再怎么鼓掌，乐队也不听了。男人们跟在女舞伴后面象随从一样保护着她们，陆陆续续回到桌子旁边。浜田与阿熊把绮罗子与那位穿粉红色洋装的女人送到各自的桌子前，请她们在椅子上坐下来，对她们文雅地鞠个躬，便一起走到我们这儿。

“哎呀，你们好。两位很沉得住气呀。”浜田这样说道。

“怎么啦？你们不跳吗？”阿熊说话的语气仍很粗鲁，他站在纳奥米身后，不住地俯视着她那华丽的盛装。“如果

还没约好，下一场你跟我跳吧。”

“我不愿意，你阿熊跳得太差劲儿！”

“别说傻话！我没花钱去学，这样也能跳得不错，真是怪事。”他那蒜头鼻子张大了鼻孔，嘴唇撇成八字形，唔唔地傻笑起来。“我是天生聪明嘛。”

“哼，少吹牛！你和那个女人跳舞的样子可不是什么正经玩艺儿！”纳奥米对这些男人立即说起粗话来，真是奇怪。

“哦，都是那家伙不好嘛。”阿熊缩脖搔头，回首瞥了一眼在远处桌子旁坐着的穿粉红洋装的女人。“我自己也是个厚脸皮，本不想逊她一筹，可到底比不上这个女人。她是要靠这身洋装到这儿亮相的。”

“那是什么东西，简直是只猴子嘛。”

“哈哈哈，猴子？你说的真有意思，她就是只猴子！”

“说得倒乖巧，不是你带她来的吗？说真的，阿熊，有点儿不成样子，你要提醒她哟。生就那么个模样儿，还想显得洋气，这是白费劲儿！说到底，那脸庞根本就是一副日本相，纯粹的日本相！”

“总之，是可悲的努力啊。”

“哈哈，真是这样的，总之是猴子的可悲的努力呀。长得洋气的人，哪怕穿和服，还是显得洋气。”

“也就是说象你这样的人啰。”

纳奥米“哼”了一声，得意起来，喜滋滋地笑着说："当然啦，看起来我还象个混血儿嘛。”

“熊谷，”浜田有些忸怩作态，似乎对我有所顾忌，才叫起阿熊的真名来，“看来你同河合先生不是第一次见面

吧？”

“唔，见倒是见过多次……”

被称为“熊谷”的阿熊依然站在纳奥米坐的椅子背后，隔着她的后背，眼睛滴溜溜地向我投来不友好的目光说：“我叫熊谷政太郎……先自我介绍一下，请您那个……”

“本名叫熊谷政太郎，别名阿熊……”

纳奥米仰视着熊谷说：“喂，阿熊，你顺便再多介绍一下自己怎么样？”

“不，不行，说得太多该露馅啦……详细情况请纳奥米告诉您。”

“哎呀，真讨厌！我哪知道什么详细情况呀！”

“哈哈……”被这些家伙缠住，我心里很不自在，然而纳奥米兴致很高，滔滔不绝地说着，我无奈只好笑了。“喏，怎么样？浜田和熊谷二位不在这儿坐坐吗？”

“让治，我有点渴了，来点儿喝的吧。阿浜，你要什么？鲜柠檬汁？”

“唔，我什么都行……”

“阿熊，你呢？”

“既然您要请客，我想来杯威士忌加炭酸水。”

“哎呀，真烦人！我最讨厌喝酒啦，满嘴臭哄哄的。”

“臭也没关系呀，常说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嘛。”

“你是说那只猴子？”

“喂，不对。你们要说是那东西，可就错啦。”

“哈哈……”纳奥米笑得前仰后合，全无顾忌四座，“好啦，让治，叫服务员来。一份威士忌加炭酸水，再来三份鲜柠檬汁。……啊，等一下，等一下！别要鲜柠檬汁啦，还是

果汁鸡尾酒好吧。”

“果汁鸡尾酒？”我从未听说过这种饮料，纳奥米怎么知道的呢？真是奇怪。“鸡尾酒不是酒吗？”

“乱讲，你不知道嘛。喂，阿浜和阿熊都听着，此人就这么个土包子。”纳奥米说“此人”的时候，还用食指轻轻敲着我的肩膀，“说真的，跟他一块儿来跳舞，他也糊里糊涂的，没法子呀。他老是懵懵懂懂，刚才还差点儿滑倒呢！”

“地板滑溜溜的嘛。”浜田似乎在为我辩解，“开始的时候，谁都会糊里糊涂的，惯了以后渐渐就熟练了……”

“那么，我怎么样？我还不熟练吗？”

“啊，你不一样，你有胆量……唔，你是社交天才呀。”

“阿浜也算个天才啰。”

“哦，我？”

“当然啦，不知不觉又和春野绮罗子交上了朋友！喂，阿熊，你说呢？”

“唔，唔。”说着，熊谷突起下唇，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浜田，你对绮罗子送过飞眼儿吧？”

“别开玩笑啦！我怎么会做那种事！”

“不过，阿浜满脸通红地辩解，这点才可爱呢。多少还有些老实呀。喂，阿浜，不把绮罗子小姐叫来吗？喏，叫来嘛，把她介绍给我！”

“那样一来又得让你嘲笑一番吧？你一嚼舌头，我可受不了呀。”

“不要紧的，我不嘲笑你，去把她叫来吧。热闹些不是很好吗？”

“那么，我也去把那猴子叫来吧？”

“唔，那好，那好！”纳奥米回头看着熊谷说，“阿熊也去把那猴子叫来，大家都聚在一起吧。”

“唔，好吧。不过，跳舞已经开始啦，咱俩先跳一场再说吧。”

“我不喜欢和你阿熊跳，不过也没办法，跳就跳一场吧。”

“别这么说，刚学会却来这一套。”

“好，让治，我去跳一场，你看着。一会儿我再跟你跳。”

我想，我当时的表情一定很奇特而又伤心。纳奥米呼地站起身来，同熊谷挽着手臂走进了再次迅速转动的人流之中。

“哟，下一场是第七场的狐步舞啦……”浜田和我在一起似乎没什么好说的，便从口袋中拿出节目表看看，慢吞吞地站起来说，“对不起，我失陪了。下一场我同绮罗子约好了……”

“好，请吧，别客气。”

我只好独自一人茫然观望着舞场上的情景，面前放着四个杯子，那是三人走了以后服务员拿来的威士忌加炭酸水和所谓的“果汁鸡尾酒。”不过，本来我就不想跳舞，主要是想看看在这种场合纳奥米如何引人注目以及舞姿如何，所以这样一来我倒乐得轻松。于是我便以一种得到解脱了的心情，热切地追寻着纳奥米在人流中忽隐忽现的身影。

“唔，跳得很不错……这样看来也没什么丢人的……让她干这种事她还是满聪明的……”

她脚上穿的是漂亮的跳舞用的草屐和白袜子，跷起脚，

唰唰地转动着身体，华丽的长袖翩翩飞舞，每踏出一步，和服大襟的下摆便轻轻地飘起来，宛若一只蝴蝶。她抓住熊谷肩膀的姿势就象艺妓拿着弹三弦的拨子一样，手指雪白，沉稳地系在身上的腰带绚丽夺目，她的脖颈、侧脸、正面、头后的发际，在人群中也很醒目，恰如一朵鲜花。这样看来，和服确实也不能扔掉的，不仅如此，也许由于有不少象粉红色洋装那样穿奇装异服的妇女在场的缘故，她那喜欢艳丽服装的嗜好也决不显得粗俗，我还一直私下里为此担心。

“啊，热，真热！怎么样啊？让治，你看我跳舞了吗？”舞一跳完，她就回到桌子旁边，急忙把果汁鸡尾酒的杯子拿到面前。

“哎，看到啦。那副样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是第一次跳呀。”

“是吗？好，下次跳一步舞的时候，我跟你跳。喏，怎么样？……一步舞容易跳。”

“那两个干什么去啦，浜田和熊谷？”

“马上就来啦，把绮罗子和猴子拉来——最好再叫两杯果汁鸡尾酒。”

“你知道吗？粉红色洋装刚才好象和个西洋人跳舞来着呢。”

“唔，是呀。那不很滑稽吗？”纳奥米注视着杯底，喉咙里咕咕作响，滋润了干渴的嘴唇后说，“那个西洋人不是朋友，根本不认识，他却突然走到猴子那儿请她跳舞。也就是说，他是欺负人嘛，连介绍也没介绍就邀请人家跳舞，一定是把她错当成妓女什么的了。”

“这么说，拒绝他不就行了吗？”

“就是嘛，你说滑稽不滑稽？那个猴子因为对方是西洋人，不能拒绝，就跟他跳啦！真是个大蠢货，丢脸！”

“不过，你也不该这么毫不留情地骂她呀。我听着都有点为你担心。”

“不要紧，我有我的看法。最好让她听听这种话，不然也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阿熊也说了，她这么做让人难堪，应该警告警告她。”

“男人当然可以那么说，可是……”

“别说了！阿浜带绮罗子来啦。女士来了，应该马上从椅子上站起来呀。”

“好，我来介绍一下……”浜田以一种士兵“立正”的姿势在我们两人面前停下来说，“这位是春野绮罗子小姐。”

在这种场合，我很自然地会将纳奥米的姿色作为标准，想着“这个女子胜过纳奥米还是不如纳奥米”。绮罗子从浜田身后往前走出一步，同时表现出高雅的风度，嘴角上浮现出悠然自信的微笑。她大概比纳奥米大一两岁，然而也许是个子小的缘故，在年轻美貌、姿态娉婷这一点上来说，她与纳奥米毫无二致，而且衣饰之华美反倒胜纳奥米一筹。

“初次见面……”她态度谦慎地说着，垂下那双小而圆的、水灵灵的慧眼，略微收胸地点了点头。真不愧是女演员，她的体态举止中丝毫没有纳奥米那样粗俗之处。

纳奥米的所作所为粗鲁不堪，已经逾越了活泼的界线，说话口气也总是气乎乎的，缺少女性的温柔，动辄变得很庸俗。总之，她是一头野兽，与之相比，绮罗子则象一件贵重物品，经过小心翼翼地、神经质般地琢磨，极尽人工之能事，举止言谈顾盼、一举手、一投足，都很高雅。比如，她

走到桌子旁边握住果汁鸡尾酒的杯子时，我看到她的手腕非常纤细，弱不禁风的细腕几乎承受不住那沉甸甸垂下来的衣袖的重量。她们两人放在桌子上的四只手，我不知来来去去看了多少遍，那皮肤的细腻与色泽的娇媚分不清孰优孰劣，然而脸庞的模样儿却大相径庭。如果纳奥米是玛丽·皮克弗多，是个美国女孩子的话，那么绮罗子则是意大利、法兰西一带的幽艳的美人，娴静中略具媚色。

两人即便是同一种花，纳奥米是野花，绮罗子则开在室内。看她那端庄圆脸儿上的小鼻子，多么清秀挺直！尚若不是名工巧匠制作的偶人，哪怕婴儿的鼻子也不会如此精致。最后注意到的是牙齿，纳奥米平时为自己一排漂亮的牙齿而得意。绮罗子那可爱的小嘴就如把一个鲜红的瓜分成两半一样，里面整整齐齐地长着两排种子，颗颗都是清一色的珍珠。

在我感到自卑的同时，纳奥米肯定也感到自卑。自从绮罗子入座以后，纳奥米一反刚才的傲慢态度，非但没有冷嘲热讽，反而一言不发，使在座的人都很扫兴。然而，她是个不肯认输的人，更何况是自己说"把绮罗子叫来"的，不久她好象又恢复了平时那种顽皮的神态。

"阿浜，别不吭声，说点什么吧。请问那个，绮罗子小姐，您什么时候同阿浜成为朋友的？"谈话便这样慢慢地开始了。

"我？"绮罗子说着，一双清澈的眼睛顿时明亮起来，"就是最近几天呀。"

"我，"纳奥米也学着对方说"我"时的腔调，"刚才看了，您跳得真好呀。下功夫学过吧？"

"不是的，我，跳是很早就跳过，可是总也跳不好，因为我太笨……"

"哎呀，瞧您说的！喂，阿浜，你觉得怎么样？"

"当然不错啦，因为绮罗子小姐在女演员培训班里正式学过。"

"看您，怎么能这样说……"绮罗子说着，现出一副羞答答的神态，低垂下头。

"您确实跳得好呀。据我所见，男的跳的最好的是阿浜，女的是绮罗子小姐……"

"这……"

"干什么呢？是舞技评比会吗？男人中跳得最棒的，无论怎么说不该是我吗？"这时，熊谷说着话带着"粉红色洋装"插了进来。

据熊谷介绍，这位"粉红色洋装"名叫井上菊子，是家住青山的一位实业家的小姐，年纪二十五六岁，已经超过婚龄期了——事后听说，二三年前她曾出嫁，但是因为她过于喜欢跳舞，最近离了婚。她在晚礼服下故意露出肩头与手臂，大概是为了卖弄丰腴冶艳的肉体美，然而这种打扮在对面的人看来，远说不上丰腴冶艳，倒象是个体形肥胖的半老徐娘。本来她这样丰满的体形应该比体格瘦弱的人更适合穿西服，不过无论怎么说最糟糕的是她那脸型。这副模样儿远不宜穿西服，就如把日本偶人的头移到西洋偶人脖子上一样。如果就保持这样那还算好，然而她拚命想缩短这一距离，到处都进行了过分的加工，反而糟蹋了仅有的那点姿色。仔细一看，果真不假，她的真眉毛确实藏在裹头巾下面，眼睛上面那一条眉毛分明是假的，然后是眼圈处涂的蓝色，脸

颊上的胭脂，画的黑痣，嘴唇的线条，鼻子的线条，几乎整个脸部都打扮得很不自然。

“阿熊，你讨厌猴子吗？”纳奥米突然说出这种话来。

“猴子？”熊谷忍住笑说：“怎么啦？你问什么怪问题嘛。”

“我家里养着两只猴子哟。要是你喜欢，我就分给你一只。怎么样？你不喜欢猴子吗？”

“哎呀，您养着猴子吗？”菊子一本正经地问道。纳奥米越发得意忘形，眼睛中闪着狡黠的光说：“对呀，养着的。菊子小姐喜欢猴子？”

“我，什么动物都喜欢呀，狗呀、猫呀……。”

“那么也喜欢猴子？”

“嗯，也喜欢。”

这一问一答太滑稽了，熊谷把脸转向侧面，抱着肚子；浜田用手绢捂住嘴吃吃笑着；绮罗子似乎也有所感觉，独自微笑着。然而，菊子看起来是个老实人，并没发现自己在被人嘲弄。

“哼，那家伙真是个十足的傻瓜！大概脑子不好用吧。”不久，第八场一步舞开始，熊谷和菊子到舞场上去了，纳奥米措词不雅地这样说道，也不避讳绮罗子在座，“喏，绮罗子小姐，您怎么认为？”

“哦，您指什么？”

“您看，那一位使人感到象只猴子吧？所以我故意说起猴子给她听的。”

“哦？”

"大家都那么笑，她却没发觉，真是个大傻瓜呀！"

绮罗子用半为惊讶、半为轻蔑的目光窥视着纳奥米，始终只说一个字——"哦"。

十一

"喂，让治，是一步舞啦。你来，我跟你跳。"纳奥米说，这样我才终于有幸与她一起跳舞。尽管我生性腼腆，然而此时此刻要把平时学习的内容实际演练一番，尤其舞伴又是可爱的纳奥米，所以绝不会不高兴的。即便我跳得很糟糕，甚至会成为人们的笑柄，然而这种糟糕却可以把纳奥米反衬得极其引人注目，这正是我的真意。而且我还有一种奇怪的虚荣心，就是想让人们评论说："看起来他象是她的丈夫。"换句话说，我想骄傲地给他们看看："这个女子是我的宝贝。怎么样？你们看看我的宝贝吧！"一想到此，我有些不好意思，同时却又感到非常痛快，仿佛我迄今为她付出的牺牲和辛劳，一下子得到了报偿。

看她刚才的样子，今晚似乎不想跟我跳的，大概在我学得更好一些之前不愿和我跳，不愿就不愿，在那之前我也不会提出要求的。正当我极度灰心的时候，她过来说"我跟你跳"，这句话真不知令我多么高兴！

我还记得有如害了热病一般兴奋地握住纳奥米的手，踏出了第一步，以后的事情便恍惚不清了。而且越是恍惚，就越听不到音乐，步子也乱七八糟，眼前一片模糊，心潮激荡不已，同吉村乐器店二楼上跟着留声机学跳舞相比，这儿完全是两个天地。在这人潮的大海中行船，何时应该进退，完全摸不着头脑。

“让治，你发什么抖吗？慌里慌张可不行哟。”纳奥米始终在我耳边这样喝斥着。

“你看，你看，又滑了一下？因为你转得太快了嘛！再稳一点！我说你再稳一点！”让她这样一说，我越发昏头昏脑了。特别是那地板，为了今晚的舞会打了不少的蜡，一不小心错把这儿当成学舞的那地方，马上就滑了一下。

“看看，叫你不要抬肩嘛！肩再低一点，低一点！”纳奥米这样说着，甩掉我拚命握紧的手，时常恶狠狠地按住我的肩膀，“嗤！你的手握那么紧干什么嘛！简直是贴在我身上，挤得我跳不成呀！……看，肩膀又来啦！”

就这么样，好象我别无它事，完全是为了挨她训斥而跳舞的，甚至连她唠唠叨叨说的话，我也没听在耳里。

“让治，我不跳啦！”说着，不一会儿纳奥米就生气地甩下我，快步回到座位上去，尽管人们欢声叫着再来一遍。

“啊，真没想到，跟让治一块儿根本跳不成，你在家里再学学吧！”

浜田和绮罗子来了，熊谷来了，菊子也来了，桌子四周热闹起来，而我却沉浸在幻灭的悲哀之中，只是默默地成为纳奥米嘲弄的对象。

“哈哈哈，让你这么一说，胆小的人不是更跳不成了吗？好啦，你什么也别说，就跟他跳嘛。”

熊谷的这句话又使我大为恼火。“跟他跳”，这是什么话！把我当成什么啦？这个黄口小儿！

“哪里话，并不象纳奥米说的那么差嘛。更糟的人不是多得很吗？”浜田说，“怎么样，绮罗子小姐，下次狐步舞，你同河合先生跳跳吗？”

“唔，请吧……”

绮罗子点点头，依然表现出女演员特有的娇媚。我则慌忙摆手，甚至有些滑稽地、不知所措地说：“哎呀，不行，不行！”

“怎么会不行呢！象你那样客气才不行哟！对吧，绮罗子小姐？”

“嗯……真的请您……”

“哎呀，不行，实在不行，等我学好了以后再跟您跳吧。”

“让你跳，你就跳好啦！”纳奥米命令式地对我说，好象这对我是天大的面子一般，“你不能光和我一人跳嘛，喂，狐步舞开始啦，你去吧！跳舞还是要多换舞伴！”

“Will you dance with me? ①”这时传来这句话。原来是刚才和菊子跳舞的那个外国人径直走到纳奥米身边。他身材颀长，岁数不大，象女人一样在没有男子气概的脸上涂了一层白粉。他在纳奥米面前躬着身，后背弯成圆形，笑嘻嘻地嘴里哇啦哇啦很快地说着什么，也许是在说着什么奉承话。我只听懂了他用厚颜无耻的腔调说着“求求您啦”。纳奥米也很难为情，脸上象块红布，然而她却不生气，笑眯眯的。谢绝她是想谢绝的，可是怎么说才能委婉地表达出来，紧要关头她那英语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因为纳奥米笑了，那外国人似乎把这看成是愿意的表示，便“喂，喂”地作出一副催促的样子，硬逼着要她回答。

“Yes……”她说着，很不情愿地站了起来，脸颊越发红了，象一团猛烈燃烧着的火。

---

①你愿和我跳个舞吗？

“哈哈哈，看这家伙那么厉害，可一碰上西洋人终于也软啦。”熊谷狂笑着说。

“西洋人脸皮厚，弄得人没办法嘛。我刚才也真的很窘呢。”菊子这么说道。

“那么，我请您跳一场。”因为绮罗子在等着，我处境尴尬，非要表个态不可。

不仅限于今日，严格地说除了纳奥米我眼中还没有别的女人。当然，看到美人自会感到她漂亮，然而越是漂亮，我越是认为那太遥远，手摸不到，只能远远地观赏。舒莱姆斯卡娅夫人那次是个例外，即便是那次，我所经历的恍惚的心境，大概也不是一般的情欲。要说是“情欲”，那大概是意境漂渺、难于捕捉的迷离梦境吧。而且对方是同我们相距甚远的外国人，是个舞蹈教师，因此同绮罗子相比，倒还令人轻松。绮罗子是日本人，是帝国剧院的女演员，尤其是还穿着耀眼夺目的服装。

然而出人意料，同绮罗子跳舞实在感到很轻松。她全身轻若流云，手之柔嫩，使人摸起来就如树叶的嫩芽。而且她能很好地体会我的节奏，尽管我这个舞伴很拙劣，她却象一匹有灵气的小马丝毫不乱地跟上我的舞步。这样一来就显得很轻松，这本身就令人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快感。我的心顿觉意气风发，我的脚自然而然地踏上了活泼的舞步，宛若坐上了旋转木马一般，一直迅速无碍地旋转下去。

“真痛快！痛快！这太不可思议，真有意思！”我不禁这样想道。

“哎呀，您跳得真好，一点儿也没什么难配合的嘛。”

……转、转、转！象水车一样旋转到最高潮时，绮罗子的声

音从我耳旁掠过……温柔的、轻微的、绮罗子特有的那种甜润润的声音……

“不，不是的。主要因为您跳得好呀。”

“不，您真的……”片刻之后，她又说，“今晚的乐队相当不错呀。”

“唔。”

“要是音乐不好，即便好容易跳起来，也没有情绪呢。”

我留心一看，绮罗子的红唇正好在我太阳穴的下方，她的横鬓触摸着我的面颊，看来这是她的习惯，刚才和阿浜也是这样。被她柔发触摸时的感觉……还有那不断流淌的悄声细语。

……对我来说，这是不曾想象过的达到极点的“女性的温柔”。我曾长期被纳奥米这匹悍马所践踏，而此刻她仿佛在用手亲切地抚摸我那被荆棘刺过的伤痕。

“我，很想拒绝他的，不过那西洋人没有朋友，要是不同情他，就太可怜啦。”不久回到桌旁来的纳奥米讪讪地辩解说。

第十六场的华尔滋结束以后大约已是十一点半了，然后还有几次加场。纳奥米说要是迟了就坐汽车回去，我好容易劝住她，开始向新桥方向走去，以便赶上最后一班电车。熊谷和浜田也领着女伴，一行人逶迤通过银座大街，把我们送到车站。大家的耳中似乎依然回响着爵士乐声，某个人一旦哼起一支旋律，一行男女便立即跟着唱起来。我不懂歌曲，但对他们的聪明，记性之好，以及那年轻、欢快的声音感到妒嫉。

“啦、啦、啦啦啦……”纳奥米踏着拍子走路，唱的调

子格外高，“阿浜，你喜欢哪支曲子？我最喜欢《商旅》啦。”

“啊，《商旅》！”菊子狂叫道，“真棒呀，那支曲子！”

“不过我……”这时绮罗子接过话头来，“觉得《耳语》也不错嘛，很适合跳舞……”

“《蝴蝶夫人》不是很好吗？我最喜欢这支曲子啦。”说着，浜田便立即用口哨吹起《蝴蝶夫人》的旋律。

在车站剪票口处同他们分了手，我们站在冬夜寒风凛冽的站台上等车的时候，我和纳奥米都没开口说话。可称之为“欢乐之后的怅惘”占据着我的心，然而纳奥米肯定没有这种感觉。

“今晚很有意思吧？过几天我们再去一次好吗？”她开口说道。我作出一副毫无兴趣的神情，只“唔”了一声。

这是什么？这就是舞会？我们欺骗父母，夫妇之间又哭又笑、几次吵架，其结果我所享受的舞会竟是如此无聊的玩艺儿？他们不是一群令人厌恶的喜好虚荣、奉迎拍马、妄自尊大的家伙吗？

既然如此，我为什么来了？想向那些家伙们炫耀纳奥米？这么说，我也是个贪图虚荣的东西！再说我如此引以为荣的宝贝儿究竟如何！

“怎么样？你带这个女人出去走走，世上人果真如你想象的那样大为吃惊吗？”我不能不以自嘲的心情对自己的心这样说，“你，你，只有你才是不知深浅呢。不错，对你来说这个女人是个世界第一的宝贝，然而把这个宝贝拿到盛大的舞台上去，结果如何？他们是一群喜好虚荣、妄自尊大的

人！你说得倒轻巧，这个女人难道不是那伙人的代表吗？自以为了不起，乱说别人的坏话，最令旁观者讨厌的，你究竟认为是谁呢？让西洋人错当成妓女，而且连一句简单的英语也说不出来，慌里慌张当了人家舞伴的，似乎不只是菊子小姐一个人嘛。另外，她那粗鲁的说话方式成何体统！她以女士自居，然而那种谈吐却使人听不下去，菊子小姐和绮罗子要检点得多！”

这种不愉快的、不知是悔恨还是失望、无法形容的厌恶心情，这天晚上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在电车里我也故意坐在对面一侧，打算再一次仔细看看自己面前的纳奥米这个尤物。她究竟哪儿好，竟使我如此迷恋她？那个鼻子？那双眼睛？我这样一盘算，平时对我充满魅力的那张脸，今晚不由令人觉得它实在平庸，毫无吸引力，真是不可思议。我眼前朦胧浮现出自己第一次见到她时——在那个钻石咖啡馆里时的纳奥米的模样儿。不过，同现在相比，那时的她要好得多，天真烂漫、清纯无暇，有些腼腆、忧郁，同现在这位粗俗、骄傲的女人全无相似之处。我迷恋的是那时的纳奥米，那种惯性一直延续到今天，仔细一想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这个女人已经变成了令人无法忍受的、非常讨厌的东西。看她那副装腔作势坐着的样子，简直象在说“聪明的女人就是我”；看她那副傲然的面孔，好象在说“天下第一的美人就是我”，“没有比我更洋气、时髦的女人啦”。她却连简单的英语都不会说，甚至连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也分不清，别人大概不知道这一点，只有我自己一清二楚。

我暗自在心里这样破口大骂着。她稍稍挺起身子，脸仰

向上方，所以从我的座位上刚好看到那蒜头鼻子的黑乎乎的鼻孔。那是她引以为荣的最洋气的地方，而且鼻孔左右两侧还有厚厚的鼻翼肉。细想起来，这对鼻孔同我朝夕相处、最为熟悉。每天晚上我抱住她时，常从这一角度窥见这对鼻孔，象前几天那样给她擤鼻涕，抚摸鼻翼四周，有时还把我的鼻子同她的鼻子如楔子般交错在一处。所以这个鼻子——这个附着在女人脸部中央的小肉块——简直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绝不能认为是身外之物。但是怀着这种感情再仔细一看，它越发变得肮脏可憎起来。经常在肚子饿的时候拚命大嚼一些粗糙的食物，随着肚子渐饱，突然发现刚才狼吞虎咽下的食物非常难吃，心中顿觉作呕欲吐——说起来，我的心情与此相似。一想到今天晚上仍然要脸对脸地与她睡觉，还要同这个鼻子打交道，便感到有些厌腻、倒胃口，真想说句“您这道佳肴早让我领教够了”。

“这也是父母的惩罚。欺骗父母还想得到好结果，根本不会有好事的！”我这样思忖着。

然而，如果读者据此推测我已对纳奥米彻底厌倦，那就错啦。并非如此，迄今我并没有这种感觉。那仅是我一时的念头。回到大森家中只剩我们两人的时候，电车里的那种“饱腹”之感渐渐烟消云散，纳奥米的所有地方——无论是眼睛、鼻子，还是手和脚，都又开始充满了蛊惑力，而且每一处对我来说都是品尝不尽的美味上品。

此后，我一直陪纳奥米去跳舞，每一次她的缺点都使我腻烦，归途中我心情一定不愉快。然而这种情绪总是不能持续很久，我对她的爱憎之心就如猫眼一般，一个晚上要变好几次。

十　二

浜田、熊谷以及他们的朋友，主要是舞会上结交的男青年们，渐渐开始频繁出入于安静的大森家中。

他们大多在傍晚我下班的时候来，然后大家一起打开留声机跳舞。纳奥米好客，又没有令人拘束的佣人和老人，特别是家中的画室很适宜跳舞，所以他们一直玩下去，忘记了钟点。开始时他们还客气些，到吃饭时便要回去，纳奥米却硬是阻止说："等等！为什么要回嘛！吃过饭走吧！"

最后，他们一来就要吃我这"大森店"的西餐，晚饭在此饱餐一顿已成定例。

潮乎乎的梅雨季节的一天晚上，浜田和熊谷来玩，一直聊到十一点多，外面是狂风骤雨，雨点噼噼地打在玻璃窗上，两人嘴里喊着"回去吧"，却一时犹豫不定。

"算啦，天气这么糟，看样子等一会也回不去，今晚就住这吧。"纳奥米突然张口说，"怎么样？住一晚也没关系嘛。阿熊当然同意啰？"

"唔，我怎么都行……浜田要回我也回。"

"阿浜也可以的。对吧，阿浜？"说着，纳奥米窥探着我的脸色，"没关系的，阿浜，用不着客气嘛。要是冬天也许被褥不够用，现在这种时候，四个人也可以将就啦。而且明天是星期天，让治不上班，睡到几点起也没关系。"

"怎么样？住下吧。这雨下得真不小。"我也无可奈何

地劝说道。

"好啦，就这么办吧。明天让我们再玩点什么吧。对，对，晚上可以去花月园嘛。"

结果两人决定住下了。

"可是蚊帐怎么办？"我说。

"因为蚊帐只有一顶，大家一块儿睡好啦。这倒怪有意思的。"纳奥米说。她欢天喜地的，就象学生要出去旅行学习，也许是因为这种事对她来说太希罕了。

这件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本想把蚊帐给他们两人用，我和纳奥米点着蚊香在画室的沙发上也可以忍受到天亮，根本没预料到要四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睡。但是，纳奥米愿意如此，我又不能对那两人表现出不悦的神情……，跟从前一样，在我还磨蹭不定的时候，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已经决定了。

"喂，我要铺被褥啦，你们三人都来帮忙。"她竟先发号施令起来，同时爬上屋顶下那间九平方米的房间里去。

被褥怎么铺呢？蚊帐太小，不能把四人的枕头一溜儿排开，所以就三个人成一排，另一人与此成直角。

"怎么样，这不是挺好吗？你们三个男的排成一排睡，我自己一个人睡。"纳奥米说。

"看，这可够糟糕的。"蚊帐吊起来后，熊谷透视着里边说，"这一来可真象个猪圈啦，大家乱糟糟挤成一团。"

"挤成一团有什么不好？别说废话啦。"

"哼，给人家里添麻烦还不算……"

"那当然啰，反正今晚真的睡不着。"

"咱可是睡觉时要呼噜的。"

熊谷砰地在地上跺了一脚，没脱衣服就径自钻了进去。

“你想睡我也不让你睡呀。阿浜，让阿熊睡下可不行哟。他要睡，我就胳肢他。”

“啊，真热！这样根本睡不着嘛。”

熊谷躺在中间的褥子上，弓起身子，拱着膝盖。他右面是刚才穿西服的浜田，现只穿一条裤子和衬衣，削瘦的身子仰面朝上，肚子凹瘪着，一只手搁在额头上，好象在静听屋外的雨声，另一只手啪哒啪哒扇着团扇，那声音越发使人感到闷热。

“而且怎么说呢，我嘛，有女人在旁边，我好象怎么也睡不好。”

“我是男人，不是女人呀。阿浜不是也说过我不象女人嘛。”

纳奥米正在蚊帐外微暗的地方换睡衣，可以清楚看到她那雪白的后背。

“这个嘛，说是说过，可是……”

“……睡在身边，还觉得是女人啰？”

“唔，是呀。”

“那么，阿熊呢？”

“我无所谓。我根本没把你算作女人嘛。”

“不是女人是什么？”

“这个嘛……，你是一只海豹。”

“哈哈哈，海豹与猴子，哪个好？”

“我呀，哪个都不要。”熊谷故意发出睡意朦胧的声音。我睡在熊谷左边，一声不响地听着他们三人絮絮叨叨地说话。纳奥米一进蚊帐睡下，必须把头对着我或浜田中的一

个人，我心里一直惦记此事，因为纳奥米把枕头扔在一个暧昧的位置上，谁也不靠。我暗自思忖，是不是刚才铺被褥时，她故意这样做，以便等一会可以随便放置呢？纳奥米换上桃色绉绸的睡裙，片刻之后走进蚊帐，直挺挺站着说：“关灯吗？”

“唔，关吧……”这是熊谷的声音。

“那我就关啦……”

“啊，好疼！”熊谷叫起来，说时迟那时快，纳奥米冷不防跳上他的胸部，把他身体作踏台，从蚊帐里伸手叭地关掉了灯。

屋里暗了下来，不过外面电线杆上的路灯光线照在玻璃窗上，所以屋里微微有些亮光，可以看清彼此的脸和衣服。纳奥米跨过熊谷的头，跳落在自己的褥子上，跳起的一刹那间，她睡裙的下摆飘散开来拍打在我的鼻子上。

“阿熊，吸支烟吗？”纳奥米并不想马上睡，她象男人那样叉开双腿坐在枕头上，从上面俯视着阿熊说，“喂，脸朝着我嘛！”

“真混蛋！看来是存心不让我睡啦。”

“嘻嘻，喂！脸朝着我，不然我可要治你啦。”

“啊，疼！停手，停手，我让你停手！我是个人，不能对我好些吗？把人当踏台又踢又踩，再结实也受不了呀。”

“嘻嘻嘻……”

我看着蚊帐顶部，没有看着他们，好象是纳奥米用脚尖使劲压住熊谷的头了。

“真没办法。”说着，一会儿熊谷翻了个身。

“阿熊，你起来了？”这是阿浜的声音。

“啊，起来啦。受到严重迫害了嘛。”

“阿浜，你也把脸转过来，不然我也迫害你啦。”

浜田接着翻了个身，好象趴着。

同时熊谷在衣袖里找火柴，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接着擦着了火柴，我眼前一阵明亮。

“让治，你也朝向我吧？你一个人在干什么！”

“唔，唔……”

“怎么？困啦？”

“唔，唔……有点迷迷糊糊……”

“嘻嘻，说得倒好听，你不是故意装睡吗？对吧，不是吗？你心里不是正急得七上八下的吗？”我被她说中了要害，尽管闭着眼睛，却感到脸上热辣辣地发烧。

“我不要紧的，只是这么闹着玩玩 你放心睡吧……如果真的放心不下，你就把脸对着我吧。用不着硬着头皮充好汉……”

“他也想受你的迫害吧。”熊谷说着，点好烟后，嘴里“丝”的一声吸了一口。

“讨厌！迫害他这样的人，没有一点作用 我每天都这么干呢。”

“你们可是如胶似漆呀。”浜田说。其实他言不由衷，这只是对我说的一种奉承话而已。

“喂，让治，话说回来，你要想受迫害的话，我就给你来一下吧。”

“不，我早受够了。”

“你要够了，那就转过脸来看着我。只你一人不跟我们玩，象什么话嘛。”

我咕噜一下转过身来，把下巴放在枕头上，结果看到纳奥米抬起双膝，两腿成八字形张开，一只脚放在浜田的鼻尖处，另一只脚放在我的鼻尖处，而熊谷却把头伸进八字当中，悠然吹着敷岛小调。

“让治，这种景象怎么样？”

“唔……”

“你唔什么，说话嘛。”

“真吓人，你简直是只海豹。”

“对，我就是海豹，现在海豹正在冰上休息。前面躺着的也是海豹，是三头雄海豹。”

葱绿色的蚊帐垂到头上，有如低垂密布的彤云……暗夜中可以看到披散着的长长黑发中有一张白脸……不大整洁的睡裙下四处显露出胸部、手臂和肥胖的小腿……。这副模样儿是纳奥米平时藉以诱惑我的姿势之一。她一旦作出这种姿势，我不由得就会变成一头被诱饵引诱的野兽。微暗中我明显感到，纳奥米照例作出那种引诱的表情，微笑着用不怀好意的眼神一直在俯视着我。

“你说什么吓人，那是撒谎。明明我一穿上睡裙，你就忍不住了，今晚大家都在，所以你才忍耐着。对吧？让治，我说中了吧？”

“别说蠢话！”

“嘻嘻，你要是那么紧张，我就来降伏你吧。”

“喂，喂，稍微安静点嘛，这种事请你明晚再来吧。”

“同意！”浜田也跟在熊谷后边说，“希望你今晚对大家一视同仁。”

“我难道不是一视同仁吗？为了不让人埋怨，我这只脚

对着阿浜，这只脚对着让治……”

“那我怎么样啊？”

“阿熊，你最占便宜啦。离我最近，还把头伸到这块地方来。”

“我荣幸之至呀。”

“就是嘛，我最优待你啦。”

“不过你总不能一夜都不睡吧？你睡的时候到底怎么办呢？”

“是啊，这可怎么办呢？头朝谁好？是朝阿浜，还是朝让治呢？”

“把头朝向哪边也不成为特别问题嘛。”

“不，不是的。你阿熊在当中没有关系，对我阿浜来说这就成了问题啦。”

“是吗？阿浜，把头朝着你那边吧。”

“所以我说这是问题嘛。她把头朝着我，我也担心，要是朝向河合兄那边，我也还是有些放心不下……”

“再加上她睡相不好，”熊谷又插嘴说，“一不留心，对着脚的人也许半夜里就被踢跑呢。”

“是吗？河合兄，她睡相真的不好吗？”

“是呀，不好。而且不是一般的不好。”

“喂，浜田！”

“什么？”

“睡迷糊时，也许会舔舔脚后跟吧。”熊谷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舔脚有什么不好？让治一直都舔着呢。他说脚甚至比脸都可爱。”

“那是一种拜物教吧。”

“事实就是这样嘛。让治，对吧？是这样吧？你真的很喜欢我的脚吧？”

然后纳奥米说声“不公平不行”，就一会儿把脚对着我，一会儿对着浜田，每隔五分钟换一次，一直在褥子上到处爬来爬去的。

“喂，这次该阿浜挨着脚啦。”纳奥米说着躺在褥子上象圆规似地团团旋转起来，有时还就势抬起双脚踢着蚊帐顶部，还把枕头叭地从一端扔到另一端。本来褥子的一半就露在蚊帐外面，如今这只海豹闹得天翻地复，弄得蚊帐的四边都翻卷起来，几只蚊子飞了进来。“这可不行，蚊子厉害。”熊谷说着一下子站起身来，开始赶蚊子。不知谁踩住蚊帐把吊带弄断了，蚊帐落下来时，纳奥米折腾得更凶。修好吊带，把蚊帐重新挂起，又费去不少时间。待到这种吵闹终于有所收敛时，才发现东方已经发白了。

风声、雨声、睡在身旁的熊谷的鼾声……我听着这些声音，终于迷糊起来，可马上又睁开了眼睛。毕竟这个房间两人睡都嫌窄小，加之充满了纳奥米身上和衣服上甜腻的香气和汗味儿，有如发了酵一般。况且今晚又多增加了两条大汉，更令人闷得难受，四壁密闭，又闷又热，几乎要窒息，就象要发生地震似的。熊谷时常翻身，汗涔涔的手和膝盖相互粘腻腻地挨在一处。再看纳奥米，她的枕头在我这边，可是枕头上却放着一只脚，另一条腿拱起膝盖，睡得很香，也许连她这位野丫头也累了。

“小纳奥米……”我嘴里说着，一边听着大家熟睡时发出的呼吸声，一边抚摸着我褥子下边的纳奥米的脚。啊，这

双脚，这双正在安睡的雪白而美丽的脚，它确实是属于我的。从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起，我就每天晚上把这双脚放入洗澡水中用肥皂洗。再看这双脚的皮肤多么柔嫩——从十五岁起，她的身体唰唰地长高了，可是只有这双脚好象根本不长，依然是那么小巧可爱。是的，这个姆趾跟当初一模一样，小趾的形状、圆润的脚后跟、厚实丰满的脚背，所有这些不是都同当初一模一样吗？……不知不觉地，我忍不住悄悄吻起那脚背来。

天亮以后，我又迷迷糊糊睡着了。不久，一阵哄笑声将我吵醒，睁眼一看，原来纳奥米把纸捻伸进了我的鼻孔中。

“怎么啦，让治？醒来了？”

“啊，已经几点啦？”

“已经十点半了。不过起来了也没事干，就一直睡到响午炮吧①。”

雨停了。这个星期日是晴天，碧空万里，而室内却仍散发着闷热的气息。

①午炮：自明治四年至昭和四年在旧江户城每日正午打的报时的空炮。

十　三

当时，我这种放荡的生活，想必公司里没有任何人知道。因为我在家和在公司的情况截然不同。当然，即使在办公的时候，纳奥米的影子也始终在脑海中闪现，但是并未到妨碍工作的程度，别人更不可能注意到。所以我一心认为：在同事们的眼里，大概还是把我看成个君子吧。

可是，有一天——那是一个还没有完全出梅、天色阴郁的夜晚。同事中有个名叫波川的技师，这次被公司派出国，当晚在筑地的精养轩开了欢送会。我参加欢送会只不过是照例走走形式敷衍一下，所以待聚餐结束，吃过饭后水果，大家陆续从饭厅转移到吸烟室，开始喝着饮料，热热闹闹聊天的时候，我站起身心想，这下好回家了吧。

“喂，河合，坐下来。”一个名叫S的男子不怀好意地笑着把我叫住了。他脸上微带醉意，和T、K与H等人占了一个沙发，要把我硬拽到他们中间。

“嗬，用不着这么快就逃跑嘛，是不是要去什么地方？还下着雨呢……”S说完，抬头望着茫然不知所措的我，又一次揶揄地笑了。

“不，不是这样……”

“那么，你是直接回家啰？”H说。

“啊，对不起，我失陪了。我住在大森，这种天气路不好走，不早些回去，就没有车了。”

“哈哈哈，你倒很会说话呀。”这回是T开了口，“喂，河合，你的秘密我们全掌握了。”

“什么？……”从T的话里难以判断这“秘密”意味着什么，我有些狼狈。

“真令人吃惊，我一直认为他是个君子，可是……”接着K似乎无限感慨地歪着脑袋说，“到底是社会发展了啊，连河合都要跳舞了嘛。”

“喂，河合，”S怕周围的人听见，把嘴凑近我耳边说，“那个，和你一起走的漂亮美人儿是谁？给我们介绍一下。”

“哪儿的话，什么介绍一下，她可不是那种女人。”

“可……，听说是帝国剧院的女演员呀。……哎？难道不对？还有风传说是电影演员，也有人说是混血儿。告诉我那女人的家。你不说可不让你回去。”

我明显地露出不快的神情，说不出话来。S对此却毫不觉察，一个劲儿地凑过来，一本正经地询问着：“喂，说真的，不跳舞叫不来那女人吗？”

当时我或许差一点儿就骂出“混蛋”来。原以为公司里大概还没有人注意，岂料不但被人发觉了，而且从博得“酒色之徒”这一大名的S的口气听来，那伙人不相信我们是夫妻，而认为纳奥米是那种可以叫到任何地方去的女人。

“混蛋！盯住别人的老婆，问‘能不能叫来陪客’，真是岂有此理！不许说这种无理的话！”面对难以忍受的侮辱，我自然拉下脸，就要说出以上的话喝斥他一顿。的确就在短短的一瞬间，我唰地变了脸。

“喂，河合、河合，告诉我吧，真的！”这伙人看准了

我好说话，便死乞白赖地缠着。H说着转向K，“呐，K，记得是你说从什么地方听来的吧。”

“我是听庆应的学生说的。”

“嗯？说什么来着？”

“我的一个亲戚，是个舞迷，经常出入舞厅，所以认识那个美人儿。”

“喂，叫什么名字？”T从一旁伸出脑袋问道。

“名字叫……嗯……，……是个奇怪的名字……，纳奥米，……大概是叫纳奥米吧。”

“纳奥米？我说嘛，果然是个混血儿吧。”说着，S用嘲讽的目光看着我的脸，“若是个混血儿，那就不是女演员啰。”

“听说是个很放荡女人，把庆应的学生一个个弄得神魂颠倒的。”

我的脸上一直挂着一丝痉挛似的淡淡的微笑，嘴角只是哆哆嗦嗦地颤抖。听到K说出这番话来，我觉得那丝淡淡的微笑象骤然间凝冻似地固定在脸上，而眼珠却猛地陷入眼窝深处。

“噢，噢，可以指望那家伙啦！”S可喜可贺地庆幸道。

“你的那个亲戚学生，是不是也和那女人有什么关系？”

“有没有可不知道，不过听说他的两三个朋友和她有关系。”

“算了，算了。河合要不放心了。——看哪，作出这种表情。”T这么一说，大家都抬头望着我笑起来。

“哪儿的话，让他担这么一点儿心也没有什么嘛。瞒着

我们独占那么个美人儿，可真不够意思。”

“哈哈哈，怎么样，河合，偶尔吃回醋也没关系吧。”

“哈哈哈……”

我哪儿还有生气的份儿，似乎连谁说了些什么都没有听到，只有哄然的笑声在耳际嗡嗡作响。这一瞬间，我感到不知所措了。怎样才能摆脱这种窘境呢？是该哭，还是该笑？可是，如果不小心说出了什么，那么不是又会遭到他们的嘲笑？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神情恍惚地跑出吸烟室。我脚不停点地飞奔着，一直来到泥泞的大街上，让冰冷的雨水浇在身上。就在这时还觉得后面似乎有什么追上来，于是我一个劲儿地向银座那边逃去。

与其说来到尾张町左面的另一处十字路口，由此向新桥方面走去，倒不如说我的脚并不受大脑约束、只是无意识地向那个方向移动而已。映入我眼帘的是被雨淋湿的马路上那闪烁的街灯，尽管这种坏天气，大街上的行人似乎还不少。啊，艺妓撑着雨伞走过，少女穿着法兰绒衣服走过，电车驶过，汽车开过……

……纳奥米是个很放荡的女人，把学生们弄得神魂颠倒？……怎么能有这种事？可能，的确可能。从纳奥米最近一段时间的表现来看，不让人这么想才怪呢。其实我自己也暗中牵挂着这件事，不过因为她身边的男朋友太多，反倒使我安下心来。纳奥米是个孩子，性格又开朗，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我是男人”，因此她只不过喜欢在身边聚集大批男子，和他们一起向孩子般地热闹一阵，寻开心而已。纵然她有什么企图，也绝不会瞒过众多人的眼睛。她绝不会……。就是这

个“绝不会”坏了事。

可是，这绝不会是事实，难道不是吗？虽然纳奥米变得傲慢了，但仍是个品格高尚的女子，这一点我很清楚。表面上虽不把我放在眼里，可没有忘记从十五岁起我对她的养育之恩。在枕边她曾多次流泪表示决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对她的话我深信不疑。那个K的话——或许是公司里的坏家伙为了要弄我？要真是这样就好了。……那个据称是K的亲戚的学生是谁？仅这个学生所知，就有两、三个人与她有关系？哪两三个？……是浜田？是熊谷？要说可疑，这两个人最值得怀疑。可是，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他俩不吵架呢？他们不分别来，而是一起来，和和睦睦地与纳奥米玩耍，这是出于一种什么心情呢？是不是想用这种手段来蒙蔽我呢？纳奥米干得很巧妙，他俩之间大概互不了解内情吧？不，这些且不说，首要问题是，纳奥米是否已经堕落到了这种地步？如果和那二人有关系，那么前些天晚上，怎么能厚颜无耻地挤在一起睡呢？假若果真是这样，她的行为不就比娼妇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吗？……

我不知不觉已经走过新桥，在芝口的大街上啪唧啪唧地踩着泥浆，径直地走到金杉桥了。那雨铺天盖地地倾泻下来，把我包了个严严实实。从伞上落下的雨滴淋湿了我穿着雨衣的肩头。啊，大家挤在一起睡的那天晚上也是这样的雨；在钻石咖啡店的桌边，第一次向纳奥米倾吐自己的真情的那天晚上，下的也还是这样的雨，虽说那是春天。我这样想着。今晚自己浑身淋得透湿地走在此处时，大森的家中或许已经有人来了，大概又要挤在一起睡觉了。我的脑海中突然闪现出这种疑虑，眼前清晰地浮现出画室的淫乱场面。纳

奥米被围在中间，浜田和熊谷不象样地坐在那儿，絮絮叨叨地聊天。

“好啊，容不得我磨磨蹭蹭了。”我这样想着，急忙向田町的停车场跑去。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等到第三分钟时，电车终于来了。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漫长的三分钟时间。

纳奥米、纳奥米！今晚为什么丢下她来了。纳奥米不在身边是不行的，这是最糟糕的事。——我觉得只要看到纳奥米的脸，这种焦虑的心情就会减弱几分。但愿听到她那爽朗的声音，见到她那天真无邪的眼睛，我的疑念便会消失。

就算是这样，可是如果她再提出大家挤在一起睡之类的要求，自己该怎么回答呢？今后对她、对接近她的浜田和熊谷以及其他不三不四的人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是否应该毅然决然地对她严加管教，哪怕惹她生气也好。这样做，她如果老老实实地服从也罢，如果反抗起来会怎么样呢？不，不可能有这样的事。若是对她说“今晚我受到公司里那帮家伙好一顿羞辱，所以你也要稍微约束一下自己的行动，不要让别人产生误解”。因为这不同于其它情况，想必她就是为了自己的名誉，也会听话的吧。倘若置名誉、误解都不顾的话，那么她确实值得怀疑了，K所说的便是事实。如果、……啊，如果发生了那种事……

我努力冷静地、尽量使自己安下心来想象着那最后的场面。如果搞清楚她是在欺骗我，我会饶恕她吗？说实话，没有她我连一天也无法活下去。她之所以堕落，当然我也负有一半责任。只要纳奥米老老实实地悔过自新，向我认错，我并不打算过份地责备她，况且也没有资格责备她。但使我担

心的是她的固执，尤其是对我，经常表现得很强硬，即使把证据摆在面前，会不会轻易认输呢？就算是一旦认了输会不会实际上没有丝毫悔改之心，把我不放在眼里，而三番五次地重蹈复辙呢？结果要是由于各执己见而闹到分手的下场呢？——这是我最害怕的事。说明确些，这个问题比起她的贞操来要使我伤脑筋得多。盘查她也好，监督她也好，事先必须定下应付这种局面的方针。如果我能豁出去，在听到“那我可就出去了”的时候，能够说出“走就走，随你的便”这句话，那就好了。……

不过我清楚，在这个问题上纳奥米也有同样的弱点。因为她只有和我在一起生活，才能尽情享受。一旦被赶出家门，除了那个寒酸的千束町的娘家，还有何处可以容身呢？既然如此，这回如果不当个真正的娼妇，大概再没有人会来捧她了。过去倒无所谓，如今娇生惯养，这对于她的虚荣心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的。或许她会说浜田或熊谷等会把她领去，可她也应该清楚，他们到底是学生，不可能使她得到我曾经让她享受过的荣华富贵。这样一想，倒觉得让她尝到享乐的滋味是件好事。

是啰，记得有一次学英语的时候，纳奥米把本子撕了。当时我气得叫她“滚蛋”，她不是认错了吗？那时她如果离我而去，我不知该有多么懊恼，可是她会比我更感困惑。她已经和我在一起，一旦离开我就完了，会重新落到社会的最底层，永远翻不过身。她对此无疑是相当恐惧的。即使是现在，其恐惧的程度和当初大概没有两样。现在纳奥米也有十九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点点懂事了，想必该更清楚地了解到这一点。就算如此，万一说出“我走”这句话来威

胁，也未必真会那么做吧。她总该明白，我会不会对这种显而易见的恐吓感到吃惊。……

在到达大森车站之前，我多少恢复了勇气。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我和纳奥米都不会分手。我相信，只有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

来到家门口一看，却完全出乎我那可憎的预想之外，画室里漆黑一片，看来没有一个客人，静悄悄的，只是阁楼那间九平方米的房间亮着灯。

“啊，一个人在看家呢——”我放下心来，不由得感到，这可太好了，我真幸福。

用钥匙打开锁着的大门，一进屋我就立即打开画室的电灯。看来房间里和当初一样零乱不整，不过却没有来过客人的痕迹。

“纳奥米、回来了……，我回来了……”说完，并没有听到应声，于是我登上楼梯一看，原来纳奥米一个人在这间九平方米的屋里铺好被褥，静静地睡着了。这对她来说倒也是常事，一旦觉得无聊寂寞时，便不管白天黑夜，什么时候都可以钻进被窝里看小说，经常是看着看着便安祥地入睡了。眼前这张天真无邪的熟睡的脸，使我越发安下心来。

“这个女人会欺骗我？怎么会有这种事？……就是这个安祥地睡在自己眼前的女人？……”

我怕惊动她，便悄悄地坐到枕边，屏着呼吸望着睡梦中的纳奥米。不知为什么，我想起孩提时听到的一个童话：从前，有只狐狸变成美女去蒙骗一个男子，可是当她睡觉的时候却现出原形，被揭去妖怪的画皮。纳奥米的睡相实在难看。睡衣完全被脱下，领子夹在两腿之间，撑着一只胳膊

肘，那只手象被压弯了的枝条一样放在袒露着乳房的胸脯上，另一只手臂以优美的姿势正巧伸到我坐下后的膝盖旁。她的头偏向那只伸出手臂的一边，看上去马上就要从枕头上滑下去似的。紧挨鼻尖的地方，掉下一本翻开着的书，是被她誉为"当今文坛最伟大的作家"有岛武郎的《该隐的末裔》这本小说。我的眼光在那本用西洋白纸草草装订起来的小说和纳奥米那雪白的酥胸上来回扫视着。

总的来说，纳奥米的皮肤有时看来发黄，有时看来显白。但是当她熟睡时，或是刚刚醒来时，肤色总是非常清亮，变得很洁净，仿佛在睡梦中身体里的油脂全部褪去了似的。一般说来，"夜晚"与"黑暗"是分不开的。然而我一想到"夜晚"，总是不由得想起纳奥米那雪白的肌肤。它不同于白昼间那种无所不在的光亮的"白色"，正因为它在肮脏、邋遢、满是污垢的被子里，也可以说是包在破烂中的"白色"，才格外使我心醉。我深情地望着望着，觉得她那在灯伞背后的胸部，仿佛是深蓝色水底之物，在渐渐清晰地浮上来。醒着的时候，她的表情是那么欢快，变化无穷，而现在却是一副神秘的样子。她忧郁地紧锁双眉，宛若一个被灌下苦药，勒紧脖子的人。然而我却非常欣赏她这种睡梦中的表情。"你一睡下，那表情就完全变了，就象作了恶梦似的。"我经常这样说。还常产生过这样的想法。这么看来，她死后面部的表情也肯定是美丽的。这女人若果真这般妖艳，纵令是只狐狸，我也情愿被她迷上。

我就这样默然地坐了三十分钟左右。她的手从灯伞背后伸出到亮处，手背朝下，手掌向上，松松地握着，宛若一朵初绽的鲜花，在手腕处，可以清楚地看到脉搏在静静地跳

动。

“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刚感到纳奥米那平静的呼吸声有些紊乱，她就睁开了眼睛。脸上还多少带着一点忧郁的表情。

“刚才，……回来一会儿了。”

“怎么不叫醒我？”

“叫了，可是你没醒，我就悄悄的让你去睡。”

“坐在这儿，干什么来着？——看我睡觉？”

“啊。”

“哼，怪人！”说着，她象孩子般天真地笑了，把伸着的手放在我的膝盖上。

“今晚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好没意思。以为会有人来，可是没有一个人来玩。……哎，小爸爸，还不睡？”

“睡就睡吧，不过……”

“算了，睡吧！……我没脱衣服睡的，到处都让蚊子咬了。你看，咬成这样！给我抓抓这儿！”

我遵命给她抓了一会儿胳膊和后背。

“啊，谢谢。简直痒得要命。——对不起，能不能把那件睡衣给我拿来替我穿上？”

我拿来睡袍，抱起伸展成个大字躺着的纳奥米。给她宽带换衣的时候，纳奥米故意象死人那样搭拉着手脚，作出精疲力尽的样子。

“挂上蚊帐。小爸爸，你也早些睡吧。”

十　四

当晚我们俩的私房话无须赘言。当纳奥米从我口中听到精养轩的那段话时，便破口大骂："哎哟，真无礼！多不知好歹的家伙！"然后附之一笑。总之当社会上对交际舞的意义正没有认识，只要男女手挽手跳舞，就会猜想他们之间或许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马上就有这种议论。对新潮抱有反感的新闻界又写些不可靠的消息加以中伤，所以谈到跳舞，一般人都认为是不健康的东西。因此我们必须有让人家去说三道四的精神准备。

"而且，除了你让治以外，我从来没有和别的男人单独在一起呆过。——喂，不是这样吗？"跳舞时也好，在家里玩也好，都是和我在一起。偶尔我不在，也没有一个客人的情况。即使来了一个人，只要说"今天家里也只有我一个人"，一般都会回避离开的。她没有那样不懂礼貌的男朋友。纳奥米接着又说，"尽管我任性，好事坏事我总分得清。如果想要欺骗你，也能骗得了，但是我决不做那种事。我真是光明正大的，没有一件事瞒着你。"

"这我知道。只是让别人议论那种事情，心里不舒服。"

"不舒服，你打算怎么办？打算今后不再去跳舞了吗？"

"再跳也不要紧，我是说最好小心一点儿，尽量不要让人误解。"

"我不正是如你所说，小心谨慎地与人交往吗？"

"所以我并没有误解嘛。"

"只要你让治先生没有产生误解，无论那帮家伙说什么，我都不怕。都是因为我粗暴、说话不中听，遭人忌恨……"

然后她又以一种伤感而娇嗔的语调反复向我述说着，只要我能信任她、爱她就足够了。自己的性格不象女孩，自然会和男孩子交上朋友；因为自己也喜欢男孩子的爽快劲儿，不过只是和他们一起玩玩而已，丝毫没有谈情说爱这类见不得人的想法。最后她又重复着老一套的话，什么"没有忘记从十五岁起养育我的恩情"，"把让治先生既当作父亲，又看作自己的丈夫"等，说着还潸潸地落下泪来。接着，又是让我替她拭泪，又是忙不迭地向我投来一个个亲吻。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这么长时间的交谈中，不知是故意，还是出于偶然，她竟没有提到浜田和熊谷的名字。说实话我原想说出这两个名字，观察一下她的反应，但终于没有机会说出来。当然，对她的话我也并非全都相信。不过我想，若要怀疑的话，对任何事情都可以怀疑，况且这已是过去的事了，没有必要硬去追根问底，今后多加注意和监督就是了。……尽管当初是打算采取更强硬的态度的，但不知不觉地却变成这样一种暧昧的态度。她一边流泪亲吻，一边啜泣着向我说着贴己话。我虽怀疑她说的是假话，但听着这种声音，却不由自主地越来越觉得此话当真。

这件事发生以后，我暗中留心纳奥米的举动，她似乎在一点点地、并不太做作地改变着以往的态度。虽说还是去跳舞，但不象以前那样频繁。即使去了，也不太跳，控制在恰到好处的程度。客人也不来打搅了。我下班回来，她总是一

个人在老老实实地看家，不是看小说，就是织毛线，要不就在静静地听留声机，或是在花坛种花。

“今天也是一个人看家？”

“嗯，就一个人，没有人来玩。”

“那你不觉得寂寞吗？”

“如果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独自一人的话，就无所谓寂寞了。我不在乎。”接着她又说，“我也喜欢热闹，不过也不讨厌寂寞。我小时候根本没有朋友，总是一个人玩呢。”

“啊，说来也是。你在钻石咖啡店的时候，也不太和同伴们说话，甚至有些忧郁呢。”

“嗯，是的，看起来我象个轻佻的姑娘，其实性格是忧郁的。——忧郁不好吗？”

“老实是好事，不过忧郁起来可就糟啦。”

“你是说还不如前一阵那样荒唐倒还好些？”

“我可不知道能好多少？”

“我变成好孩子了吧？”说着她突然扑上来，两手紧紧搂住我的脖子，狂热地吻着我，憋得我眼冒金花，几乎喘不过气来。

“怎么样？好一阵子没去跳舞了，今晚去看看吗？”即使由我提出邀请，她也还是闷闷不乐含糊其辞地说：“怎么都行——如果你想去的话，——”有时她也说，“还不如去看电影呢。今晚我没心思去跳舞。”

四、五年前那种纯真快乐的日子又回到我们俩身边。我和纳奥米每天晚上去浅草看电影什么的，回家的路上找个饭馆，一边吃着饭一边谈起过去这样那样值得怀恋的往事，沉湎在回忆之中。“你个子矮，就坐在帝国馆的横栏上，抓着

我的肩膀看电影。”我一说，纳奥米也开口道：“你第一次来咖啡馆时，绷着脸不作声，从远处一个劲儿地盯着我的脸，真可怕。小爸爸，我倒想起来了，这阵子你不替我洗澡。那时不是经常给我洗吗？”

“哦，是的、是的。原来还有过这种事。”

“什么原来有过！再不给我洗了吗？是不是因为我长得这么大了，不愿给我洗？”

“怎么会不愿意呢，现在也想给你洗。说实话，我是故意回避这样做的。”

“是吗？那就给我洗吧，我又要变成小宝贝了。”

这次谈话以后，正巧到了可以淋浴的季节。我重新把扔在贮藏室角落里的西式浴缸搬到画室，为她洗起身子来。四年以前曾经称她作“大宝贝”，而今天的纳奥米变得高大丰满，躺在浴缸一看，已经完全长大成人了。她那散开的秀发似乌云一般，膨松而浓密；每个关节上的肌肉丰满，呈现出一个个肉窝；而且她的肩膀更显得浑圆丰腴；胸和臀部越发富于弹性，曲线突出；优雅的两腿似乎越来越长了。

“让治，我的个子是不是长高了一点儿？”

“啊，是长高了。这会儿好象和我差不多高了。”

“我就要超过你了。前几天量了一下体重，我是五十三公斤啦。”

“真想不到，我最多也不到六十公斤呀。”

“那你比我还重？你可是个子矮呀。”

“当然要重啦，男人再矮骨头粗壮嘛。”

“那你现在还敢不敢当马驮我？——刚来的时候，不是经常这样玩吗。你瞧，我骑在背上，用布手巾当缰绳，吆喝

着，驾、驾、笃、笃，在屋子里转，——”

“嗯，那时轻嘛，大概只有四十五公斤吧。”

“现在你可就会被压垮啰。”

“哪会被压垮呢，你要不信，骑上试试。”

俩人开玩笑的结果，又象以前那样玩起骑马的游戏来。

“嘿，我当马了。”说着，我四脚着地，纳奥米以她那五十三公斤的重量一下子压在我身上，让我咬着布手巾缰绳。

“咳，这小马怎么东摇西晃的！打起精神来！驾、驾、笃、笃！”她一边吆喝，一边起劲地用脚夹着我的腹部，两手使劲揪着缰绳。我拼命鼓足力气撑着，不让她把我压垮，满身大汗地在房间里转着。直到把我搞得精疲力尽，她才结束了这场恶作剧。

“让治，好久没去镰仓了，今年夏天不去吗？”八月的一天，她说道，“我只去过那一次，想再去一次。”

“不错，说起来，自那以后就再没去过了。”

“是呀，所以今年去镰仓吧，对我们来说，那不是个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吗？”

听了纳奥米的话，我是何等高兴啊。正如她所说，我们的蜜月旅行？——说起来也是，蜜月旅行去的就是镰仓。

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地方能象镰仓那样值得纪念了。自那以后，每年都出去避暑，把镰仓忘得一干二净。然而纳奥米提起了它，这可真是一个好想法。

“去，一定去！”我立刻答应了。

一商定好，就匆匆向公司请了十天假，锁上大森的房子，两个人于月初去了镰仓，租了一个名叫植惣的花匠的客

房。此房与主房有段距离，位于从长谷大街通往皇室别墅的路上。

起初，我曾打算这次绝不再住金波楼，想在稍微舒服些的旅馆下榻，但没想到会租房间住。这是因为纳奥米带来了这个花匠有间独立客房的消息。她说："我从杉崎女士处打听到一处非常合适的地方。"据她的意思，住旅馆一不经济，二要顾忌到左邻右舍，所以最好是能租房子住。正好杉崎女士的一个亲戚是东洋石油公司的董事，他租了一所房子但没去住，说是能让给我们，这不就更好了？这位董事说好以五百元租下六、七、八、三个月，他住到了七月底，说是镰仓已经呆腻了，如果有人想租去，无论是谁，他都愿意借。若是杉崎女士介绍的，房租什么的都无所谓……

"啊，就这么办吧，再没有这么好的事了。这样一来也不用花钱，可以住到这个月底。"纳奥米说。

"不过，我要上班，可不能玩那么久哟。"

"要是去镰仓的话，不是每天都可以坐火车去吗？哎，你不愿意？"

"可是，那地方你是否满意？如果不去看看……"

"好，我明天就去看。如果中我的意，就可以定下来？"

"定是可以定下来，不过白住房子我心里可过意不去，这一点事先一定要说好……"

"这我知道。你大概很忙，如果同意的话，我去杉崎先生那里，请他们收下钱。看样子100、150元是一定要付的。……"

纳奥米就按这个调子一个人很快地操办着。房租最后谈成是100元。付款手续也由她完全办妥了。

对这房子我曾不放心，但是到那儿一看，却比预料的要好。虽说是出租的房子，但与主房不相连，是一栋平房。除了两间十六平米和九平米的屋子，还有门道、浴室和厨房，进出口也是分开的，院子外面就是大马路，也用不着和花匠的家人见面。由此看来，的确象是在此建起过两口之家的新家庭。我悠然自得地在地道的日本式新铺席上坐下来，面对长大盆盘起腿。我有好久没有这样自在过了。

“哎，这太好了，心情非常舒畅呀。”

“这所房子好吧？和大森比哪个好？”

“这儿要舒坦多了。这样的话，要多久我似乎都能住下去。”

“你看看，所以我说就选这个地方嘛。”纳奥米得意地说。

有一天——大概是来到这里后的第三天，我们中午就去游泳，游了一个小时左右，两个人便躺在沙滩上。

“纳奥米小姐！”我们头上突然有人在喊。定睛一看，原来是熊谷。看来他刚刚上岸，湿漉漉的游泳裤贴在身上，海水顺着他那满是长长汗毛的小腿吧嗒吧嗒地滴下来。

“哎哟，阿熊，你什么时候来的？”

“今天来的呀。——我想准是你，果然没错儿。”说着，熊谷向海上扬起手喊着：“喂——！”

海上也有人应声：“喂——”

“在那边游泳的是谁？”

“是浜田呀。——浜田、阿关、中村和我，我们四个人今天来的。”

“哎哟，那可就要热闹了。在哪个旅店住？”

“哪儿的话，还没有这么高的兴致。天气太热，没有办法，打算当天就回去的。”熊谷和纳奥米正说着，浜田也上来了。

“哎哟，好久没见！久疏问候，——怎么样，河合先生，最近干脆就没去舞会吧。”

“哪儿的话呀，是因为纳奥米说去腻了。”

“是吗，岂有此理。——你们几时来这里的？”

“就在两、三天前，租了长谷一个花匠的独院房子。”

“那真是处好地方。靠杉崎先生帮忙，约好租到这月底。”

“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呀。”熊谷说。

“那么，你们目前就住在这儿吗？”滨田说，“不过，镰仓也有舞会呀。其实今晚海滨饭店就开舞会。我正想着如果有舞伴儿就去呢。”

“我可不愿去。”纳奥米非常冷淡地说，“这么热的天气，跳舞是绝对不行的。过些日子凉快了再去。”

“可也是啊，夏天要忌舞嘛。”滨田说着显出神不守舍的样子突然冒出一句，“喂，怎么样？阿熊，再去游一趟吗？”

“算了。我已经累得要命，准备回去了。这就去个地方稍微休息一下，待回到东京，天就要黑了。”

“他说要去一个地方，去哪儿？”纳奥米问滨田，“是不是有什么好玩的事？”

“哪儿的话。阿关的叔叔在扇谷有座别墅。今日大家硬被拉到那儿去，说是请我们吃饭。可是太拘束了，打算不吃饭就逃走。”

“是吗？那么拘束？”

“本来就拘束，女佣人出来再行个三指点地磕头的大礼，就太令人失望了。那样的话，即使是吃了饭也咽不下去呀。是吧，浜田，就回去吧，回去以后在东京吃点什么。”熊谷嘴上这么说，可没有立刻起身的意思，仍然伸着腿沉甸甸地坐在沙滩上，抓起沙子盖在膝头。

“怎么样，和我们一起吃饭吧？难得来的嘛——”看到纳奥米、浜田和熊谷都半天不作声，我意识到似乎只有这样说，才能摆脱窘境。

十　五

我们好久没有象这天晚上那么热闹地吃过晚饭了。浜田、熊谷，后来阿关和中村也参加进来，宾主六人在那间十六平米的房间里围着矮脚餐桌一直聊到十点来钟。起初我也不愿这帮家伙来骚扰这个住处，但这些年轻人朝气蓬勃，性情豪爽、无拘无束，象这样偶尔见见面，也并非不是件愉快的事。纳奥米也和蔼可亲、待人周到、举止稳重，座上凑趣的言谈和待客的态度都是非常令人满意的。

“今天晚上真有意思，经常和这帮小子们见见面也不错嘛。”陪他们到车站，送他们坐末班车回去后，我和纳奥米手拉手在夏天夜晚的大路上边走边说。

“是吗，这么有趣？”听她的口气，似乎也为我的好情绪而感到高兴。接着，稍微思考了一下又说：“多接触接触，就知道那几个并不那么坏。”

“噢，他们的确不坏呀。”

“不过，以后会不会又闯到这儿来？阿关不是说过，他叔叔的别墅在这一带，今后会经常领着大家来的。”

“不过，他们大概不会经常闯到我们这儿来吧……”

“偶尔来一次倒没关系，可经常跑来就麻烦了。如果下次再来的话，最好少招待，不请吃饭什么的，适可而止便请他们回去。”

“可是总不能下逐客令呀。……”

“怎么不行！我就下逐客令说，在这儿碍事，趁早回家。——不能这么说吗？”

“哼，又要遭熊谷的奚落了。”

“奚落就奚落，有什么要紧。人家好不容易到镰仓来，他来打搅，是他不好。”

我们俩来到一棵松树下的暗处，纳奥米说着，悄然停下脚步。

“让治”她轻轻地叫了一声。我理解这甜蜜动人的声音的含义，立即默默地将她的身体拥入自己的怀抱。我一边贪婪地吻着她那象吞进一口海水时那般紧张而激动的嘴唇，一边……

十天的假期一眨眼就过去了，然而我们依旧沉浸在幸福之中。我按照当初的计划，每天从镰仓去公司上班。曾经说过“要经常来”的阿关他们也只是在一周以后来过一次，后来就几乎没有露过面。

到了这个月底，因为有件紧急的调查工作，我经常晚回家。平时我总是七点以前到家，可以和纳奥米一起吃晚饭。这次预计要有五六天晚上在公司呆到九点，回到家中大约是十一点多种。正是这第四天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晚上，本应工作到九点的，因为提前干完，我八点左右下了班，和往日一样，从大井町坐国营电车到横滨，然后换乘火车，到镰仓下车时大概还不到十点钟。这阵子每天晚上都很晚才回家，虽说只有三、四天，可我比任何时候都急于想尽早回到住处见纳奥米，悠闲自得地吃晚饭，所以从车站叫了辆人力车走皇室别墅旁的公路回家。

在盛夏的酷暑中上一天班，然后再坐着颠簸的火车回

来，此刻我才体会到这海边之夜的空气竟是如此柔和清新，简直难以形容。今晚也并非只有这种感受。因为这天日暮时分突然下了一阵雨，水气从被雨打湿的花草树木和滴着水珠的松枝上静静地蒸发出来，从中也感到了一种沁人心脾的幽香。夜里都看得见路上到处是发亮的水洼，不过，沙子路已经干得恰到好处，扬不起尘土。车夫拉着车，他的脚仿佛踏在天鹅绒上一般，从地面传来轻而静谧的脚步声。时而从一所别墅模样房子的树墙背后飘来留声机的乐曲声，时而又见一、两个穿着白色浴衣的人影在那边徘徊，似乎是来到了避暑胜地。

在大门口把车打发走，我便从院中向房屋的廊子走去。想必纳奥米听到我的脚步声会马上拉开这廊子的纸拉门迎出来的。可出乎意料的是，虽然拉门里亮着明晃晃的灯光，但四下静悄悄的，看来她好象不在。

"纳奥米……"

我喊了二、三声，不见回音，便走上廊子打开门一看，屋子空荡荡，游泳衣、毛巾、浴衣挂在墙上，茶具、烟灰缸和坐垫等都扔在房间里没有收拾。虽然平日也是这样杂乱无章，但今天却显得鸦雀无声，没有生气。我以一个恋人所特有的感觉意识到，这种平静说明她决不是刚刚离开家的。

"一定是去什么地方了，……恐怕两三个钟头之前就已经……"尽管我这样想，还是看了看洗手间、浴室。为慎重起见还来到厨房门口，打开水池边的电灯一看，眼前出现的是装一升清酒的空瓶和残羹剩饭，看来有人在这里大吃大喝了一顿才走的。对了，怪不得那个烟灰缸里也有许多香烟头儿。肯定是那一行人闯到这儿来了……。

“太太，纳奥米好象不在家，他去什么地方了？”我跑到正房那边，向植惣的老婆打听。

“啊，是小姐吗？——”

房东太太称纳奥米作“小姐”。虽说是夫妻关系，但希望外人仅把他们看作是同居或是未婚夫妇，倘若不这样称呼，纳奥米便会不痛快。

“小姐嘛，她傍晚时回来一次，吃过饭又和大家出去了。”

“大家是谁？”

“那个，……”房东太太有些支支吾吾，接着又说，“和那个熊谷少爷，还有其他人一起……”

房东太太不但知道熊谷的名字，还称他“熊谷少爷”，我觉得奇怪，但现在顾不得打听这种事了。

“你说傍晚时回来一次，这么看来白天也和大家在一起吧？”

“下午她一个人去游泳，然后就和熊谷少爷一起回来了，……”

“就是他们两个人？”

“唔，……”

说实话，这时我还不那么紧张，但是房东太太的话总是躲躲闪闪的，她脸上越发显出惶惑为难的神色，倒使我不安了。我虽不愿她看穿自己的心思，但说话的调子不由得急躁起来。

“咳，你说呀，不是大伙儿一起吗？”

“唔，那时只有他们两个人，说是今天白天饭店开舞会，就出去了。”

“后来呢？”

“后来到傍晚时，大伙儿都回来了。”

“晚饭是大伙儿在家里吃的啰？”

“唔，搞得非常热闹，……房东太太说完，一边打量着我，一边苦笑着。

“吃过晚饭又出去时是几点？”

“噢，那大概是八点钟左右吧……”

“那么，已经两个小时了。”我不由得说了一句。

“这么说，或许在饭店吧？太太，你没听到什么吗？”

“我不大清楚。是不是去别墅了？”

不错，听了此话，我倒想起来了，阿关叔叔的别墅是在扇谷。

“啊，去别墅了吗？那我这就去接她回来。太太，你知道在什么地方？”

“那个，就在附近的长谷海岸……”

“噢？在长谷吗？我听说在扇谷呀，……那个，我说的是纳奥米的一个男朋友，名叫阿关，是他叔叔的别墅。但不知他今晚来了没有。……”

听了我的话，房东太太的脸上似乎露出一丝惊异的神色。

“不是我说的那所别墅吧？……”

“嗯……那个……”

“在长谷海岸的那所别墅，究竟是谁的？”

“那个，——是熊谷先生亲戚的……”

“熊谷的？”我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

房东太太告诉我，从车站离开长谷大道向左拐，沿着海

滨饭店前的马路一直向前走，这条路的尽头就是海岸。尽头的角上有座大久保先生的别墅，就是熊谷先生的亲戚所有。这些情况我都是第一次听到，无论纳奥米，还是熊谷，至今对此只字没有提过。

“纳奥米是不是经常去那所别墅？”

“唔，谁知道呢……”虽是这么说，但房东太太那躲躲闪闪的神情，却没有逃过我的眼睛。

“不过，今晚当然不是第一次啰？”我的呼吸不由得急促、声音也颤抖起来，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房东太太大概是担心我发脾气，脸色也变白了。

“你尽管讲，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昨晚怎么回事？也出去了吗？”

“唔……，昨晚好象也出门了……”

“那么，前天晚上呢？”

“唔。”

“还是出门了吧？”

“嗯。”

“大前天晚上呢？”

“唔，大前天晚上也……”

“自从我晚回家以后，每天晚上都是如此啰？”

“唔，……我记不清了……”

“那么，大概总是几点左右回来？”

“大概……差不多十一点不到就……”

这么说来，他们俩从一开始就骗我！怪不得纳奥米要来镰仓！——我的思维象暴风一般旋转起来，我的记忆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将纳奥米这段期间的一言一行全部映现在脑海

中。刹那间，对付我的阴谋露出了蛛丝马迹，而且清晰得令人吃惊。他们谎言套着谎言，事先经过周密慎重的策划，这是象我这样单纯的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而且搞不清有多少人参与了这项阴谋，看来很复杂。我突然间从平稳、安全的地面重重地摔到深深的陷井中，从井底羡慕地望着纳奥米、熊谷、浜田、阿关以及其他无数身影在高处喧闹地笑着走过。

"太太，我出去一下就来。如果她和我走岔了路，回来后也请不要告诉我已经到家了，我有点担心。"说着我跑了出去。

到了海滨饭店前面，便按照房东太太指的路往前赶，尽量走暗处。这条街夜间很少见到行人，非常寂静，两边是一所所大别墅，灯光正好不太亮。走到一盏门灯下面，我掏出表看了一下，才刚刚过十点钟。说是大久保的别墅，究竟是和熊谷单独在一起，还是和那群常客在一起折腾呢？总之，要把现场查明。可能的话，要悄悄地抓到证据，不让他们发觉，然后看他们怎样胡编乱造，当面撒谎。我想找到绝对可靠的证据之后再教训他们，便加快了脚步。

很快就找到了我要去的那所房子，我在房前的路上徘徊，并观察了一会儿里面的情况。气派的石门里有郁郁丛丛的花木；一条沙路穿过花木通向里边的大门处。无论是从写着"大久保别墅"那名牌上古朴的文字，或是从庭院周围那长着鲜苔的石墙上看来，都使人感到这所房子与其说是幢别墅，不如说是座年代已久的老宅邸。熊谷的亲戚竟在这种地方有这样一座壮观的宅邸，真是越想越感到意外。

我走在沙路上，尽量不使脚下发出响声，悄悄地朝门里

走去。只是因为树木繁茂，从街上判断不清正房里的情况。走近一看，才觉得奇怪，前门也好、后门也好，楼上也好、楼下也好，所有能看得到的房间都静悄悄的，关着门，熄着灯。

“真奇怪呀，后面也许会有熊谷的房间吧”。我这样想着，又蹑手蹑脚地沿着正房绕到后面。果然，二楼的一个单间和它下面的厨房门口亮着灯。

我一眼就看出二楼是熊谷的住房。因为看到廊子里他那把曼陀林琴靠在栏杆上，而且我见过的那顶塔斯康礼帽就挂在房间的柱子上。虽然门开着，却听不到一点儿声音，很显然，现在房间里没有人。

怪不得厨房的拉门也开着，看来刚刚有人从这里出去。我借着从厨房门口照到地面的微弱灯光，向前走，就在距离四、五米的地方发现有一个后门。这门是两根没有门板的旧木桩。从两柱之间望去，黑暗之中是拍击着由比浜海滩的波浪化成的一条白线，清晰可辨。一股强烈的海腥味儿迎面袭来。

“肯定是从这里出去的。”我正要出后门向海岸走去，忽然听到从很近的地方传来了说话声，那肯定是纳奥米的声音。刚才一直没有听见，大概是因为风向或是其它什么原因吧。

“喂！沙子进到鞋里，没法儿走路了。……谁替我把沙子去掉？……阿熊，你给我脱鞋！”

“我可不干，我又不是你的奴隶。”

“说这种话，我可不喜欢你了。……欸，阿浜心眼儿好……谢谢。除了阿浜没人能干，我最喜欢阿浜了。”

“混蛋！不要以为谁好说话就欺负谁呀。”

“啊、啊、哈哈哈。阿浜，讨厌，挠我脚心真痒。”

“我没挠你，粘上这么多沙子，我是给你掸沙子呢。”

“如果你顺便舔它一下，就是小爸爸了。”

说这话的是阿关，接着响起四五个男人的哄笑声。正好从我所站的地方开始，沙丘形成一个缓而长的斜坡，在这附近有一个搭着苇棚的茶馆，声音就是从这小屋传来的。我和小屋的距离还不到十米。我身上穿的还是下班时那件褐色鸵毛呢西服。这时，我把上衣的领子竖起来，将前面的扣子扣紧，遮掩一下衬衣和领子，并把草帽藏到腋下，然后蹲下身子两手着地，迅速地跑到小屋后面井壁的背后。这时便听见纳奥米提议说：“喂，好了，这回到那边去看看吧。”那伙人一个个地走了出来。

他们没有发现我，从小屋前走到海边。只能分辨出四个男人——浜田、熊谷、阿关和中村都穿着便服单衣，夹在他们中间的纳奥米则披着黑色斗篷、穿着一双高跟鞋。她并没有带斗篷和鞋子来镰仓，这肯定是有人给她借的。斗篷的下摆被风刮得啪哒啪哒地要翻卷起来。看样子她似乎在内侧用两手紧紧地拉住下摆裹在身上，每走一步，那斗篷中丰腴的臀部就扭动一下。而且她的步伐象喝醉了酒似的，两个肩膀撞着左右的男子，故意跌跌撞撞地向前走去。

我一直屏着气不敢动弹，待到与他们相距五十来米，隐约见到那白色的单衣在远处闪现的时候，才站起身悄悄地跟了上去。原以为他们一直沿着海岸朝木材商会那边走去呢，谁知走到半路似乎渐渐向左拐，越过了通向大街的沙丘。待他们的身影完全隐没在沙丘背后时，我猛然以最快速度向沙

丘上跑去。因为我知道他们要去的地方正巧是昏暗的别墅街，那里松林繁茂，有极好的隐蔽处可以藏身，到了那儿，即使再凑近一些，我想大概也不会被他们发现吧。

一下沙丘，就听到他们欢快的歌声。这也难怪，因为他们就在离我五、六步远的地方一边唱着歌，一边踏着拍子前进。

Just before the battle, mother,

I am thinking most of you, ……①

这是一首纳奥米总挂在嘴边的歌子。熊谷站在前头，打着挥舞指挥棒的手势，纳奥米还是那样东倒西歪地撞着别人的肩膀走。于是被撞的人也象划船一样，凑到一起，东摇西晃地向前走去。

“哟嗬！哟嗬！……哟嗬！哟嗬！”

“哎哟，干什么呢！这么推推搡搡的，就要撞着墙了！”叭、叭、叭，似乎有人在用手杖敲打着墙。纳奥米嘎嘎地笑了。

“喂，这是霍尼卡、呜哇、维克……”

“好哇！这是夏威夷的草裙舞，大家一边唱，一边扭屁股！”

“……亲爱的黑皮肤的小女孩告诉我……”

“哈哈哈，阿关扭屁股扭得最好了。”

“那当然啰。就这，我还着实研究了一番呢。”

“在那儿？”

“在上野的和平博览会上。喂，万国馆不是有土人跳舞

①就在战斗的前夕，妈妈，我是多么想念你，……

吗？我一连去了十天。”

“你可真是个傻瓜。”

“你倒是该去万国馆的，看你的长相，确实把你当作土人了。”

“喂，阿熊，几点了？”浜田说。他不喝酒，看来最一本正经。

“啊，几点了？没人带着表吗？”

“嗯，我带着。”中村说着，擦亮了火柴。

“哎呀，已经十点二十分了。”

“没关系，不到十一点半，小爸爸是不会回来的。咱们这就去长谷大街转一圈儿再回家吧。我想以这种打扮到热闹的地方走一走。”

“赞成，赞成！”阿关大声喊道。

“不过，这种样子走在街上，到底象什么呢？”

“无论怎么看，都是个女团长。”

“如果我是女团长，那你们就是我的部下啰。”

“我们不就是四窃贼了吗。”

“这么说，那我就是头目小霸王啦。”

“是的，女团长河合纳奥米……”熊谷以一种解说人的语调说，“……趁着黑暗的夜晚，裹着黑色的斗篷……”

“嘻嘻，别说了，这么流里流气的！”

“……率领着四名恶棍，从由比浜的海岸出发……”

“别说了，阿熊，你再说就——”啪地一下，纳奥米打了熊谷一记耳光。

“啊，痛啊。……我的嗓音本来就流里流气的嘛。我没当曲艺演员，真是天下一大憾事。”

“不过玛丽·皮克弗多可不是女团长啊。”

“那是谁呢？是普莉希拉·蒂恩？”

“嗯，是普莉希拉·蒂恩。”

“拉、拉、拉、拉”浜田又一次唱起舞曲，跳起舞来。就在此时，看到他踩着了一个台阶儿，突然向后一仰，我便迅速地藏到树荫处。与此同时，浜田“哎呀”叫了一声。

“谁？是河合先生吧？”

大家顿时静悄悄地站在那里，透过夜幕回头向我这边张望。“糟了。”我想，不过已经来不及了。

“是小爸爸？小爸爸？在那儿干什么呢？到我们这儿来吧！”纳奥米冷不防冲到我面前，掀开斗篷、伸出手臂搭在我的肩头。一看，原来斗篷下面竟一丝不挂！

“你这是做什么！别丢我的脸了！无耻的女人！淫妇！娼妓！”

“啊、哈哈哈”笑声中带出一股浓烈的酒气。至今为止，我从未见过她酒后的表现。

十　六

当天晚上和第二天，花了两天时间，终于从固执的纳奥米口中问出她欺骗我的那些诡计的一部分情况。

正如我所推测的，她之所以要到镰仓来，果然是因为想和熊谷一起玩。什么阿关的亲戚在扇谷，纯粹是谎言，长谷的那座大久保的别墅，才是熊谷叔叔的房子。还不止这些，现在我租下的这栋房子，其实也是熊谷帮的忙。因为这个花匠是大久保府上的常客，所以由熊谷出面商议，不知是怎么商量的，让以前的房客搬走，我们住了进来。不言而喻，这是纳奥米和熊谷计议后才干的，什么杉崎女士的斡旋，东洋石油公司董事之说，全都是纳奥米的一派胡言。怪不得她自己顺顺当当地就把事情办了。据植惣的老婆说，她第一次来看房子时，是和熊谷"少爷"一起来的。那举止态度就象和"少爷"是一家子似的，而且事先就这么打过招呼，所以没有办法，只好打发走原来的房客，把房子腾出来交给她。

"太太，这意外的纠葛给你添了麻烦，实在对不起。能不能把你所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说出你的名字。我也决不打算就这件事去找熊谷算帐，只是想了解实际情况。"

我至今没有请过假，第二天便向公司请了一天假，严密地监视着纳奥米，警告她"不许离开房间一步"，并把她的衣裤鞋袜和钱包等都整理好搬到正房里，就在正房的一间屋

子里盘问房东太太："是不是从很早起，他们二人就趁我不在家时来往了？"

"唔，一直是这样的。或是少爷来，或是小姐出去……"

"大久保的别墅里究竟住着什么人？"

"今年他们全家都回自己平日的住宅去了，这里一般总是熊谷少爷一个人在。"

"那么，熊谷的那些朋友怎么样呢？那帮家伙是不是也有时来？"

"唔，是经常来。"

"是熊谷领来的，还是各自随便来的？"

"怎么说呢，"房东太太说——我后来才觉察到，当时房东太太显出非常为难的样子。"……好象有时各自单独来，有时和少爷一起来，每次各不相同……"

"除了熊谷以外，还有谁独自一个人来吗？"

"那个叫浜田的先生，还有另外的几个大概也一个人来过……"

"这种时候，是不是约她出去？"

"不，一般都是在家里聊天。"

对我来说，最不可理解的就是这一点了。如果说纳奥米和熊谷关系暧昧，为什么把那伙人带来碍他俩的事呢？他们之中的一个来访，而纳奥米又与之聊天，这是为什么？若是他们都看上了纳奥米，为什么不吵架呢？昨晚那四个男的在一起耍笑，不是处得好好的吗？这么一想，我又糊涂起来，最后连对纳奥米与熊谷是否关系暧昧都发生了疑问。

但是一提到这件事，纳奥米总是一口咬定说，自己并没有长远的打算，只不过是想和众多的朋友一起热闹一番而

已。当我问道，为什么以那么阴险的手段来欺骗我时，她回答："谁叫小爸爸你多操那份心，怀疑那些人呢。"

"那么，为什么说是阿关的亲戚的别墅？阿关和熊谷有什么不同？"

听了这话，纳奥米似乎一下子言阻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她突然低下头，默默地咬着嘴唇，一边翻着白眼使劲地瞪着我。

"你最怀疑的就是阿熊，所以我想，还是说阿关好一些。"

"不要叫什么阿熊、阿熊的，他不是有熊谷这个名字吗！"我忍了又忍，到此时终于发作了。一听到她叫"阿熊"我就厌恶得想吐。

"喂！你和熊谷是不是有关系？说实话！"

"哪儿有什么关系？既然这么疑心我，难道有证据？"

"就是没证据，你自己心里也一清二楚。"

"为什么？——为什么清楚？"纳奥米的态度非常镇定，嘴角甚至浮现出一丝小孩子般的微笑。

"昨晚那种丑态算是什么？你作出那样的丑态，还能说是清白的？"

"那是大家硬把我灌醉，把我弄成那副样子的。——不就是那样在门口走走而已吗？"

"好！这么说你坚持自己是清白的啰？"

"是的、是清白的。"

"你发誓！"

"好，发誓。"

"好！别忘了你的这句话！你说的话，我可是连一句都

不信了。”话说到这里，就再没有搭理她。

我怕她给熊谷写信，便把信纸、信封、墨水、铅笔、钢笔和邮票等所有的东西都没收掉，和她的行李一起存到植惣的老婆那里，然后给她穿上一件红绉绸的长袍。这样，我不在家时，她就绝对出不去了。第三天早晨，我打扮成上班的样子离开镰仓。怎样才能得到证据呢？在火车上冥思苦想了一阵，最后决定，不管怎样，先去已经空了一个月的大森的家里看看。因为我考虑到，如果与熊谷有关系，当然不是从夏天开始的，去大森找找纳奥米的东西，或许能发现信或其它什么东西。

这天比平时晚了一班火车，所以到大森的住宅前时大约有十点钟左右。我走上正面的门廊，用钥匙打开门，穿过画室，登上阁楼去检查她的屋子。当我打开那间屋子的门，迈进房间的一刹那，不由得“啊”地叫了一声，就呆呆地站在那里，说不出第二句话来。孤零零地独自躺在那儿的不是浜田吗！

浜田见我进来，一下子满脸通红。

“欧。”说着站起身来。

“欧。”我也只说了这一句，两个人便以揣测对方心理的目光互相注视了片刻。

“浜田……你为什么到这儿？……”

只见浜田的嘴动了几下，象是要说什么，但是终于在我面前低下头去，仿佛乞怜似的。

“嗯？浜田……你什么时间来这里的？”

“我是刚才……，刚刚来。”这次回答得清清楚楚，看来他意识到无论如何都逃不掉了。

“可是这房子不是锁住的吗？你是从哪儿进来的？”

“从后门——”

“记得后门也上了锁呀……”

“是的，我有钥匙。——”浜田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有钥匙？——你为什么会？”

“是纳奥米给的。——既然说到这儿，想必你已经大致了解到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的原因了……”我不禁哑然，而浜田静静地抬起头，怕光似的眯起眼睛，目光一动不动地直射向我的脸。到关键时刻，他的表情就流露一种正直的、贵族青年般的气质，而不再是平时那个流里流气的公子哥。

“河合先生，我并不是想象不到今天你突然光临此处的原因。我欺骗了你，因此我甘愿接受任何惩罚。现在再说这种话你会感到奇怪，不过我老早就……打算在你发现这件事之前坦白自己的罪行……”说着说着，浜田热泪盈眶，泪水顺着脸颊叭哒叭哒地流下来。这一切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默默地眨着眼睛看着眼前的情景。就算是相信他的表白，可那些事情我都不能理解。

“河合先生，你能不能说一句饶恕我呢……”

“可是，浜田，我还没搞清这件事呢。你从纳奥米那里拿到钥匙，到这儿来干什么？”

“在这儿……在这儿，今天……和纳奥米小姐约好见面的。”

“欸？和纳奥米约好在这儿见面？”

“嗯，是的。……而且今天不是第一次，以前还有过好几次……”

一打听，原来我们搬到镰仓以后，他和纳奥米竟在此处幽会过三次。据说纳奥米在我去上班以后，乘迟一班或两班的火车到大森来，总是上午十点左右来，十一点半回去，最晚下午一点左右返回镰仓，好使家里的人觉察不到她会在这段时间去一趟大森。浜田还说，因为约定今早十点钟见面，刚才我进来的时候，他还一心以为是纳奥米来了呢。

对于这番出乎意料的自供，最初我只感到满脑子茫然一片。令人目瞪口呆、简直不成体统——当时正是这种心境。先交待一下，那时我三十二岁，纳奥米十九岁。一个十九岁的姑娘竟敢如此大胆、如此狡猾地欺骗我！直到刚才，不，就是现在，我甚至还难以想象纳奥米是这样一个可怕的少女。

"你和纳奥米究竟从什么时候起开始这种关系的？"

是否饶恕浜田倒是次要问题，我心急火燎地想的是刨根问底，弄清事情的真相。

"老早以前就开始了。那时大概你还不认识我……"

"噢，记得有一天和你初次见面——那是去年的秋天吧。我下班回来，就看见你和纳奥米站在花坛边说话那次？"

"嗯，就是，算起来也整整一年了。"

"这么说，就是从那时起？"

"不，比那时还要早一些。从去年三月份开始，我去杉崎女士那里学钢琴。在那儿才认识纳奥米的。自那以后不久，大概过了三个月吧——"

"那时在什么地方见面呢？"

"也是这个大森的家中。纳奥米说整个上午她不去任何

地方学习，一个人寂寞得要命，要我去玩。最初我就是出于这种目的来玩的。”

“嗯，这么说，是纳奥米要你来玩的啰？”

“唔，是的。而且我完全不知道有你这个人。纳奥米告诉我说，她的老家在乡下，所以来到大森的亲戚处，与你是表兄妹的关系。你第一次来爱尔多拉多舞厅跳舞时，我才知道并不是那么回事。但是我，……那时候已经没有办法了。”

“今年夏天纳奥米想来镰仓，是不是和你商量的结果？”

“不，不是我，怂恿纳奥米去镰仓的是熊谷。”浜田说完，忽然加重语气道，“河合先生，受骗的不只是你！我也被欺骗了！”

“……这么说来，纳奥米和熊谷也？……”

“是的。现在最能随意操纵纳奥米小姐的就是熊谷了。我早就隐隐约约地觉察到纳奥米小姐喜欢熊谷，但是做梦也没想过她竟会一边和我保持关系，一边和熊谷也有同样的关系。况且纳奥米总是说，自己只是喜欢和男朋友一起随随便便地热闹热闹而已，没有任何其他的企图。所以我也就想，此话也有理……”

“唉，”说着我叹了一口气，“这就是纳奥米的花招嘛，她对我也这样说，我也信以为真了。……后来，你什么时候发现她和熊谷有这种关系的？”

“不是有个下雨天的晚上，我们都挤在这里睡吗，就是那天晚上发现的。……那天晚上，我真的同情你了。因为从那天晚上他俩的无耻表现来看，无论如何都不能认为只是一

般的关系。我越嫉妒，就越能理解到你的心情。”

“那么，你那天晚上的发现仅是指他俩的态度而推测、想象出来的……”

“不，不是的。有事实证明这一点。拂晓时，你睡着了，大概不知道。我睡不着，迷迷糊糊地见到他俩在接吻。”

“纳奥米知道被你看到了？”

“嗯，知道。是我事后告诉纳奥米小姐的，而且要她一定与熊谷断绝关系。我不愿意被人耍，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就一定要娶纳奥米小姐……”

“一定要娶？……”

“啊，是的。我打算向你公开我俩的恋爱关系，娶纳奥米作自已的妻子。纳奥米说，你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只要把我们的痛苦心情告诉你，肯定会答应的。虽不知真实情况是怎样，不过据纳奥米说，你收养她，只是为了培养她受教育。虽说是同居，但并没订下终身。而且你和纳奥米小姐年龄相差太大，说是即使结了婚，也不知是否能生活得幸福……”

“这种话……这种话是纳奥米说的？”

“嗯，是她说的。她还再三向我保证，最近就去对你说，设法使我俩结成夫妻，让我再稍等一段时间，而且也要和熊谷分手。但这一切都是谎话，纳奥米从一开始就丝毫没有要和我结婚的意思。”

“这么说，纳奥米和熊谷也有这样的誓约啰？”

“有没有可不清楚。我想大概没有吧。纳奥米小姐是个没常性的人，而熊谷终归又不把此事当真。他比起我来可滑

头多了……”

说来奇怪，开始时对浜田那种憎恶化为乌有，听了他的这番话，倒不由得产生了一种同病相怜的心情。随之，对熊谷更加憎恶。我深深地感到，熊谷才是我们两个共同的敌人。

“浜田，不管怎么说也不能在这种地方聊天呀。找个地方边吃边谈吧，还有很多事情想问你呢。”于是我邀他出去。西餐厅不方便，就领他去了大森海岸的“松浅”饭庄。

“这么说，河谷先生你今天也请假不上班了？”浜田的语调没有刚才那么激动了，一路上如释重负似地、融洽地与我交谈着。

“是的，昨天也没上班。不凑巧公司这阵子又很忙，不上班不好意思，可是自前天起心里乱成一团，实在没办法，所以……”

“纳奥米小姐知道你今天到大森来吗？”

“昨天我在家里呆了一天，今天来的时候告诉她去上班。那女人嘛，想必暗自有所觉察也未可知，但总不会想到是到大森来吧。我是想搜搜那家伙的房间，或许会找到情书之类的，于是突然产生了来这里看一看的念头。”

“是嘛？我原以为不是这样，而是为了抓我才来的。不过，这样一来，纳奥米小姐过后也许会来的。”

“不，不要紧……我把她的衣服和钱包都没收了。这样，我不在家中，她连家门都不能迈出一步。那身装束就连门口都出不去。”

“什么？她是什么装束？”

“对了，你也知道的。不是有一件桃色的绉绸长袍吗？”

“啊，是那件。”

“就穿那一件，连根细带子都没系，没问题，就象猛兽被关进了笼子一样。”

“不过，要是刚才纳奥米进屋来会怎么样呢？那才真是不知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呢。”

“纳奥米和你是什么时候约好今天见面的？”

“是前天。就是被你看到的那天晚上。那晚我在闹别扭，纳奥米不知是为讨我喜欢还是什么，叫我后天到大森来。当然我也不好，我应当与纳奥米断绝来往，要不然就和熊谷干一架，但是我做不到。虽然也觉得自己没出息，但由于生性懦弱，最终还是不明不白地和他们来往了。因此虽说是受了纳奥米的骗，归根结底还是由于自己傻呀。”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番话似乎是指自己说的。我们走到“松浅”饭庄，面对面地坐下来，这时我仿佛觉得眼前的这个男子汉竟然变得可爱起来。

十七

“喂，浜田，你对我说了实话，我很高兴。总之，先干一杯吧。”说着，我向他敬酒。

“这么说，河合先生你原谅我了？”

“什么原谅不原谅的，你受了纳奥米的骗，不知道我和纳奥米的关系，所以没有一点儿罪过。我丝毫不介意。”

“啊，谢谢。你这么一说，我也放心了。”

然而看上去浜田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劝了酒他也不喝，连眼睛都不抬，只是拘谨地开口慢吞吞地说话。

“歐，对不起，河合先生，你和纳奥米不是亲戚吗？”过了一会儿，浜田好象在集中精力思考某个问题，说了这么一句，并轻轻地叹了口气。

“嗯，不是什么亲戚，没有任何关系。我是宇都宫人。而她是个土生土长的东京人，娘家现在还在东京。她本人想上学，但因为家庭的原因不能上，我看她可怜，十五岁的时候，便把她收养了。”

“那么现在已经结婚了？”

“嗯，是的。得到双方父母的允许，履行过合法的手续。但那时她才十六岁，我考虑到她太年轻，当作‘太太’对待难以接受，而且她自己恐怕也不愿意，所以就说好暂时象朋友一样一起生活。”

“啊，原来如此。这就是误会的根源啰。看纳奥米的样

子并不象做了太太的，而且她自己也没说，所以我们都不知不觉地上了当。”

“纳奥米不好，我也有责任。我认为一般的所谓‘夫妻’没有意思，主张尽量不要象夫妻那样生活，谁知犯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错误，今后要对这个规矩进行改革。嗨，可真吃够它的苦头啦。”

“这样做最好。河合先生，你把自己的事放着不管，却来说这种话，也令人不解。熊谷是个坏蛋，不得不提防。我决不是和他们有仇，熊谷、阿关和中村都不是好东西，而纳奥米并不那么坏，都是他们那伙人带坏的。……”

浜田激动地说着，同时，两眼又一次闪着泪花。原来这个年轻人竟如此真心地爱着纳奥米，想到这里，我产生了一种感激而又负疚的心情。倘若没有告诉浜田我和她已是合法夫妻，他大概会打算进一步提出要我把纳奥米让出来的。何止如此，即使是现在，只要我放弃她，浜田会立即表示要她的。这小伙子眉宇间洋溢着令人感动的热情，因此对他的这一决心是勿庸置疑的。

“浜田，我听从你的忠告，无论如何要设法在两三天内把这个问题解决。纳奥米如能真正和熊谷分手，那当然好，如果不行的话，我连一天都不愿和她呆在一起。……”

“不过，不过请你不要抛弃纳奥米。”浜田急忙打断我的话，“假如你抛弃了她，她一定会堕落的。纳奥米是没有罪的……”

“谢谢，太感谢你了！对你这番好意，我真不知有多高兴呢。纳奥米十五岁起，我就一直照料她，即使遭到世俗的讥笑，也决不打算抛弃她。只是她太固执，要设法让她顺利

地和坏朋友分手才好。”

“恕我直言，纳奥米是个十分好强的人，万一为点小事吵起来，就不好挽回了，所以这一点希望您能处理好。……”

我向浜田一次又一次地道谢。我们俩假若没有年龄、地位的差别，假若原来的关系更亲密一些，或许我会拉着他的手，互相拥抱着痛哭一场。至少我的情绪已发展到了这一步。

“浜田，今后你一个人来玩吧，用不着客气。”分别时我说。

“好的。不过眼下也许不能拜访您。”浜田有些犹豫地说。他低着头，象是羞于见人似的。

“为什么？”

“眼下，……在忘掉纳奥米之前。……”说完，他忍着眼泪、戴上帽子、说了声“再见”，便离开“松浅”饭庄向品川走去。

之后，我还是上了班，当然没干成事情。纳奥米这家伙，现在怎么样了？只给她穿了一件睡袍，总不至于跑出去吧。虽然这么想着，可还是放心不下。这是因为意外的事情接踵而来，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欺骗，随着真相大白，我的神经变得异常过敏，呈现出病态，开始想象和猜测各种情况。所以丝毫不能安下心，总是在想，纳奥米这家伙具有变幻莫测的神通，是我的智慧所远不及的，不知下次她又要做什么了。不能这样呆着，也许我不在家的功夫又会发生什么事——我草草地打发了公司的事情，急忙回到镰仓。

“啊，我回来了。”一看见站在门口的房东太太，我就

说，“她在家吧？”

“唔，好象在家。”

我松了一口气，问：“没有人来吗？”

“没有，谁都没来过。”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吗？”我朝那边房子努了努嘴，向房东太太使了个眼色。这时我发现纳奥米呆的那个房间的纸拉门关着，里面昏昏暗暗、鸦雀无声，看来象没有人。

“咳，怎么说呢，——今天整天都一直呆在那里……”

哼，到底在家呆了一天。不过，也太安静了。这是怎么回事？她现在是什么表情？我带着几分不安的心情轻轻地走到廊子上，打开房间的拉门。这时，是下午六点稍过一点，只见纳奥米衣冠不整地随便躺在阳光照不到的角落里，身子向后弯曲着睡得死死的。大概由于蚊子咬，翻来复去地滚过吧。她把我的雨布拿出来裹在腰的周围，盖严的只是下腹部那一小块地方。雪白的手脚从红绉绸睡袍露了出来，就象在开水中煮过的洋白菜的茎一样。这时，它偏又诱惑着我，扰乱着我的心。我默默地打开电灯，独自一人迅速地换上和服，故意将壁橱门弄得吧嗒吧嗒响。不知纳奥米听到还是没听到，仍然传来她那熟睡的呼吸声。

“喂，起来，又不是晚上。……”虽说没有事，但我还是趴在桌子上装做写信。过了三十分钟，我终于忍耐不住叫起她来。

“嗯……”我喊叫了两三次以后，她才勉勉强强、睡意朦胧地应了声。

“喂！还不起吗！”

“嗯……”应了一声，半天也没有要起的意思。

“喂！干什么呢！喂！”我站起身，用脚胡乱地使劲摇着她的腰部。

“啊——啊。”纳奥米说着，先将她那两只柔嫩的胳膊直直地向上伸去，用力握紧那小小的红拳头向前一捅，忍住一个哈欠，不慌不忙地坐起身来，然后偷偷地瞥了我一眼，马上把脸转向一旁，开始不停地搔起脚背、小腿和脊梁上被蚊子咬的痕迹。不知是因为睡多了，还是悄悄哭过的缘故，她两眼布满血丝，头发乱七八糟地垂到肩上，活象个怪物。

“喂，把衣服换上，不要这个样子。”

我去正房那边取来装着衣物的包袱，放在她面前。她一言不发，以冷傲的态度换上了衣服，直到吃过饭，两个人始终谁也没有先开口。

在这沉闷的气氛中我们长时间地互相睨视着。我心中想的只是怎样让她坦白交待才好，有没有办法让这个固执的女人爽快地承认错误。我的脑子里当然也装着浜田的忠告——纳奥米是个十分好强的人，万一为点小事吵起来，就不好挽回了。浜田之所以有那种忠告，大概是出于他的经验吧。连我也常有这种经验，最要紧的是不能惹恼她。说出口的话必须巧妙，既不能让她耍脾气，吵起架来，又不能让她觉得我好说话。因此，自己以审判官的态度去盘问她是最危险的。如果我从正面追问，你和熊谷是不是怎样怎样？而且和浜田也怎样怎样？她是决不会承认此事的，而肯定会反抗，坚持一口咬定“不知道”。于是我这方面也会急躁得发起火来，若是这样就完了。总之吵嘴是不行的。我打消了让她坦白交待的想法，索性不如把今天发生的事告诉她。这样的话，她就是再固执也不会说不知道吧。好，就这么做。

“我今天早晨十点来钟去了趟大森，遇见浜田了。”我试着这样说了一句。

“嗯。”纳奥米象是吃了一惊似的，避开我的视线，用鼻子哼了一声。

“随后聊了一会儿，就约浜田去‘松浅’饭庄，一起吃了饭。——”

纳奥米此后就一直没有反应。我一边不断地注意着她的表情，一边恳切地谈着，尽量不去刺激她。纳奥米一直低着头听我把话讲完。她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只是面色有些发白。

“浜田已经这样说了，我也不用再问你，大家心里都清楚。所以你也不要再固执，做错了事承认错就行了。……怎么样？你是不是错了？承认不承认做错了？”

纳奥米半天不回答，我所担心的吵嘴已是一触即发了。

“怎么样？纳奥米，”我尽量用温和的语气问，“只要你承认错了，我既往不咎。我并不是要你跪下向我道歉，只要发誓以后再不犯这种错误就行了。嗯？明白吗？会认错吧？”

纳奥米这才听话地点头“嗯”了一声。

“明白了？今后决不和熊谷他们玩了？”

“嗯。”

“一定？咱们说定了？”

“嗯。”

由于有了这个“嗯”，我俩好歹以不伤各人面子的方式讲和了。

十　八

当天晚上，我和纳奥米早已象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那样说起体己话来了。但是，说实在的，内心深处并不觉得清爽痛快。纳奥米已不是纯净无瑕的女子了——这种想法不仅使我心头蒙上阴翳，而且使曾是自己宝物的纳奥米的身价降低了一大半。因为她的价值的一大半就在于是我亲手抚育她，把她培养到了这种程度，而且只有我自己才熟悉她肉体的每一部分。也就是说，纳奥米对于我，如同自己亲手培育的一颗果实。这颗果实发展到今天这般成熟，其中凝聚了我多少心血，花费了我多少精力。因此品尝它的滋味是我这个栽培者应该得到的报酬，而别人却不应有这种权利。然而，这颗果实却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毫无关系的人剥去皮，咬了几口。一旦被玷污，她无论怎样赔罪也是无法挽回的了。她圣洁的肌体上永远留下了两个窃贼沾满污泥的脚印。我越想越觉得可惜，纳奥米并不可恨，令人厌恶得无法忍受的是这件事本身。

“让治，饶恕我吧……”看到我默默地流泪，纳奥米一改白天的态度，对我这样说。我流着泪只是点头，嘴上虽然说“饶恕你”，但心里对此事不可挽回的那种悔恨心情却无法消除。

镰仓的一个夏天就这样不欢而过，不久我们又回到大森的住处。就象刚才说过的，我心里已存下芥蒂，看样子是自

然而然地在某种场合表露出来了。自那以后，我俩的关系总是很难融洽，表面上虽然和解了，但是对纳奥米绝对不信任。即使去上班，也想着熊谷的事。由于过份担心我离家后纳奥米的行动，每天早晨我装作出门又悄悄地绕到后门口，或是在该去学英语或音乐的日子偷偷跟踪她，经常瞒着她检查寄给她的信。我的心理以至变得象秘密侦探一样，而纳奥米毕竟是纳奥米，她似乎在暗自嘲笑我这种执拗的做法。虽然没到争吵一番的程度，但她流露出的表情是奇怪的、居心不良的。

“喂，纳奥米！”一天晚上，我板着面孔一边摇着装睡的纳奥米一边喊。（那时我已经把她叫做“纳奥米”了）

“干什么这样……装睡？就这么讨厌我？”

“我可没装睡，只是想睡觉闭上眼睛而已。”

“那就睁开眼睛，别人要说话，你总不能闭着眼睛吧。”

听了这话，纳奥米只得微微抬起了眼皮，从睫毛的阴翳下瞥向这边的微弱目光使她的表情显得更加冷漠。

“嗯？你讨厌我吧？如果讨厌，你就说出来……”

“为什么要问这个？……”

“从你的表情可以看出来。这阵子我们只是没吵嘴而已，但内心深处在交锋。我们这样也算夫妻吗？”

“我没交锋，你才交锋呢。”

“你我都一样。你的态度让我不放心，所以我不由自主地以怀疑的眼光……”

“哼”纳奥米用鼻子哼了一声，冷笑着打断了我的话，“那么我倒问你，我的态度有什么值得怀疑的？请你拿出证

据来。”

“证据嘛，没有。可……”

“没有证据就乱猜疑，那是你的不是。你不信任我，不给作为妻子的自由和权力，却要象夫妻那样生活，那是不行的。哎，让治，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偷看别人的信，象侦探一样跟踪……我知道得一清二楚。”

“这是我不对，不过因为有前车之鉴，所以神经过敏，如果体量不到这一点就不好办了。”

“究竟怎么办才合适呢？不是约好了不谈往事吗？”

“如果你真能让我安心，真心与我和好，爱我就好了。”

“可是这样做，你要是不相信……”

“相信，今后我一定相信。”

在此我必须承认男人的可悲，白天姑且不论，一到夜间，我总是经不住她的诱惑。与其说我经不住诱惑，倒不如说她征服了我的兽性。说实话，我远远不能相信她。尽管如此，我的兽性却迫使我盲目地屈从她，抛弃一切向她妥协，也就是说，纳奥米在我看来已不是珍贵的宝贝，也不是圣洁的偶象，而是一个娼妇。这里既没有恋人之间的纯情，也没有夫妻之间的爱恋，这一切已象往日的梦一般消失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迷恋着这个失去贞操的肮脏女人呢？这完全是因为她肉体的魅力。这是纳奥米的堕落，同时也是我的堕落。因为我已经抛弃了作为男人的节操、洁癖和纯情；丢掉了过去的自尊心，拜倒在一个娼妇面前而不以为耻；因为我甚至有时竟把这个下贱的娼妇尊为女神来崇拜。

纳奥米对我的这个弱点了解得一清二楚，简直令人憎

恶。自己的肉体对男人来说是一种难以抵抗的诱惑，只要到了夜间，便能征服任何男人。开始意识到这一点的纳奥米白天的态度冷淡得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她明显地摆出这样一种姿态：自己只是将自己的“姿色”卖给了眼前的这个男人，除此之外，对这个男子既不感兴趣，又没有缘份，象路人一般冷冷地板着面孔不爱答理。我偶而问一句，她也没有正经的回答。只是不得已时才回答一句“是”或者“不是”。我只能认为，她的这种做法是打算表现对我消极反抗的心理和极度蔑视我的意思。“让治，无论我怎样冷淡，你也没有生气的权利呀。你不是取走了从我身上能够得到的一切吗，这样你难道还不满足吗？”——每当我站在她的面前，总觉得她在以这种目光瞪着我。而且她的眼睛动辄就明显地露出这样的表情：“哼，这家伙真讨厌，简直就象畜牲一样下贱。我没有办法，只好忍耐着吧。”

然而这种状态不可能维持长久。我们俩互相揣摸着对方的心理，暗地里继续进行阴险的较量，同时私下做好了终有一天会爆发的精神准备。一天晚上，我特意用比平日更温和的语调招呼她。

“哎，纳奥米呀，咱们再不要要性逞强了，好没意思。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对这阵子的这种冷漠的生活我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忍耐了……”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

“让我们再一次设法做对真正的夫妻吧。你我都不要感情用事，一定要认真对待，努力寻回往日的幸福。”

“我认为努力归努力，感情这种东西是很难改变的。”

“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不过我认为我们有办法得到幸

福。只要你同意就好办……”

“什么办法？”

“你给我生孩子吧，做母亲怎么样？哪怕生一个孩子也好，我们就能够成为真的夫妻，就能得到幸福了。求求你了，能答应我的请求吗？”

“我，不愿意。”纳奥米当即斩钉截铁地说。“请你别让我生孩子，让我永远象小姑娘一样年轻而有朝气。我不是说过，我最害怕的就是夫妻之间有孩子……”

“唔，倒是有一段时间这样想过，不过……”

“这么说，你难道不打算象过去那样爱我了？你不是说我无论变得怎样老丑都不在乎吗？不，原来你才不爱我呢。”

“你误会了。我过去象朋友一样爱你，不过今后要把你当成真正的妻子那样爱你。……”

“你是不是认为这样一来便能得到过去那样的幸福了？……”

“也许和过去不一样，但是真正的幸福……”

“不、不，那我可受不了。”我还没有说完，她就用力摇着头说，“我想得到过去那样的幸福，如果不是那样，我什么都不想要。我是这样说好了才到你这儿来的。”

十　九

假如纳奥米无论如何也不愿生孩子的话，我还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搬出大森这所“童话中的房子”，建立一个正经的、正常的家庭。只因我想往“纯朴之爱”这一美名，才住在这个奇妙而极不实用的画室里。我们的生活之所以变得如此龃龉，这所房子的确也是一个原因。如果年轻夫妇住在这种房子里而又不用女仆，反而双方都会放任自己，纯朴之爱得不纯朴，变得放荡起来，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因此，为了不在家时好监视纳奥米，我决定雇一个女仆和一名烧饭的，搬到不是所谓“文化住宅”，而是夫妇与两名女仆能够住下，适合中流绅士家庭的纯日本式住宅去。将以前所用的西式家具全部卖掉，都换成日本式家具，为纳奥米特地买一架钢琴。这样一来，她的音乐课就可以请杉崎女士上门教授，英语课也可请哈里逊小姐来教，她自然没有机会外出了。要实现这个计划，需要凑一笔钱，我把此事通知家里，一个人煞费苦心地找房子，估算购买家具等的费用，决心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前不让纳奥米知道。

家里汇来了1500元的支票，说是先寄上这些。因为我还托家里找女仆，母亲在与支票同封寄来的信中还说道：“有个非常合适的女仆。以前在家里做事的仙太朗有个女儿叫阿花，今年十五岁。她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我想可以放心用她吧。烧饭的我也给你留心，待住处找好以后再打发她

们进京。”

纳奥米大概也隐隐约约地感到我私下里在搞什么鬼，最初一段时间她表现得非常镇定，似乎在盘算着且看我如何动作。但是当收到母亲来信后两三天的一个夜晚，她突然以一种娇嗔得肉麻而又令人奇怪的嘲弄口气甜言蜜语地对我说：“哎，让治，我想要洋装，能不能给我定做一套？”

“洋装？”我顿时愣住了，死死地盯着她的脸。我恍然大悟，哈哈，这家伙，知道寄来了支票，在试探我呢。

“哎，没关系的，不做洋装，和服也行啊，给我准备冬天出门穿的衣服嘛。”

“眼下我不给你买这种东西。”

“为什么？”

“衣服不有的是吗？”

“就算有的是，我穿腻了想要新的。”

“我绝对不允许这么挥霍了。”

“嗬，那么，那笔钱怎么用？”

终于说出来了！我装作不知道这件事。

“钱？哪儿有这种东西？”

“让治，我看了那个书箱下面的挂号信。你都随便看别人的信，想必我做这种事也没关系吧——”

这是我没有料到的。原以为纳奥米之所以说出钱的事，只是因为看到来了挂号信，便推测里面有支票，完全没有想到她看了我藏在书箱下面的那封信的内容。纳奥米一定是到处寻找信的下落，想方设法弄到我的秘密。她看了那封信，支票的金额不用说了，就连搬家和找女佣的事也都知道了。

“我想，你有那么多钱，给我做一件衣服总是可以的。

——喂，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若是为了你，就是住再狭小的房子，就是再不方便我也要忍耐，还要拿出钱来让你尽情挥霍。难道你忘了这些说过的话？你和那时候完全不同了。”

“我爱你的心没有变，只是爱的方式变了。”

“那么，为什么把搬家的事瞒着我？是不是打算一切都不和别人商量，强迫命令别人去做呢？”

“我找到合适的房子以后，当然也要和你商量的啰……”说着，我使语气和缓下来，平心静气地劝解她说，“哎，纳奥米，说实话，就是现在我也还是让你尽情享受。不单是穿着，住也要住相当高级的房子，要提高你的整个生活水平，使你成为一个更象样的太太。所以你也用不着发牢骚嘛。”

“是吗？那就谢谢你了。”

“要不明天和我一起去找房子怎么样？只要能找到比这里间数多而你又看得上的房子，无论什么地方都行。”

“那么，请找西式房子，日本式的我可不干——”

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这时纳奥米又以幸灾乐祸的表情恶言恶语地说：“女佣人也由我拜托浅草的娘家去找，请把那种农村出身的乡下佬回绝掉，因为是我使的佣人嘛。”

这类争吵一次又一次地发生。随之，我们俩之间的气氛越来越紧张，而且经常一天到晚互不理睬。就在我们离开镰仓后两个月，即十一月初，当我掌握了纳奥米仍未与熊谷断绝关系的铁证时，终于爆发了一场战争。

关于发现此事的过程，就不必在此详细交待了。从很早起，我一面操心准备搬家，同时凭直觉感到纳奥米举止可疑，所以并没丝毫放松以往的侦探活动。有一天纳奥米与熊谷竟然大胆地在大森的住宅旁边的曙楼幽会，回家时，我终

于逮住了她。

那天早晨，纳奥米比平时更加浓妆艳抹，我就起了疑心，装做出门，马上绕到后门那个贮藏室的炭包后面躲起来。（所以那时我总是请假不上班）果然，九点左右时，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出来了，虽说那天并不是上学的日子。她没有去车站，而是匆匆地朝相反的方向走去。等她走出十来米以后，我便急忙跑回家中，拖出学生时代用过的披风和帽子，将披风披在西服上面，光脚穿着木屐跑出门去追赶远处的纳奥米。然后亲眼见到她走进曙楼，约摸过了十分钟，熊谷便来到这里。我且放过他们，等着他们出来。

回去时也是一先一后。这次似乎是熊谷留在那里，纳奥米先走一步。她大约十一点左右出现在大街上——而我则在曙楼附近徘徊了一个半小时之久。和来的时候一样，她目不旁顾地一直走到一公里之外的家门口。于是我也加快了脚步紧跟在后面，待她打开门进到家中不到五分钟我就进来了。

进到房间的一刹那我所见到的是纳奥米那双呆呆发直的眼睛，目光凄惨。她象根木棒一样直立在那里，狠狠地瞪着我。刚才我走的时候脱下来的帽子、外套和鞋袜等仍原封不动地扔着，就在她的脚边。大概因此她都明白了。这是一个秋高气爽的上午，她那映着画室光线的面部缓缓地变白，脸上露出一种一切都豁出去了的非常镇定的表情。

“滚出去！”一声吼叫，震耳欲聋，我再没说第二句话，纳奥米也没有应声。俩人剑拔弩张，怒目以视，伺机向对方进攻。在这一刹那，我确实感到纳奥米的容貌之美丽、体会到女人越遭男人憎恨，其容颜便越加美丽。我十分理解杀死卡门的唐·育才的心情。他便是因为越恨卡门而越加恋

到卡门之美貌而杀死她的。纳奥米一直凝视着我，面部表情非常冷漠，紧紧闭着没有血色的双唇站在那里，宛若是个邪恶的化身。——啊，这种形象才把那淫妇的神气表现得淋漓尽致呢。

“滚出去！”我又大喊一声。不知是出于憎恶还是恐惧，或是因她的美貌，我拚命抓住她的肩膀，朝门口推去。

“滚蛋！喂，让你滚蛋呢！”

“请饶恕我，让治！从今以后……”纳奥米骤然改变了脸上的表情，声音变得哀婉颤抖起来，她热泪盈眶，瘫软地跪倒在地上仰视着我的脸哀求道：“让治，是我的过错，请饶恕我！……饶恕我，饶恕我吧……”

没料到她竟然这样轻易就讨饶。受到这意外的打击我大吃一惊，因此更加愤怒了，便攥紧了拳头，接二连三地朝她打去。

“畜生！狗！你不是人！我和你再没关系了！让你滚蛋怎么不滚！”

听了这话，纳奥米似乎忽然觉察到自己的失策，马上改变了态度，迅速站起身来用平时的口吻说：“那我就走。”

“好！马上滚蛋！”

“好，我马上就走。——难道去二楼拿上替换的衣服再走都不行吗？”

“你这就回去，打发人来！把行李都给你拿去！”

“不过，那我就不好办了。眼下就有好多东西要用呢。”

“好，随你便吧，不快点我可不答应啊！”我把纳奥米说马上搬行李的话看作是她对我的要挟，便不甘示弱地说了这句话。于是她上到二楼，劈里吧啦地翻了个遍，又是篮

子、又是包袱，打了多得背不动的行李，自己很快叫来了人力车，把行李堆到车上。

“那么再见，这么长时间给您添麻烦了。”她临走时的这句话是最干脆不过了。

二　十

她的那辆人力车走了之后，不知为什么我马上掏出怀表看了一下时间：下午十二点三十六分整。噢，刚才她从曙楼出来时是十一点，接着大吵一场，刹时间风云突变，刚才还站在这里的纳奥米已经不在了。这一切只是在一小时三十六分钟之内发生的。……人们往往有一种习惯，在自己照顾的病人最后咽气的时刻，或是发生大地震的时刻会不自觉地看表。这时我掏出表来看，其心情大概也和那种场合相似。大正某年十一月某日中午十二点三十六分，——这天的这一时刻，终于和纳奥米分手了。自己和她的关系也许就此告终。……

“总算松了一口气！卸下了一个大包袱！”我被这阵子的明争暗斗搞得筋疲力尽，一面这样想着，一面瘫软地坐在椅子上发呆。这一瞬间，我感到十分轻松。啊，太好了，终于解放了。因为不仅精神上疲劳，生理上也感到疲劳，所以不如说想充分休养一下的愿望到是我肉体上的迫切要求。打个比方说，纳奥米就象一种烈酒，我虽然懂得饮酒过量对身体有害，但每天嗅着那芳醇的香气，看着那注得满满的酒杯，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将它喝下去。随之，那酒毒渐渐渗入到身体的各个部分，使人变得有气无力、无精打采；后头部象灌了铅一样沉甸甸的，猛地站起来时便头昏眼花，仿佛要向后跌倒；而且总象久醉不醒似的感到胃不舒服、记忆力衰

退，对一切事情都不感兴趣，如病人一般没精神；脑海里总是浮现出纳奥米那奇妙的幻影，经常令人象打嗝一样感到恶心；她的体臭、汗脂气一直刺激着我的鼻子。“看一眼都要伤眼睛”的纳奥米不在了，此刻我的心情有如梅雨季节骤然晴朗的天空一般。

然而就象上面说过的，这完全是一时的感觉。说实话，这种快感大概只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就算我的身体再强健，也总不能在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解除疲劳吧。坐在椅子上刚刚松了一口气，刚才吵架时纳奥米那美貌非常的面孔便浮现在眼前，就是她在那一瞬间所表现出来的“愈令男子憎恶愈加美丽”的容貌。这是一种令我杀了她也不解心头之恨的可憎的淫妇之相，它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之中。尽管我想抹掉它，但它无论如何也不消失。不知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倒越加清晰地出现在眼前，仿佛现在仍然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我，而且那张令人憎恶的面孔渐渐变得异常美丽。回想起来，我竟然从来没有见过她脸上流露出来的那种妖艳的神态。毫无疑问，那就是“邪恶的化身”，同时也是她的躯体与灵魂所具有的全部美的最高表现形式。刚才吵得最凶的时候，我又情不自禁地被那美貌所打动，心中感叹道“啊，真美”，可为什么那时并没有拜倒在她的脚下呢？就算是气愤之极，可平时优柔寡断、窝窝囊囊的我怎么竟会对那个可怕的女神破口大骂、大打出手呢？这种鲁莽的勇气究竟出自何方？——对此至今我仍感到不可理解，甚至对那种鲁莽与勇气渐渐产生了怨恨。

“你是个傻瓜，干了件蠢事。就算有一星半点行为不端的表现，难道能抵消‘她那容貌’吗？那般的花容月貌世上

决不会再有了。”我开始觉得似乎有人在这样对我说。啊，是的，自己的确做了件蠢事。平时那般小心谨慎生怕惹恼她，最后却是这样一个结果，肯定是中了魔。我不由得产生了这种想法。

为什么仅仅一个小时之前还把她当作个大包袱来诅咒，而现在反而诅咒自己，为自己的轻率而后悔呢？为什么对那般可憎的女子竟然如此留恋呢？这种急剧的心理变化我自己也无法解释，这个谜恐怕只有爱神才能解答吧。我不知不觉地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长时间都在考虑着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消除我的爱恋之情。然而费尽心机也找不到这种方法，想起来的只是她的美好之处。过去五年间共同生活的情景不断浮现在我的眼前。啊，那时她是这么说的，有过这样的表情，有过这样的眼神……没有一个是不值得留恋的。尤其忘不了的是，当她还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的时候，我每晚把她放进西式浴缸中给她洗澡。我还当马，让她骑在自己的背上，嘴里喊着“驾驾、笃笃”在房间里爬来爬去的玩。为什么对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竟然如此怀恨不已呢，实在是无聊。不过，今后如果她再到我这儿来一次，首先我就玩一玩那时的游戏，让她重新骑在我的背上，在这间房子里爬上一圈儿。要是能够这样，自己真不知道该有多么高兴呢。我如此这般地幻想着，仿佛这便是无上的幸福。不，还不止是幻想，由于对她的过份思恋，我身不由己地趴在地上，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儿，仿佛她那沉甸甸的身体就骑在背上似的。然后我上了二楼——实在不好意思写在这里——翻出她的几件旧衣服放在背上，并把她的布袜子套在手上，又在这间屋子里爬了一阵。

从头将这个故事看下来的读者大概还记得我有一本题名“纳奥米的成长”的纪念册。里面详细地记录了我让她入浴，为她洗身的那一段时间，她的身体日渐发育的情况。也就是说，那是一本专门记录少女纳奥米怎样渐渐长大成人的日记本。我想起在那本日记上到处都贴着当时我给纳奥米拍下的各种表情和应有尽有的不同姿势的照片，便从书箱底下抽出那本老早塞在那里并沾满灰尘的册子，一页页地翻着看，多少寄托一下对她的思念之情。这些照片除我之外绝对不能给任何人看，所以显影和冲印等都是由我自己干的，可能冲洗得不好，现在已稀稀落落出现了雀斑似的斑点。有些相片深深地打上了岁月的烙印，变得模模糊糊，简直就象古旧的画像。不过，反倒因此而愈发激起了我的怀恋之情，仿佛那已是十年、二十年以前的往事，仿佛自己在重温孩提时的遥远梦境。她那时喜欢穿的各种衣着和服饰几乎全部拍成了照片，既有新颖奇特的，又有轻便明快的，既有高贵豪华的，又有滑稽可笑的；还有一张身穿天鹅绒西服的男装照。翻开下一页，便是一帧披着薄棉纱、象一尊雕像般亭亭玉立的照片。下一张像片上穿着闪闪发光的缎子外褂和缎子和服，窄窄的腰带束得高高的，和服衬衣上缀着绦带衬领。除此而外还有各种繁多的表情动作及模仿电影女演员举止神态的照片——玛丽·皮克弗多的微笑；古罗莉亚·斯万逊的目光；波拉·内古丽情绪高昂的表情；比布·达尼厄尔装腔作势的姿态；有的愤慨，有的嫣然，有的惊惧，有的恍惚。逐一看下去，她的表情和体态各不相同，无一不说明她对此类事情是何等的敏感，何等的擅长，何等的有灵性。

“啊，真是岂有此理！我竟放走了一个难得的尤物！”

我象发了疯似的，捶胸顿足、懊悔不已。将日记翻下去，照片还有许多许多。其摄影技法渐渐细致入微，将各个部分拍成特写，甚至拍下了鼻子、眼睛、嘴唇及手指的形状，手臂、肩膀、脊梁及腿部的曲线，还有手腕、脚腕、肘臂、膝头和脚掌等等，仿佛她就是一尊希腊的雕像或是奈良的佛像。既然至此，纳奥米的整个身体便成了一件艺术品，在我看来，实际上它或许要比奈良的佛像更完美。我深情地望着它们，心中甚至涌出一种虔诚的感慨之情。啊，究竟出于什么目的拍下了这样一些精巧的照片呢？难道我预感到了它将会变成令人伤心的纪念物吗？

我思念纳奥米的心情越来越迫切。天已黑下来。窗外，星星开始在夜空中闪烁，微微感到有寒气袭来。从上午十一点起，我既没生火，也没吃饭，连开灯的气力都没有。在越来越黑的家中时而上到二楼，时而下到一楼，或是一边骂着“混蛋”，一边自己打自己的脑袋；或是在幽静得象所空房子似的画室里面向墙壁喊叫着“纳奥米、纳奥米”，最后一边连续呼喊着她的名字，一边在地下磕头。无论如何，不管发生任何事情，都必须把她领回家来。我绝对无条件地向她投降。她所说的话，想做的事，我都服从。……然而，现在她在做什么呢？拿着那么多行李，从东京火车站肯定是乘汽车去的。那么，应该在五、六个小时以前就到了浅草的娘家。她是否对娘家的人老老实实地讲了被赶出来的原因呢？抑或还是象往常那倔强，谎称暂时跑出来，以此来蒙蔽哥哥姐姐呢？她非常不愿被人提到这个在千束町从事低贱农活的娘家，不愿被人提到自己出身于这个家庭，把亲兄弟看作是无知愚民，很少回到那里去。——在这个不谐调的家庭里，

现在会采取怎样的善后措施呢？哥哥姐姐当然会叫她去道歉，而纳奥米或许会一昧逞强："我决不会去道歉，谁替我把行李取回来吧。"然后几乎是无忧无虑地以满不在乎的表情开开玩笑，或大吹大擂，或滔滔不绝，时而还夹杂着几句英语；还把时髦的衣服和物品拿出来炫耀，大概会象贵族小姐来到贫民窟那样大耍威风呢……

但是无论纳奥米说什么，事件终归是事件，按理说应该很快就有人来的，……如果她本人说"不去道歉"，那么就该由哥哥或姐姐代她来，……也许纳奥米的亲兄弟谁也不会关心、惦记她吧？正如纳奥米冷淡他们一样，他们也从来没有对纳奥米负过任何责任，把十五岁的姑娘寄养在我这里，便撒手不管了。当时的态度是，那孩子就交给你了，随你怎么办吧。所以这次大概也会对纳奥米放任不管吧。不过，想必是会来取行李的。我曾对她说过："回去以后马上派人来，把行李都给你拿走。"然而到现在也不见有人来，这是怎么回事？虽说纳奥米把换洗的衣服和日常用品基本上都带走了，但还有好几套对她来说是"第二生命"的华丽盛装。总之，她不可能一天到晚闷在千束町那个寒酸简陋的家中，大概会天天穿着令街坊四邻瞪目的艳丽服装招摇过市吧。如果这样，想必衣服就更是必需之物，没有它简直是无法忍受的啰……。

那天晚上我等了又等，但纳奥米那边并没有人来。因为到周围一片漆黑都一直没有开灯，若是被误认为家里没有人就糟了。想到这里，我慌忙把家里所有房间的电灯都打开，检查一下门口的名牌有没有掉，并把椅子搬到门口，坐在那里好几个小时，两耳倾听着门外的脚步声。八点、九点、十

点、十一点，……从上午到现在，整整一天不见任何消息。于是我陷入了绝望的深渊，脑海里又浮现出各种各样不着边际的猜想。纳奥米之所以不派人来，或许倒说明她不把这当回事，认为过两三天便会解决，没有什么了不起。或许她在盘算：不要紧的，他恋着我哩，没有我，他连一天也受不了，肯定会来接我。她自己也清楚，至今为止已习惯了奢侈豪华，在娘家那种环境中是无法生活的。而就是去找别的男人，也不会有人象我那样看重她，让她自由自在地生活。纳奥米这家伙对此了解得一清二楚，或许她嘴上逞强，而内心里却在等着我来接她吧。可能明天早上她的姐姐或老哥就会来说和。也许晚上生意忙，不到早晨不出来。总之，没有打发人来反而倒有一丝希望。如果到明天还没有音信，就去接她吧。事到如今也就顾不得体面不体面了。当初就是因为顾及面子而走错一步。无论被她娘家的人笑话也好，被她看破我的心思也好，我都要上门去向她负荆请罪，并求她的姐姐哥哥为我美言几句，反复表示："这是我毕生的愿望，请回去吧。"这样一来，她也许就会体体面面、大摇大摆地回来了。

这一夜我几乎没有合眼，待到第二天下午六点钟左右，还没有一点儿消息。我再也忍耐不住，便跑出家门，急忙向浅草赶去。我想马上见到她，哪怕早一秒钟也好，只要见到她就放心了！——"如饥似渴地思慕"这个词也许说的就是我当时的心情。我的心里除了"想见到她"以外，什么都没有考虑。

千束町的娘家在一个花园后面杂乱的胡同里。我到那里大约是七点左右。

到底还是拉不下脸来，我悄悄地打开格子门，站在堂屋里小声问道：“唔，我是从大森来的，纳奥米在家吗？”

“哎呀，是河合先生。”她姐姐听到我的声音，从隔壁的房间伸出脑袋，似乎感到很惊奇，“嗯？纳奥米吗？不，她不在。”

“那就怪了。不可能不在呀，昨天晚上她出去的时候说是回这儿来嘛。……”

二十一

开始我疑心她在纳奥米的授意之下不说实话，于是说了许多好话求她，不过后来，看上去纳奥米确实没有到这儿来。

“那就怪了……还拿着许多行李，那种情况下无论如何是哪儿都去不成的……”

“哎？拿着行李？”

“拿着篮子、挎包、包袱什么的，不少行李呀。其实，昨天是为了一点儿小事吵了几句嘴，……”

“于是她说到这儿来，就出走了？”

“不是她说的，是我对她这么说的，让她马上回浅草，打发人来。——因为我想如果你们之中有谁来，就能说通道理了。”

“嗯，你说得不错。……不过，总之没到我们这儿来。如果是这么回事，说不定她随后就追来了。”

“看你说的，如果是昨晚发生的事，那就难说了。”我们正在交涉的时候，纳奥米的哥哥也出来说道，“如果您有什么其它线索，就请找找那些地方。既然她直到现在都没来，大概不会回这儿了。”

“而且纳奥米压根儿就不回家。说起来，那是从什么时候来着？——已经有两个月没见她的面了。”

“好了，事到如今，我也并不想把那孩子怎么样。如果

她来了，就马上通知我。”

我坐在门槛上，喝着端来的苦茶，一时想不出办法来。纳奥米的哥哥姐姐听说妹妹出走并不着急，所以向他们倾吐衷肠也不解决问题。于是我唠唠叨叨地再三拜托他们：万一她跑回来就及时通知。如果是白天，便给公司打电话，不过这段时间我经常请假，若不在公司就请马上给大森家中打电报，我去接她。在这以前务必不要让她出去。尽管如此，我总觉得他们稀里胡涂地不可靠，为慎重起见，把公司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看样子，他们也不知道大森家里的地址，于是将详细地址留下便出来了。

“那么，怎么办呢？她到哪儿去了？”——我差点儿就要哭出来，不，实际上也许已经是一脸哭相了。从千束町的胡同出来，一边毫无目的地在公园里信步走着一边在考虑。从没有回娘家这点看来，事态明显地要比估计的严重。

“一定是在熊谷那儿，逃到那家伙那儿去了。”我恍然大悟，怪不得纳奥米昨天出走的时候说：“不过，那我就不好办了。眼下就有好多东西要用呢。”是的，果然如此。她打算去熊谷处，所以才带走了那么多行李。也许事先他俩就商量好了，到这种时候就这样做。如果是这样，事情或许就很难办了。首先自己连熊谷的家在哪儿都不知道。就算能查到，那家伙总不会把她藏在父母家里吧。虽说那家伙是个小阿飞，但他父亲却象是个有地位的人物，大概不会放任自己的儿子干这种毫无道理的事。会不会那家伙也离家出走，两个人躲在什么地方呢？或许拿了家里的钱到处游乐去了？如果能搞清楚是哪种情况就好了。那样一来，我就找熊谷的家长谈判，请他们严加干涉。就算他不听家长的话，一旦金钱

用光，两个人便无法生活，最后那家伙或许会回到自己家里，而纳奥米会回到我这儿，最终的结局大概就是这样，然而这段时间自己将会操多少心哪？或者一个月了结，或者两、三个月，或者要用半年时间？不，这样可就糟了。在这种情况下她会渐渐错过回家的机会，而且也不是没有再接交第二个、第三个男人的可能性。这件事可不能含糊。象这样离开的时间越长，和她的关系就越淡薄，她一刻刻地离我远去。你等着瞧！想跑就让你跑掉吗！无论如何也要把你弄回来！我从来没有信过神，这时忽然想起“困难时节求神灵”这句话，便去拜了观音，真心实意地祈祷尽早得知纳奥米的所在，愿她明天就回家。然后又去了两三家酒吧，喝得烂醉，不知走过些什么地方，回到大森的家中时已是夜里十二点多了。尽管喝醉了酒，但心中始终惦记着纳奥米的事，想睡也很难睡着。待酒醒之后，又闷闷不乐地考虑起一件事来。怎样才能查出她的所在？她是否真的和熊谷一起私奔了？要去他家谈判，就必须先搞清楚，否则太轻率。那样，除了请私人侦探，实在没有办法查明……冥思苦想的结果，是想起了那个浜田。是的、想起来了，我不经意怎么把他忘了，是有个叫浜田的人，那人或许能站在自己这边。记得在“松浅”饭庄分手时记下了他的住址，要么明天赶紧寄封信去。写信可太令人心焦了，要么打电报？虽说那家伙看来也爱说大话，不过电话总会有的吧，是不是让他给我打电话？不行，来不及了。有这个功夫，不如让他去找熊谷。这时刻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了解熊谷的动向。浜田有线索，大概会立即给我带来消息吧。眼下能够体恤自己的苦衷，解救自己的人只有他了。这大概也是“困难时节拜神灵”吧。

第二天一早，我七点钟就爬起来跑到附近去打公用电话。一翻电话簿，便顺利地找到了浜田家的号码。

“哦，是找少爷吗？他还睡着呢……”接电话的女佣人说。

“实在对不起，因为有急事，请转告他一下……”我给了她一个软钉子。过了一会儿，浜田接了电话。

“你是河合先生？住在大森的？”他睡意朦胧地问。

“是啊，我是大森的河合啊。上次给你添麻烦了，而且在这种时候突然给你打电话，很是对不起。告诉你吧，纳奥米跑掉了——”

在说出“跑掉了”这个词时，我不由自主地变成了哭腔。这天早晨非常冷，就象冬天一样。我在睡衣外面披了一件棉袍就慌慌张张地跑出来了，所以一边握着话筒一边不住地打颤。

“啊，纳奥米小姐，——果然如此。”浜田虽感到意外，但语调非常冷静。

“这么说，你已经知道了？”

“昨天晚上我碰见她了。”

“呃？碰见纳奥米？……昨晚碰到纳奥米了？”这会儿的发抖和刚才不同，浑身都在打颤。由于颤抖得太厉害，前齿都碰上话筒了。

“昨天我去爱尔多拉多跳舞，看见纳奥米也在那里。我并没有打听情况，不过总觉得她的样子有些不正常，我想大概发生了这种事吧。”

“和谁在一起？是不是和熊谷？”

“不光是熊谷，还有五、六个男人，其中也有洋人。”

"洋人？"

"嗯，是呀。而且她还穿着非常漂亮的洋装哩。"

"离家出走的时候并没带洋装呀……"

"总之是洋装，而且是非常华丽的晚礼服呢。"

我如堕五里雾中，一下子愣住了，完全失去了主意，不知问什么是好。

二十二

"啊，喂、喂！你怎么啦？河合先生，……如果……"因为我好久没有说话，浜田这样催促道，"啊，喂、喂！"

"哎、……"

"是河合先生吗？……"

"哦、……"

"你怎么啦？……"

"啊，……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可是在电话里考虑，不是也解决不了问题吗。"

"我知道不解决问题，可是浜田，我确实为难啊，不知为什么，已经是走投无路了。自从那家伙不在以后，我难受得晚上连觉都没法睡。……"为了博得浜田的同情，我用哀婉悲切的语调继续说，"……浜田，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你再没有可信赖的人了。想不到会给你添麻烦，我是，我是……无论如何也想知道纳奥米的去处。想查清楚她是在熊谷那儿，还是在其他哪个男人那儿。所以，我唐突地提出一个请求，你是否能帮忙调查一下这件事？……我想，与其自己调查，不如请你干，或许你掌握着各种线索……"

"嗯，也许我一查马上就会搞清楚的。"浜田似乎觉得此事毫不费事，他说："不过河合先生，她在何处，你心里大概也有数吧？"

"我认为她一定在熊谷那里。因为是你，就实话实说

吧。纳奥米现在还瞒着我和熊谷来往呢。前几天这事败露了，最后和我吵了一架，离家出走了。……”

“哼、……”

“不过，照你说的，她和包括洋人在内的形形色色的男人在一起，还穿着洋装，这我就完全摸不着头脑了。不过我想，如果你能见到熊谷，大概的情况会搞清楚的……”

“啊，好、好。”浜田打断我的话说，“那么不管怎样我先查一查吧。”

“还望你尽快地查，……如果能办到，在今天之内告诉我结果，那可就帮我大忙了……”

“啊，是这样。今天之内大概会搞清楚的。如果查到了，通知什么地方？你最近仍在大井町的公司上班？”

“不，自发生这件事，就一直没有上班。我总觉得说不定纳奥米会回来，所以尽量不让家里没有人。提个过份的要求，不知你认为怎样？打电话有些不方便，如果能当面谈那就太好了……把情况搞清楚以后能不能到大森来一趟呢？”

“嗯，没问题，反正是闲着没事嘛。”

“啊，谢谢。你能这样，我真是太感谢了。”于是，我急切地盼着浜田的到来，真有一刻千秋之感。接着我又慌慌张张地问："那么，你大概几点能来？最迟两、三点钟就搞清楚了吧？"

“唔，我想是可以的。不过，必须先去打听一番，在这之前说不清楚啊。我倒是采取最佳方法，可是也说不定需要两、三天……”

“那，那就没办法了。明天也好，后天也好，我一直呆在家里等着你来啊。”

“知道了。详细情况等见面时再谈吧。——那么，再见——”

“啊，喂、喂！”正当电话要挂断时，我又一次慌慌张张地叫住了浜田，“喂、喂、……那个，还有，……这事根据当时的情况怎么办都行。如果你直接见到纳奥米，而且有机会说话，就想请你告诉她：我决不会怪罪她。我很清楚，对于她的堕落自己也负有责任。因此我不对的地方还要请她多多原谅，并答应她提出的任何条件，让过去的一切都付诸流水，希望她一定再回来一次。假如这种条件她都不愿接受，那就请她至少见我一面。——”

说得更坦率一些，在“答应她提出的任何条件”这句话的后面，我甚至想说“如果她让我跪下，我会高高兴兴地跪下；如果让我磕头，我就磕头，我愿做任何事情向她请罪。”不过我没好意思把这话说出口。

“——如果可能的话，请转告她，我是多么想念她……”

“哦，是啊，如果有机会，我也会把这件事详细告诉她的。”

“还有，那个，……她是那种脾气，所以我想即使她想回来，也可能会打肿脸充胖子。请告诉她，如果那样的话，我将会感到非常失望。哪怕勉强也行，最好是把她领回来……”

“懂了、懂了。这事似乎很难担保做得到，不过我尽量去做吧。”由于我纠缠不休，浜田似乎有点不耐烦。

我在这里一连打了三个电话，直至小钱包里的五分铜币用完为止。象这样能说会道，死皮赖脸，一会儿哭腔哭调，一会儿声音颤抖地讲话，在我来说，恐怕是有生以来第一次

吧。然而打完电话后我并没有感到轻松，而是迫不及待地等着浜田的到来。他虽然说过多半今天之内来的，可是如果今天之内不来，怎么办呢？——不，与其说怎么办，不如说自己将会变成什么样子？现在，我除了苦苦地思恋着纳奥米，没有任何事情，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既不能睡觉，也不能吃饭，连门都不能出，只能一动不动地关在家里，袖手等待着与此无关的人为自己奔走并带来某个消息。一个人实际上没有比无所事事更痛苦的了。何况我爱纳奥米爱得要死。一方面要受这爱恋之情的煎熬，另一方面却要将命运交给别人，自己盯着钟表的时针，想一想这种情景都觉得不可忍受。“时光”的脚步缓慢得令人吃惊，哪怕是一分钟，都令人感到无限的漫长。这样的一分钟要有六十次才是一个小时，一百二十次才是两小时。假若要等三个小时，就必须忍耐一百八十次这个无所事事、无可奈何的“一分钟”，就必须忍耐秒针嘀嗒嘀嗒地绕完一百八十圈！如果不是三小时，而是四小时、五小时，或者是半天、一天，甚至是两天、三天，我觉得自己一定会因为过度的焦急和思恋而发狂的。

我已作好了精神准备，浜田最早要到傍晚时分才能来。可是打过电话四小时之后，也就是十二点左右，大门口铃声大作，接着出乎意料地听到了浜田的声音：“你好。”

这时我不由得跳了起来，急忙去开门，慌里慌张地说：“啊，你好。马上就开，这门锁着呢。”一边说着，脑子里蓦地出现了这种想法：没料到来得这么早，或许很容易就见到了纳奥米吧。见了面马上就说通了，可能已经把她带来了。想到这里，一阵喜悦涌上心头，胸中膨膨直跳。

我以为她会跟在浜田后面，一打开门便瞪着眼睛四下

看，但是没有人，只是浜田独自一个站在门廊下。

“啊，刚才失礼了。怎么样？查清楚了？”我马上盯着问。浜田格外沉着镇定，他同情地望着我说：“嗯，查是查清了，……不过河合先生，那个人已经实在没指望了，还是死了这条心吧。”他果断地说着摇摇头。

“这、这、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儿，你是完全估计不到的，——我是为你着想才说这句话。把纳奥米忘掉，怎么样？”

“这么说你见到纳奥米了？见面谈了一下，感到非常绝望？”

“不，没有见纳奥米。我去熊谷那里，把情况打听清楚了。太过份了，实在令人吃惊。”

“不过，浜田，纳奥米在哪儿？我首先请你打听的就是这件事呀。”

“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这里那里到处住。”

“恐怕没有那么多人家可以住吧。”

“你根本不可能知道纳奥米有多少你不认识的男朋友。不过，据说和你吵架那天，最初是去了熊谷家。要是事先打个电话，悄悄地找上门就好了，可是她坐着汽车、载着行李，贸然开到大门口，弄得熊谷一家哗然。她到底是什么人？也不能说‘您请进’，连熊谷都说他算服了。”

“嗯，后来呢？”

“没有办法，只把行李藏在熊谷的房间里，总之两个人离开家，据说是去了一间与众不同的旅馆，而且这个旅馆就在大森你这所房子的附近，叫作什么楼的。听说当天早上在那里碰头，让你发现了。实在是胆子大啊。”

“那么，那天又到那儿去了？”

“嗯，据说是这样。熊谷还时而满面春风地大谈其罗曼史，我听了很不愉快。”

“那么这天晚上他们俩就在那儿住下了？”

“但是并没有住。听说在那里一直呆到傍晚，然后一起去银座散步，在尾张町的十字路口分的手。”

“不过，这就怪了。熊谷那家伙，莫非在撒谎吧。”

“不，咳，你听嘛。据说分手时熊谷有些于心不安地说‘今晚你住哪儿呢’，纳奥米立即回答：‘住处嘛，有的是。我这就去横浜’她没有半点颓唐的样子，说完就那样急匆匆地向新桥走去了。——”

“横浜有谁在那儿？”

“熊谷觉得此事很怪，纳奥米的交际再广，恐怕在横浜也没有可住的地方。说是那么说，大概是回大森去了。可是第二天傍晚时分，却打来了电话，说：‘我在爱尔多拉多等着，能不能马上来。’熊谷到那儿一看，纳奥米身穿耀眼的晚礼服，手拿孔雀羽扇、项链、手镯等首饰闪闪发亮。她被一群包括洋人在内的形形色色的男子包围着，闹得正欢呢。”

听了浜田这番话，我的脑海里蓦地浮现出一件事，就象从玩具盒中猛地跳出个弹簧玩偶一般。看样子纳奥米第一天晚上是住在洋人那里了。那个洋人叫作威廉·马卡奈尔。记得我第一次和纳奥米去爱尔多拉多跳舞时，一个涂脂抹粉、没有男子汉气度的人未经介绍就凑过来，硬是和纳奥米跳了舞。那个厚颜无耻的人便是他。然而更加令人惊奇的是——据熊谷的观察，——在那天晚上纳奥米去住宿之前，她与那个名叫马卡奈尔的男人关系并不怎么亲密。不过，纳奥米似乎

老早就暗中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他有着一副略显好色的面孔，表露出一种演员的潇洒风度，因此不但在舞友们之间有“色鬼洋人”之称，就连纳奥米本人也说：“那个洋人的侧脸多美，有些象约翰·巴利呢。”约翰·巴利是美国演员，就是在电影上经常出现的约翰·巴利马。她的确是看上了这一点。或许她曾频频递过秋波也未可知。因此马卡奈尔也就认为，“这家伙对自己有意思”而与她戏谑过吧。纳奥米之所以闯到那儿去，靠的一定是这点连朋友都算不上的交情。到那儿一看，马卡奈尔也把她当作是一只飞上家门的有趣的小鸟，说：“今晚你就住在我家吧”，而纳奥米则会说：“好啊，住就住下。”

“无论怎么说，这事有些难以置信哪。第一次去一个男人家，当晚就在那里过夜。——”

“话又说回来了，河合先生。我认为纳奥米把做这种事情并不当回事儿。看来连马卡奈尔都感到有几分不可理解，听说昨晚他向熊谷打听：这位小姐到底是什么人呢。”

“他也真够呛，竟让不知道根底的女人留宿。”

“何止留宿，还给她穿上洋装，戴上手镯、耳环，那不就更漂亮啦。还有呢，听说只是一个晚上就混得相当亲密，纳奥米‘维利、维利’地称呼那小子。”

“这么说洋装和项链什么的，也都是让那个人买的啰？”

“好象也有买的。洋人嘛，据说似乎有的衣物是从朋友的情妇那里借来的，以应付场面。想必是以纳奥米闹着要穿洋装开场，而最后以他讨好取悦而告终。那件洋装似乎也不是买的现成货，她穿着刚巧合身；鞋子也是法国式的细高跟鞋，漆黑的鞋尖处可能镶有钻石之类闪闪发光的东西。昨天

晚上的纳奥米简直就象童话里的灰姑娘呀。”

听了浜田的一席话，我想着这个打扮成灰姑娘的纳奥米不知该有多么漂亮，心里猛然不由得一阵激动，接着那一瞬间又对她那过份的劣迹而感到震惊，说不出是怜悯、同情、还是惋惜。总之，我觉得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烦闷。若是熊谷，还能说得过去，她居然去一个不知根底的洋人那里，厚着脸皮住在那里，还要人家买衣服。这难道是一个直到昨天还和丈夫（尽管不是正式的）在一起的女人应当做的吗？那个长期与自己同居的纳奥米竟是这样肮脏的淫妇般的女人吗？难道在此之前我一直不知道她的真面目，在做着愚蠢的梦么？哦，浜田说得对，无论自己怎样恋着她，也必须放弃。我是丢尽了脸，给我这男子汉的脸上抹了黑。……

“浜田，别嫌我啰嗦，我再叮问一句，刚才说的可都是事实？不仅熊谷能证明，你也能证明吧？”

浜田看到我眼里涌出了泪水，同情地点点头说：“听了你的话，对你的心情有所理解，我都难于开口了。昨晚我也在场，现在看来熊谷所说的可能是事实。如果要讲，我还能说出许多事情，你大概会认为言之有理。不过请不要打听这些，相信我吧。相信我决不是夸大事实闹着玩儿的。”

“啊，谢谢，知道这些也就够了，没有必要再……”不知什么缘故，说到这里我顿时语塞，大滴的泪珠叭哒叭哒地落下来。我想“这下糟了”，便突然拚命地搂着浜田，把脸埋在他的肩上，接着哇地哭起来，用出乎意料的声音大喊：“浜田！我、我，……已经对那个女人不抱一丝一毫的希望了！”

“当然！你说的对！”浜田大概是受了我的感染，也声

嘶力竭地说："说实话，我今天来这里，就是打算宣告纳奥米已经没有指望了。不过她的事也难说，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满不在乎地到你这儿来。可现在谁也不把纳奥米真心相待。按熊谷的说法，大家都是把她当作玩物来消遣，甚至还起了一个实在难以说出口的糟糕的绰号。至今为止，你不知不觉地蒙受了多大的耻辱呀。……"

曾经和我一样热恋过纳奥米的浜田，后来又和我一样被她抛弃的浜田——这个青年充满悲愤、发自内心为我着想的一番话，那一字一句就象剜却烂肉的手术刀一般锋利。大家把她当作玩物，给她起难以说出口的外号——揭发出这种令人震惊的内情反倒使我心情舒畅，就象疟疾痊愈了似的，顿时感到轻松，连泪水都止住了。

二 十 三

"怎么样，河合先生，别总是这样闷在家里，出去走走散散心吧。"

这两天我既没漱口，也没刮胡子。在浜田的鼓动下打起精神，说了一声"那就请等一下"，刮好胡子，洗过脸，便轻松愉快地和浜田一起出去了。这时大约是两点半左右。

"这种时候，还是去郊外散步吧。"浜田说，我也同意。

"那么，就往这边走吧。"浜田朝池上的方向走去，我顿时感到一阵不快。

"啊，那边可不行，那个方向要回避。"

"嗳，为什么？"

"刚才我说的曙楼就在那个方向啊。"

"噢，那可不行！怎么办呢？那就直接去海岸，到川崎那边去看看吧。"

"嗯，行啊，这样最保险。"

浜田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向着车站走去了。再一考虑，这个方向也并非没有更大的危险。假设纳奥米至今仍去曙楼，也许正巧这时她领着熊谷出来也未可知，还有可能和那个洋鬼子来往于东京和横滨之间。总之，国营电车的停车站是应回避的。想到这里，我若无其事地说了一句："没想到今天这样麻烦你"。说着，我走到前头，拐出胡同，想要跨过田间小路上的铁路岔道口。

“你不必客气。这种事情并不要紧，本来我就想，这种事反正是要发生一次的。”

“嗯，在你看来，我这个人是不是很可笑？”

“不过，我也曾可笑过一时，所以没有资格笑话你。只是待我冷静下来以后，觉得你非常可怜。”

“你年轻，还没什么，象我这样三十好几的人吃了这种大亏，实在是说不过去。而且要不是你提醒，这亏还不知要眩到什么时候呢……”

田间，晚秋的晴空天高气爽，佛仿在抚慰我。阵阵劲风吹来，使因哭泣而发胀的眼圈感到辣辣地刺痛。那个应回避的国营电车正轰隆隆地穿过农田向远处驶去。

“浜田，你吃过午饭了吗？”默默地走了一会儿，我问道。

“没有，说实话，我还没吃呢，你呢？”

“从前天起，酒是喝了，可几乎没吃一点儿饭，现在肚子饿起来了，饿得很厉害。”

“那是当然啦。你最好不要这样折腾自己，搞坏了身体不值得。”

“没关系，多亏了你，我已经完全醒悟过来，在不会胡折腾了。从明天起我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而且还要去上班。”

“哦，这样到能排解忧愁。我失恋时也是拼命搞音乐，想尽办法忘掉它。”

“如果能搞音乐，这时就好了。可我没有这个本事，只好拼命地为公司干活了，——但不管怎么说，不是肚子饿了吗，找个地方去吃饭吧。”

两个人一边说着，信步走到六乡来了。接着进了一家位于川崎街上的牛肉餐馆，我们围着开得唧咕作响的火锅，又象在"松浅"餐馆时那样喝起酒来。

"喂，怎么样？来一杯。"

"哎呀，我还空着肚子呢，你这么灌，可受不了。"

"咳，没关系。今晚我是逢凶化吉，拔除不祥了，喝一杯庆祝庆祝吧。从明天起我也戒酒。不过今晚可要喝个酩酊大醉，畅谈一番呀。"

"啊，是这样。那么，为你的健康干杯。"

待到滨田长满粉刺的脸烧得通红，一块块疙瘩就象煮沸的牛肉点点发亮的时候，我也已喝得大醉，分不出是悲还是喜了。

"浜田，有件事想问你。"我看好时机，又向前凑了凑，"你说给纳奥米起了个不堪入耳的绰号，到底叫什么？"

"不，那可不能说，因为那外号太过份了。"

"过份也没关系嘛。那女人已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用不着客气。哎，告诉我叫什么，我知道了反而会痛快。"

"你大概会痛快的，可是我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请原谅吧。只要想这是个糟糕的绰号就会明白的。不过倒是可以告诉你这个绰号的由来。"

"那么就请说吧。"

"不过，河合先生，……不好说呀。"浜田说着，搔着头，"就连这都很过分，不论怎么说，听了以后一定会不舒服的。"

"行了、行了，没关系，你讲吧！现在我纯粹是出于好

奇心，想知道那女子的秘密。”

“好，那就向你透露一点点秘密吧。你认为今年夏天在镰仓时，跟纳奥米在一起的有几个男人？”

“嗯——，据我所知，只有你和熊谷，除此而外，难道还有吗？”

“河合先生，你可不要大惊小怪呀——阿关和中村也和我们一样。”

此时我虽然醉了，但仍感到全身象过电一样，接着不由自主地大口干完眼前的六、五杯酒，这才开口说：“这么说，那伙人一个没剩地……？”

“嗯，是的。你认为我们在哪儿见面？”

“是不是那个大久保的别墅？”

“就是你租的那座植木家的厢房呀。”

“哼、……”吐出这几个字，使我静静地沉默着，仿佛连呼吸都停止了似的，最后象呻吟般地说了句：“唔，是吗，真是没想到啊。”

“所以那时候最难办的恐怕要算花匠家的太太了。碍着熊谷的情面，又不好说‘给我出去’，不过这样一来自己家就会变成一个魔窟。不断有形形色色的男人出出进进，在街坊四邻看来也不体面，而且万一让你知道就糟了。她考虑到这些，似乎很是捏着一把汗呢。”

“哈哈，的确不错。这样一说，我倒想起来了。上次向房东太太打听纳奥米的事，她看上去非常惊慌，提心吊胆的。原来如此。大森的家是你幽会的地方，而花匠的厢房又成了魔窟，我却一直蒙在鼓里。哎呀，可真是倒了大霉了。”

"啊，河合先生，又提起大森那件事！一说这事我就觉得对不起你。"

"哎呀呀，快别这么说了。一切都已过去，提一提也不碍事吧。不过，想到这家伙竟如此巧妙地欺骗了我，到觉得受骗也痛快。她的手段太高明了，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就象在相扑时被对方用了什么招数扎扎实实地来了个大背挎似的。"

"我也有同感，完全和你说的一样。——这么说，那几个家伙都被纳奥米耍弄了而互相之间却不知道吗？"

"不，知道的。偶而也有一次两个人撞到一起的时候。"

"竟然不吵架？"

"他们互相默契结成同盟，把纳奥米当作共有财产，随后给她起了个糟糕的外号。背地里大家只叫外号。你不知道这个外号，倒是一种幸运。可我却深深感到她的可悲，曾想设法将她救出来。但她听了我的规劝勃然大怒，反倒看不起我，真是无计可施了。"看来浜田居然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伤感地说："哎，河合先生，上次在'松浅'见到你时，没有告诉你这个情况吧。"

"那时听你说，使纳奥米自由的是熊谷。"

"嗯，是的，那时我是这么说的。可这不是瞎说。纳奥米和熊谷大概都欣赏对方的粗野，所以最合得来，因此熊谷是最大的魁首。我认为纳奥米都是他教坏的，所以才那么说。对你，我绝不能说得更多了。那时你还不愿放弃纳奥米，而且想引导她学好呢。"

"不但不能引导她，反而让她拉下水去了——"

"无论什么样的男人，落到纳奥米手里都是这样嘛。"

“那个女人身上有一种奇怪的魔力啊。”

“的确，那是魔力呀！我也有这种感觉。我已经认识到再不能靠近她，若是靠近了她，自己就危险了。——”

纳奥米、纳奥米——我俩不知重复过多少次这个名字，把这个名字当作下酒菜吞进去了。这个圆润的发音好象是比牛肉还要美的食物被我们用舌头品味着，用唾液湿润着，然后放在了嘴唇上。

“不过，再让那女人欺骗一次也行啊。”我无限感慨地说。

“是这么回事！无论怎么说，多亏了她，我才尝到初恋的滋味，做了一个美好的梦。尽管时间是那么短暂。想到这些，也不能不感谢她呀。”

“可是现在她的前途会怎么样呢？”

“大概会很快地堕落下去吧。据熊谷说，她不可能长期呆在马卡奈尔那里，过两三天又会去别的地方。而且自己家里还放着她的行李，或许会来家里也未可知。难道纳奥米根本就没有自己的家吗？”

“她家在浅草，开酒铺的。为照顾这家伙的面子，至今为止我没有向任何人说过。”

“哦，是吗？归根结底出身这种东西是起关键作用的呀。”

“据纳奥米自己说，她家原来是旗本①的侍卫，她出生时曾住在下二番町一所气派的大宅里。‘奈绪美’这个名字

①旗本是江户时代武士的一个等级，奉禄一万石以下五百石以上，有资格直接进见幕府将军。

就是祖母给起的。据说她祖母是鹿鸣馆时代跳过舞的时髦人物。不知她的话有多少是真的，总之不是好出身。我也是直到现在才深深体会到这一点呀。”

“听你一说，就更可怕了。原来因为纳奥米天生就有着淫荡的血统，才走上那条路的嘛。你好心好意收留了她，可是——”

我们俩在这里一直聊了三个小时，出来已是晚上七点多了，但是仍说个没完没了。

“浜田，你坐国营电车回家吧？”走在川崎的街道上，我问他。

“嗯，现在走回去可够呛，——”

“是啊。我乘京浜电车。因为我觉得那家伙如果呆在横滨，坐国营电车似乎有危险。”

“这样的话，我也坐京浜电车吧。——不过，象纳奥米那种到处东奔西跑的人，总有一天会在什么地方碰到的。”

“这么说，连大门都不能随便出啰。”

“她一定经常出入舞厅，所以银座一带是最危险的地区。”

“大森也并非不是危险地带，还有横浜、花月园、那个曙楼，……或许我会退了那所房子住公寓。眼下，在我冷静下来之前不想看到她。”

我同浜田一路乘京浜电车，在大森和他分了手。

三十四

就在我被这种孤独与失恋折磨之际，又发生了一件伤心的事。它不是别的，就是我在故乡的母亲因脑溢血突然去世了。

接到病危电报是在与浜田见面的第三天早晨。我在公司里收到这份电报，立即直接赶到上野，日暮时分回到乡下的家中。这时母亲已神智不清，见了我似乎也不认识，过了两三个小时就停止了呼吸。

我自幼丧父，由母亲一手拉扯大，这是第一次感受到“丧父失母的悲哀”，更何况母亲和我的关系在一般的母子之上呢。回忆往事，我不记得曾经有过反抗母亲或是母亲斥责我的情况。当然我尊敬她也是一个原因，但最主要的是因为母亲非常体贴人，富于慈爱心。一般说来，儿子渐渐长大成人，到离开故乡去都市的时候，父母总会有些担心，怀疑他的品行，有的还因此而变得疏远起来。但是我的母亲即使在我去了东京之后，仍然信任我、理解我、为我着想。我下面只有两个妹妹。放长子离开家，作为母亲来说想必既感到冷清又不会放心的。然而母亲却从未表示过不满，而总是为我的成功发迹而祈祷。因此远离家乡后，我反而比在母亲膝下时更强烈地感到她的爱有多深。尤其是与纳奥米结婚前后，对我不断提出的各种任性的要求，母亲都爽快地答应。每当这个时候，我都被她的温情感动得热泪盈眶。

母亲竟然死得如此突然，如此意外。我敬立在遗体旁，心中无限怅惘。直到昨天，我还被纳奥米的美色而弄得神魂颠倒，而现在我却手捧香柱跪在佛前。这两个“我”的内心世界，无论怎样去考虑似乎都没有联系。我既哀叹、悲伤，又觉惊异，流着眼泪反省自己。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个声音：昨日的我是真正的我，还是今天的我是真正的我？同时从另一个方向又传来一阵低语声：“你母亲此刻去世并非偶然，她是在规戒你、教训你。”于是我更加缅怀母亲生前的音容笑貌，感到自己做了亏心事，止不住悔恨的泪水又淌了下来。由于哭得太厉害，实在不好意思，便悄悄地上了后山。我俯瞰着充满儿时回忆的森林、原野上的小路和田间的景色，又不禁潸潸泪下。

不言而喻，这莫大的悲痛使我得到净化，变得晶莹透亮；它洗净了堆积在我身心中的不洁物。如果没有这次悲痛的刺激，我或许至今都忘不掉那个肮脏的淫妇，而备受失恋的痛苦的折磨吧。想到这些，我觉得母亲的死毕竟不是没有意义的，不，至少我不能把它看作是无意义的。当时我认为：自己对都市的空气早就厌恶了，都说是出息发迹，然而来到东京，只是徒然过着轻佻浮华的生活，既非出息又非发迹。对于自己这种乡下佬来说，还是农村最适宜。我甚至这样想：自己就这样抽身回故里，在家乡安居乐业吧，守着母亲的墓，和村人们交往，象祖祖辈辈那样当个农民。然而叔叔、伯伯、妹妹及亲戚们却说：你也太性急了，眼下你打不起精神也情有可原，可是一个男子汉总不能因为母亲去世就轻而易举的葬送自己宝贵的前途吧。“其实不仅是这个原因，我还没告诉大家呢，我老婆跑掉了……”这句话不觉之中

已经溜到了嘴边，但是在大庭广众之前不好意思，又是家中最忙乱的时候，所以没有说出口。（至于纳奥米没有在乡下露面，就说她生病掩饰过去了）待头期的法事一结束，就把善后事宜交给作为我的代理人，为我管理财产的叔叔婶婶，总之我听了大家的话，又回到了东京。

然而回到公司也丝毫不痛快，而且我的人缘也不如以前。以勤奋精励、品行端正而得“君子”美名的我也因纳奥米的事而丢尽了丑。公司的头头和同事们都已不信任我。这次母亲去世，甚至有人嘲讽我是以此为借口请假休息。由于种种原因，我越来越厌烦。待作二期的法事时，我回家住了一夜，那时曾向叔叔透露了“不久可能要辞职”的意思。叔叔只是说“行了行了”，不甚赞成，所以我第二天勉勉强强上了班。在公司的这段时间还能过去，从黄昏开始，夜里这段时间我真不知怎么打发才好。尽管如此，到底是回到乡下去，还是坚决留在东京，却下不了决心。因此，至今我还没有找地方寄宿，而是一个人住在空空荡荡的大森的房子里。

我仍然不愿见到纳奥米，所以下班后尽量避开热闹的场所，乘京浜线电车直接回大森。然后在附近吃上一份简单的饭菜或是荞麦面条，打发过一顿晚饭后就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了，我只好到卧室去盖上被子睡觉，但很少能睡得熟，睡上两三个小时就醒了。所谓卧室，就是那间阁楼。现在那间房里还放着纳奥米的行李。过去五年间那脏乱不堪，放荡荒淫的气息附着在墙壁和柱子上。这种气息就是她的体臭。她懒怠洗脏衣物，便把它们卷成一团塞到什么地方，现在这气味更充满了这间通风不好的屋子。我实在受不了，后来就在画室的沙发上睡觉。不过在那里也同样总是睡不好。

母亲去世后过了三个星期，到了这年的十二月，我终于坚定了辞职的决心。为着工作的方便，我决心今年年底辞职。不过这件事事先没有和任何人商量，都是我一个人拿的主意，家里还不知道。这样看来再忍耐一个月就行了，我的心也就安静一些。心情稳定下来后，闲暇时间也看看书或是散散步，但是决不走近危险地带。一天晚上实在闲得无聊，便走到品川一带，想看个电影消磨时光，便进了一家电影院，正巧放映洛伊德的喜剧。当美国年轻的女演员们出现在银幕上的时候，我仍是浮想连翩，不能自已。当时曾想，再也不看西洋电影了。

在十二月中旬的一个星期日的早晨，我正在二楼睡觉，（那时画室里冷起来，于是又搬回阁楼上）听得楼下传来窸窸嗦嗦的声音，似乎有人。真奇怪，大门应该是锁着的呀，……我正想着，一阵熟悉的脚步声径直闯上楼梯，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听见一声爽朗的问候，同时眼前的房门打开了，纳奥米就站在我的面前。

“你好！”她又问了一声，用呆然若失的表情看着我。

“干什么来了？”我并没有从铺上起身的意思，而是静静地冷淡地说。心里却愕然：她竟然厚着脸皮来了。

“我？——来取行李的呀。”

“拿走行李倒是可以，不过，你是从哪儿进来的？”

“从前面的大门。——我有钥匙。”

“好，你把钥匙放下走吧。”

“嗯，我放下走。”

于是我转过身背朝着她再不言语了。有一会儿功夫她大概是在收拾包袱，在我枕边弄得吧哒吧哒响，接着又听到象

是解衣带的声音。留心一看，原来她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而且是我的视线所能及的地方，背着脸换衣服。早在刚才她进来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她的服装了。那是一件我没有印象的棉绸衣服，大概是因为每日都穿着这一件，领子上有垢迹，膝盖处突出来，满是折皱。她解开衣带，便脱下这件有些脏的棉绸衣，剩下一件薄长毛衬衫也是脏的。然后她拿起刚刚找出来的金纱皱绸长衬衫，将它轻轻披在肩上，整个身体蠕动着，同时宛若金蝉脱壳一般，唰唰地将穿在下面那件薄毛衬衫脱落在铺席上，然后穿上她喜欢的一件龟甲花纹大岛绸和服，把红白方格花纹的窄腰带紧紧地系在腰间。我以为接着该系宽腰带了，她却转向我这边，蹲下来换上了布袜子。

她赤着的脚对我有着最强的诱惑力，因此我尽量不朝那边看，然而眼睛却不由自主地向那边瞟。她当然也是意识到这点才做的，故意把脚象鱼鳍一般弯来弯去，同时悄悄地察颜观色，不时地试探我。她换好衣服，很麻利地收拾完脱下的衣物，一边说着“再见”，一边拿着包袱向门口走去。

“喂，怎么不留下钥匙就走？”这时我才开了口。

“哦，好、好。”她说着，从手提包里拿出钥匙，“好，放在这儿，我走啦——不过，这行李一次是搬不完的，我也许要再来一次呢。”

“不用来，我给你送到浅草的家里去。”

“送到浅草就不好办了，有些不方便……”

“那么送到什么地方合适？”

“什么地方，我还没有定下来呢……”

“这个月之内如果不来取，我就管不了这许多，要送到浅草那边去了。你的东西不能永远放在这儿。”

“嗯，好吧。我马上来取。”

“那么咱们就事先说好，叫部车子来，把行李一次搬完。打发人来取，你自己不要来。”

“好，——那就这么办。”然后她就出去了。

我想这下可放心了，谁知两三天后的一个晚上，九点钟左右，我正在画室里看晚报，又听到砰啮一声，有人把钥匙插进大门里了。

二十五

“谁？”

“是我呀。”与此同时，哗啦一声门开了，一个又黑又大、象熊一般的东西从室外的黑暗处闯进了屋里。接着一下子脱掉那件黑东西，便象狐狸般露出白白的肩膀和手臂来，原来是一个身穿淡蓝色法国皱绸礼服的陌生的西洋女郎。她那丰腴的脖颈上戴着彩虹般熠熠生辉的水晶项链；黑天鹅绒帽压得很低，下面露出雪白的鼻尖和下巴，给人以一种神秘的感觉；她那鲜红的嘴唇特别引人注目。

“晚上好。”说着，那西洋人摘下帽子。我这时才想到：“咦？这个女人是——”然后仔细打量着她的脸，终于看出她就是纳奥米。这样说似乎觉得很奇怪，其实纳奥米就是这样变化多端的。如果只是改变装束，无论如何也不会认不出来，然而最能欺骗我的就是她那张脸。不知施了什么魔法，从皮肤、眼神到轮廓，整个面部都截然不同，如果我没听到她的声音，即使现在虽已摘掉帽子也许还会以为她是个陌生的西洋人。其次就是刚才说过的皮肤。露在洋装外面的丰满肉体的所有部分都象苹果的果肉一般白。作为日本的女性，纳奥米当然不算黑，但是却不可能这样白。从目前那两只几乎自肩膀处就坦露在外的手臂来看，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那是日本人的。记得一次在帝国剧院观看轻音乐团的歌剧时，我曾被那年轻的西洋女演员手臂之白所迷住。纳奥米

的手臂正是如此，不，我觉得甚至还要白。

纳奥米轻轻地摆动着她那柔缦的衣裳和项链，脚踏一双缀着人造钻石的膝皮高跟鞋匆匆走过来——啊，这就是上次浜田说的那双灰姑娘的水晶鞋吧。当时我曾这样想。——她一只手叉着腰，得意地扭着身子搔首弄姿故作媚态，同时突然毫不客气地朝着目瞪口呆的我走来。

"让治先生，我是来取行李的。"

"我不是说过用不着你来，派个人来吗？"

"可是我没有人可派呀。"说话之间，纳奥米的身子一刻也不老实。她一本正经地板着面孔，时而将双脚并在一起，时而将一只脚迈出一步，时而又用鞋后跟跺一下地板。每作一个动作都要变换一下手的位置，耸耸肩膀，将全身肌肉绷得象拉紧的铁丝一般，把每一部分的运动神经都充分调动起来了。随之，我的视觉神经也跟着紧张起来，不由得对她的一举手、一投足，身体的每一处都毫无遗漏地看在眼里。我仔细观察了一阵她的脸，怪不得她的模样变了。原来她将额前的头发剪成二、三寸长，梳得齐齐的，就象中国女孩子那样，前额留着一排门帘似的刘海儿，剩下的头发梳在一起，呈圆形从头顶处平平地盖在耳朵上，仿佛戴着顶财神爷的帽子。这种发型她以前从未梳过，一定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使她改变了模样。再仔细一看，又发现眉毛与平日不同。她天生的粗眉，而且浓重得不同寻常，然而今天晚上却描成一抹轻淡而细长的弧形，弧的周围剃得青青的。她做的这些手脚我一眼就看穿了，但是我不清楚她用了什么法术使眼睛、嘴唇和皮肤变成了这种颜色。眼珠之所以那样酷似西洋人，眉毛可能也起了一定作用，不过除此而外似乎还搞了什么名

堂。大概是眼睑和睫毛有什么秘密，虽说这样推测，但搞不清做了什么手脚。嘴唇也是一样，上唇的正中恰似樱花的花瓣一般非常整齐地分成两半，而且那种红色与一般的口红不同，有一种新鲜自然的光泽。至于皮肤的白色，无论我怎样注意观察，都看不出涂脂抹粉的痕迹，就象是皮肤的本色。再说她不仅是脸白，从肩部、手臂到指头都一样。如果说涂了粉，那么全身都要涂。我甚至有这种感觉：这个不可思议、离奇独特的少女并非纳奥米，由于纳奥米的灵魂的某种作用，或许已经将她变成了一个具有理想之美的幽灵。

"喂，可以去二楼拿行李吧？"纳奥米的幽灵说。但是，听到这个声音，觉得她还是以前的那个纳奥米，的确不是幽灵。

"唔，行……，行……"我显得非常慌张，连声调都有些变尖了。"……你怎么打开大门的？"

"怎么？用钥匙开的嘛。"

"钥匙你上次不是放在这儿了吗？"

"钥匙嘛，我有好几把呢，可不止一把哟。"这时她的红唇才突然露出微笑，紧接着使了一个既象卖弄风骚，又象嘲讽取笑的眼色，"现在告诉你吧，我配好许多钥匙，所以拿走一两个没什么关系。"

"可你这样三番五次来，我就不好办了。"

"不要紧的，只要把行李都搬走了，就是叫我来也不来呀。"说完，她用脚后跟点地，猛然转过身去，噔噔地上了楼梯，跑进阁楼。……

……此后究竟过了多长时间？我靠在画室的沙发上呆呆地等待她从二楼下来，这段时间还不到五分钟？或者就这样

等了她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对于这段时间的长短，我怎么也掌握不住。心中只留下今晚纳奥米的身影，它化作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快感，余味无穷，犹如听过一曲优美的音乐之后的心情。这音乐仿佛是从非常高、非常圣洁的世外仙境传来的一种女高音的歌声。这时我已既无情欲又无爱，……有的是一种与此最无缘的飘渺的陶醉感。我再三考虑过，今晚的纳奥米与那个猥亵的纳奥米，被一群男人起了可怕绰号的淫妇纳奥米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她是一尊高贵的偶像，我这样的男人只能拜倒在她的面前而不能有其它的表示。她那雪白的手指尖哪怕轻轻碰我一下，我何止喜悦，恐怕会战栗吧。怎样打比方才能让读者了解这种心情呢？比方说，乡下的父亲上了东京，有一天在街上偶然遇见幼时离家的亲生女儿，然而女儿已变成一位高雅的城市妇女，看到这个寒酸的乡下农民，并未意识到是自己的父亲。父亲虽然认出她来，但现在身分不同，不能凑上前去，他惊呆了。这就是自己的女儿吗？他感到无地自容，便匆匆逃走了。我就是这位父亲当时那种孤寂而又感到庆幸的心情。再比方说，一个男子被自己的未婚妻所抛弃，过了五年或十年的某一天，他来到横浜码头，看到一艘商船靠了岸，有许多归国者从船上走下来，没料到在这群人中竟发现了她，看样子她是出国回来了，那男子虽这样想，但已没勇气去走近她。自己和过去一样仍是一个穷书生，然而从那女人身上却找不到她粗俗的少女时代的痕迹，她已变成一位过惯了巴黎、纽约的豪华生活的时髦妇人，两个人之间已有天壤之别。我的心情如同当时这位被抛弃的书生自惭形秽，同时对她的出乎意料的成功也多少有些沾沾自喜。尽管这样解释，也未必讲得十分透

彻，如果一定要打比方的话，恐怕就是上面的那种情况。总之，过去的纳奥米的肉体上已印上了擦拭不掉的污点，然而今晚再看她，却觉得那些污点仿佛都被她那天使般白皙的肌肤净化掉了，连想起它来便令人作呕似的，现在相反，就连碰一下她的手指尖都感到象是一种罪过。——这难道是做梦？否则纳奥米是怎样，从什么地方得到这种魔法，学会这种妖术的？两三天之前她还穿着那件肮脏的棉绸和服……。

蹬、蹬、蹬，传来雄健有力的下楼的脚步声，嵌着人造钻石的鞋就停在我的眼前。

“让治先生，两三天之内我再来啊。”她说。……虽然就站在眼前，但脸和脸之间保持着三尺的距离，连轻如微风般的衣踞都不碰我一下……

“今晚只是拿两三本书。我总不能一次扛走一个大行李吧，尤其是这种打扮。”

这时，我嗅到了一种似曾闻到过的幽香。啊，这种香气、……令人想起大洋彼岸的国家、那美妙的异国花园的香气……。这是曾经教习过交际舞的舒莱姆斯卡娅伯爵夫人、……是她身上发出的香气。原来纳奥米用的是同一种香水。……

不管纳奥米说什么，我只是“嗯、嗯”地点头应承。她的身影又一次消失在夜色中之后，我仍然象追寻幻觉一般凭着自己敏感的嗅觉追踪飘荡在这房间中并且渐渐消散的香气。

二十六

诸位读者，你们大概已从前面所说的情况中预想到不久之后我和纳奥米会言归于好——这并不奇怪，是必然的趋势吧。事实上结果正如诸位所料，然而在此之前却出乎意料地颇经周折，我上了许多次当，做了许多费力不讨好的事。

自那次以后，我和纳奥米便亲密地搭上了话。因为第二天晚上，第三天晚上，自此以后纳奥米必定每晚要来取件行李。来了必定上二楼，收拾好包袱下来，但这只不过是个包在绉绸小方巾里作作样子的小东西。

“今晚来取什么？”我问。

“这个？没什么，一点小东西。”她含含糊糊地回答，“我口渴了，能不能给杯茶？”说着，在我身边坐下来，聊上二三十分钟就走了。

“你是不是就住在这附近？”一天晚上，我和她面对面地坐在桌子旁、一边喝着红茶一边问。

“你为什么想打听这种事？”

“问问也不碍事吧。”

“可是，为什么？——打听这些想干什么？”

“并不想干什么，出于好奇心才问的。——哎，住在哪儿？告诉我没关系的嘛。”

“不，不告诉。”

“为什么不告诉？”

"我没有义务去满足你让治先生的好奇心。既然你这么想知道，就来跟踪我吧，干秘密侦探是让治先生拿手的嘛。"

"我可没这么想干——不过，我认为你一定就住在附近。"

"哎？为什么？"

"你不是每天晚上都来搬走行李吗？"

"每晚都来，不一定就在附近住。有电车还有汽车呢。"

"那么，你是特意从远处跑来的？"

"唔、怎么说呢——"说着，她巧妙地把话头岔开，"——你是说每晚来不好啰？"

"没有说不好，……不过即使不让你来，你也是不予理睬的，事到如今实在没有办法了。……"

"就是嘛。我这个人爱和人做对，不让我来，我偏来。——你是不是怕我来？"

"唔，这个……是有点怕。……"

她听了向后一仰，露出雪白的下颚、张开鲜红的嘴巴，突然嘎嘎地捧腹大笑起来。

"不过没有关系，我不会干那种坏事。我倒是要忘掉过去的事，打算从今以后和你让治先生作为一般朋友来往。嗯？怎么样？这样一点而不碍事吧？"

"我总觉得这种关系也有些怪。"

"怪什么？以往的夫妇成为朋友，有什么可怪的？你这难道不是老式过时的想法？说老实话，对以前的事我一点儿都没放在心上。即使是现在，如果我有心引诱你，在这里马上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不过，我发誓，决不做这种事。你好不容易才下了决心，动摇你的决心我心里过意不去……"

“你是否认为过意不去，对我表示同情才要我作朋友的？”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你若是振作起来，无须别人同情不好吗？”

“不过这恐怕不妥当。我认为自己现在是坚定的，和你一来往，也许会渐渐动摇起来。”

“你真是个傻瓜。这么说，你不愿做朋友？”

“啊，就算不愿吧。”

“如果不愿意，我可就要引诱你了。——破坏你的决心，把你搞得神魂颠倒。”纳奥米半真半假地说着，做出一副奇怪的表情独自笑了。“作为朋友保持纯洁的友情和被诱惑重新倒霉，你说哪个好？——今晚我要吓吓你。”

这个女人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要和自己交朋友呢？当时我想，她每晚都来，并非仅仅为了嘲弄我，一定还有其它企图。是不是打算先交上朋友，然后再慢慢拉拢，以不是自己主动投降的形式重新恢复夫妻关系呢？如果她本意在此，其实用不着耍弄这种复杂的手腕我大概也会轻而易举就同意的。因为我的心中不知不觉地已燃起一种念头：如果有可能和她作夫妻，我决不会说“不”字。

“喂，纳奥米，作普通的朋友也没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干脆和原来一样作夫妻呢。”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我可以这样说。但是看今晚纳奥米的情况，纵令我真心相求，她也不会轻易答应的。

“这种事情我可不干，非作普通的朋友不行。”若是看穿了我的心思，她也许会更得意忘形，这样来嘲弄我。我的一片真心若受到如此对待也没趣。最重要的是，如果纳奥米没

有恢复夫妻关系的诚意，而是打算自己随时随意地玩弄各种类型的男人，而且把我也当作其中一个玩物的话，那就更不可随便说话。现在她连地址都不说清楚，那只能认为至今她还有情人，如果照老样子糊里糊涂地一直保持夫妻关系，我又该重复痛苦的经历了。

于是我突然计上心头，也独自笑着说："那么作朋友也可以吧，我可受不了你的威胁。"

之所以说出这样的话，是因为我心里有自己的想法，若是作为朋友交往，会慢慢弄清她的用意。如果她还有一点儿诚意的话，那时再说出我心里的打算，或许既有机会劝说她破镜重圆，又能在较目前有利的条件下使她成为自己的妻子。

"你同意了？"纳奥米说着，有些不好意思地望着我，"不过，这可真的是普通的朋友啊。"

"噢，那当然。"

"不正经的事情，我们都再不要想了。"

"我知道。——否则自己也不好办嘛。"

"哼。"说着，纳奥米又习惯地冷笑了一声。

自此后，她愈加频繁地出入我家。傍晚当我下班回来时，她马上象燕子般飞来，说："今晚不请我吃晚饭吗？朋友之间请请客不要紧吧。"她要我请她吃西餐，吃饱喝足就回家了。谁知在一个雨夜，她很晚才来，嗵嗵地敲着卧室的门。

"你好，已经睡下了？——如果睡了就不用起来了。我今晚来打算住下的。"说着，擅自走进隔壁房间，铺好被褥便睡下了。有时早晨起来一看，她竟安然地在此过了一晚，睡得正酣呢。而且她动辄就说："谁要我们是朋友呢。"

那时我曾深深感到她是一个天生的淫妇。为什么这样说呢？她本是个多情的妇人，在许多男人面前暴露自己并不当回事。然而平时却十分懂得将其身体秘密地隐蔽起来，哪怕是一小部分，也决不白白地让男人看到。可以委身于任何人的肉体，平时却要将它秘密地隐蔽起来——所以我说这的确是淫妇本能地保护自己的一种心理。因为淫妇的肉体对她来说是最宝贵的"货物"，是"商品"，有时甚至比处女守贞还要更加谨慎。否则"货物"的价值便会渐渐下跌。纳奥米非常懂得此间的奥妙，在我这个曾是她丈夫的人面前更是将其肉体裹得紧紧的。然而是否绝对谨慎小心呢，也未必。我在家时，她便故意换衣服，换衣时衬衫一下子滑落下去，她"哎呀"叫一声，用两手捂着赤裸的肩膀跑到隔壁房间，洗过澡回来后，脱光了上身，象是这才发觉似的说："哎哟，让治先生，你不能呆在这种地方，请到那边去吧。"于是将我赶走。

她就是这样并非全部让我看，但时而能瞥见她身体有限的部位，如脖颈附近、臂肘、小腿或是脚后跟等。虽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然而她的身体较以前更加光艳照人，越发美得令人憎恨，这一点是绝对逃不过我的眼睛。我往往只能在想象的世界中剥光她身上的衣服，尽情地欣赏她那身体的曲线。

"让治先生，看什么这么带劲儿？"有时她背朝着我一边换衣服一边这么说。

"我看你呢。不知为什么你好象比先前更水灵了呢。"

"哎哟，讨厌——你不应该看女人的身子。"

"我没看，不过隔着衣服大致也知道。你原来屁股就

大，这阵子更肥了。”

“嗯，又肥了。屁股是越来越大，不过腿很匀称，可不是大粗腿啊。”

“唔，小时候腿就是笔直的，站起来两腿能并得严丝合缝，现在还是这样吗？”

“是的，并得齐。”说着她用衣服将身体围起来猛然站起说：“看，并得齐齐的嘛。”

还时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尊忘记在哪张照片见到过的罗丹的雕像。

“让治先生，你是不是想看我的身子？”

“我想看，你就让我看？”

“那可不行，咱们俩不是朋友吗。在我换好衣服之前请到那边呆着去。”

随后她就象摔在我的背上似地用力关上了门。

纳奥米总是这样故意煽起我的欲火，然后将我引诱至一触及发的关头，然而再向前便设下重防，连一步也不让进。我和纳奥米之间隔着一堵玻璃墙，即使看上去多么接近，其实却有一道无论如何不可愈越的鸿沟。如果轻易动手，必定会碰壁，就是再着急也不能摸她一下。有时看来纳奥米无意中似乎要拆掉这堵墙，我想：这下大概没问题了，然而走近一看，发现此路仍旧不通。

“让治先生，你是个好孩子，吻你一下吧。”她经常半开玩笑地这样说。我明明知道是在嘲弄我，然而她将嘴唇凑过来，我也准备去吸吮它。就在这当口儿，眼睁睁地看着它躲开了，纳奥米从两三寸以外处向我嘴里哈气。

“这是朋友之吻哪。”说着，她暗自笑起来。

这种叫作“朋友之吻”的独特的交际方式——一种奇妙的接吻：不是吸女方的嘴唇，而是必须满足于只吸她呼出的气。后来这种形式成了习惯，临走时她说：“好了，再见吧，我下次再来。”

当她把嘴唇凑过来时，我便将头伸向前去，象是对着吸入器似地把嘴张得大大的。她哈哈地向我嘴里吹气，我则闭着眼睛，有滋有味地将这气息深深吸入胸膛。她呼出的气温乎乎的带着潮气，象鲜花一般散发着甜蜜的香气，仿佛不是来自人的肺里。据说为了迷惑我，她偷偷地在嘴唇上抹了香水。当然在当时我并不知道她做了这种手脚。我经常这样感慨：一旦变成象她这样的妖妇、连内脏或许都和一般的女人不同，所以经过她的体内，含在口腔里的空气才有如此醉人的芳香。

就这样我的脑子越来越迷乱，任凭她随意摆布。现在我已经再没有余地说什么“一定要正式结婚”、“光拿我耍着玩可不好”这类的话了。不，说实话，从一开始就应该知道结果会是这样的，所以如果真怕她引诱的话，不与她来往就是了。什么为了探明她的真实意图，什么为了寻找有利的机会，都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借口。我一方面担心她的诱惑，而内心里却在盼望这种诱惑。但是她只是一直重复着这种无聊的“朋友游戏”，决不越过这一界限。想必这是她撩拨我的计谋。当她挑逗到我急不可耐，眼见“时机已到”的一刻，会突然撕掉“朋友”的假面，伸出得意的魔爪吧。她马上就会动手，不动手是不会罢休的。我顶多将计就计，她说“干”，我就“干”；她让“暂停”，我就“暂停”；一切按照她说的去做，最后会捕得猎物的。虽然每天都在等待时机，然而

我的预想似乎却难以实现。即使认为她今天该撕掉假面，或明天会伸出魔爪，但那天一到千钧一发的关头却被她一下子溜掉了。

于是这次我真的急了，把整个身体的敏感之处和弱点暴露出来给她看，差点儿没说出我等得这么苦，要引诱我的话，你就快点动手吧这句话来，结果反倒变成我去引诱她了。然而她却丝毫不予理睬，用责备孩子的表情喝斥我道：“干什么，让治！你这样不是违约吗？”

“什么约定不约定，去它的。我已经……”

“不行，不行！我们可是朋友啊！”

“听我说，纳奥米，……不要这样说……我求求你……”

“哎呀，真讨厌！我说不行嘛？……好，吻你一下，那个就免了吧。”于是她又是那样朝我哈气，“嗯？行了吧？这下子可要忍耐啊。就算这种关系，说不定都超过朋友之间的关系了。因为是让治先生，才特殊优待呢。”

这种“特殊”的爱抚手段非但丝毫未使我镇定下来，反倒非常严重地刺激了我的神经。

“混蛋！今天又不行吗？”我越发焦躁起来。

纳奥米如一阵风般猛然冲了出去，此后好一阵我什么事也干不下去，自己生自己的气。我就象关在笼子里的猛兽那样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将所有的东西摔摔打打，以泄心头之火。

我确实为这种疯狂的，可称作男人的歇斯底里行为伤透了脑筋。因为她每天都来，所以我一天必定要发作一次。特别是我的歇斯底里性质不同一般，发作过后并没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当我静下心来时，纳奥米身体的一个个细微部分却比

以往更加清晰、更加顽固地占据了我的脑海。换衣时稍稍露在和服下边的脚，哈气时离我只有两、三寸远的唇，事后倒比当时看到它们时更加鲜明地浮现在眼前。奇怪的是，一旦由这个唇与足的曲线不断发挥自己的想象，那么就连实际上没有见到的部分也象用底片洗像般地渐渐显出图象来，最后在幽暗的心底呈现出一个酷似大理石维娜斯雕像的形象。我的头脑是一个用天鹅绒帷幕围起来的舞台，登台表演的是一名叫作"纳奥米"的女演员。众人注目的舞台灯的强烈光柱准准地罩着她那在黑暗中摇动的白皙的身体。我聚精会神地凝视着，只见照在她身上的光线越来越强，有时觉得似乎就要烧着我的眉毛。她身体的每一部分仿佛电影中的"特写镜头"一般非常清晰地扩大着……这个幻影以真实感刺激着我的感觉器官，其程度与实物别无二致，所不足的只是用手摸不到这一点，其它方面较实物更为生动。凝视的时间太长时，最后便觉得头晕眼花，全身的血一齐涌到头上，心跳自然加速，于是歇斯底里再次发作，或是踢飞椅子，或是撕碎窗帘，或是将花瓶打烂。

我的妄想症日益严重，只要一闭上眼睛，眼睑背后的暗处便出现纳奥米的身影。我经常回忆起她呼出的那种芳香的气息，对着空中张开口，猛地吸进一口气。无论是走在街道上，或是闷在家里，一想起她的嘴唇，立即仰面朝天，哈、哈地吸起气来。我觉得到处可见纳奥米的红唇，仿佛这空间的所有空气都是纳奥米的气息。也就是说，纳奥米充满天地之间，犹如一个罪恶的幽灵，将我包围起来，一边折磨着我，听我呻吟，一边笑着目睹这一切。

"让治先生最近奇怪呀，有点反常。"一天晚上纳奥米

来了，她这样说。

“可不是反常嘛，让你这样折磨……”

“哼。……”

“你哼什么？”

“我是严格地遵守约定嘛。”

“你打算遵守到什么时候？”

“永远。”

“不是开玩笑，这样下去我会疯的。”

“那么，我教给你一个好办法：打开水笼头，让自来水哗地浇到脑袋上就好了。”

“喂，你真的……”

“又来了！做出这种表情，我就更想捉弄你了。不要凑得这么近，请再离开点儿，连一下都别碰我。”

“咳，没办法。那就给我一个朋友之吻吧。”

“老老实实的我就给你。不过，呆会儿你不发神经？”

“发神经也没关系，已经管不了这许多了。”

二 十 七

那天晚上，纳奥米让我坐在桌子对面，“连一下都不能碰她”。她颇有兴致地望着我，一直闲聊到深夜。

“让治先生，今晚让我在这儿过夜吧。”她又以那种捉弄人的口气说。

“啊，住吧。明天是星期天，我也在家呆一天呢。”

“可是不能因为我在这儿过夜，就答应你的要求。”

“哪里，用不着担心，你也不是听话的女人嘛。”

“你不认为我要是听你的话就好了吗？”说着，她吃吃地笑了起来，“好了你先去睡吧，可不要说梦话呀。”将我赶到二楼以后，她走进隔壁的房间，咔地一声上了锁。

我留心隔壁房间的声响当然很难入睡。以前作夫妇时可没有过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我这样睡着，她就躺在我身边。想到这里，我感到万分惋惜。一壁之隔的那一边，纳奥米正在不停地——也许是故意地——将地板踏得嘎嘎作响，同时又是铺被褥，又是拿枕头，准备睡觉。啊，现在正在解头发呢，现在正脱和服换睡衣呢，我对这些动作了解得一清二楚，仿佛就在眼前。接着便听得啪地一下掀开卧具，然后传来骊地一声，她倒在了地铺上。

“声音可真响。”我自言自语似地说、故意让她听见。

“还没睡吧？睡不着？”纳奥米立即在墙的那边应声。

“嗯，怎么也睡不着，——我在考虑问题。”

“嘻嘻，你想的问题，我不打听也知道得差不多。”

“不过，确实奇怪。现在虽然你睡在这堵墙对面，可我怎么也无法接受。”

“一点儿也不奇怪。很早以前我刚来你这儿的时候不是这样吗？——那时不就象今晚这样睡的吗？”

听了纳奥米这话我心里一阵激动。噢，是吗，也曾有过这样的时代，那时我们之间是纯洁的。然而这种感慨却丝毫未能减弱我的欲火，反倒越发使我深切地感到我们两个的姻缘是何等之深，觉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她。

“那时你可是天真无邪呀。”

“现在我也是绝对天真无邪的呀，有邪的是你让治先生哟。”

“说什么都行，反正你走到哪儿我追到哪儿。”

“嘻嘻”

“喂！”我说着，朝墙壁咚地打了过去。

“哎哟，干什么呢，这儿可不是荒郊野外的独家独户，请你安静一点儿。”

“这堵墙碍事，我要砸烂它。”

“哎呀吵死了。今夜要闹鼠了。”

“当然要闹啦，这个老鼠已经疯了。”

“我讨厌这种老鼠爷爷。”

“胡说什么。我可不是老头儿，才三十二岁。”

“我十九岁呀。十九的人看来，三十二岁就是老爷爷了。我是好心，你还是另娶一位太太吧，这样或许会治好歇斯底里的。”

无论我说什么，结果纳奥米只是哧哧地笑。过了一会

儿，她说："我要睡了。"便呼呼地打起假鼾来，不多时好象真的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一睁开眼睛，便见纳奥米穿着一件邋遢的睡衣坐在我身边。

"怎么啦，让治先生？昨晚可够呛呀。"

"嗯，最近我经常这样歇斯底里大发作，你害怕了？"

"好玩儿，我还想让你那样。"

"已经没事儿了。今天早上完全好了。——啊，今天真是好天气呀。"

"正因为是好天气，是否该起床了？已经十点多了。我在一个小时以前就起床，这会儿已洗过澡了。"

听她这样说，我便仍然躺在那里仰视着她刚刚洗过澡的身体，正所谓女人"浴后的风采"。洗浴后过一段时间，比如十五或二十分钟之后，比刚刚洗浴过的时候更为动人。皮肤再漂亮的女人一旦在浴盆中泡过，由于其皮肤一时浸的时间过久，指尖等处都泡胀了。过一会儿当身体在适当的温度下冷却后，才象凝固了的蜡一样变得透明起来。因为洗过澡走回来时，受到室外风的吹拂，纳奥米的浴后风采此时此刻正处于最佳状态。她那脆弱菲薄的皮肤虽然仍然带着水气，却是玉洁冰清；隐在衣服前襟下的胸部有着水彩颜色般紫色的阴影；脸上仿佛贴了一层滑亮的明胶显得光彩照人；只是眉毛潮乎乎的。这冬日一碧如洗的晴空透过窗户，在她身上罩上一层淡淡的青色。

"怎么啦，大清早就洗澡？"

"我怎么做你管不着。——啊，可真舒服。"说着，她用巴掌啪啪地拍着鼻子两侧，然后不紧不慢地把脸伸到我面

前：“喂！仔细看看，我长胡子没有？”

“哦，长胡子了。”

“要是顺便去趟理发店刮了脸再回来就好了。”

“你不是讨厌刮脸吗，说是西洋女人是决不刮脸的。”

“可是最近美国正在流行刮脸呢。喏，看看我的眉毛，美国女人都把眉毛剃成这个样子。”

“哈哈，原来如此。前一阵你的模样就有了变化，连眉毛的形状都大不相同，原来是把它剃成这种样子的啊。”

“嗯，不错。到这会儿才注意到，落后于时代啰。”纳奥米说完，象是在考虑其它事似地突然问道：“让治先生，歇斯底里真的好了？”

“嗯，好了。怎么啦？”

“如果好了，那么有件事要拜托你。——我懒得现在去理发店，你能不能替我刮刮脸？”

“提这种事，莫非又想让我歇斯底里大发作？”

“哎哟，不是这个意思。我是真心实意地求你，这点助人之心总该有吧？不过歇斯底里发作起来，把我弄伤可就糟了。”

“把安全剃刀借给你，自己刮好不好吗？”

“可是这样不行呀。光刮脸还可以，因为我要从脖子周围一直刮到肩膀后面呢。”

“呃？为什么连这种地方都要刮？”

“你想嘛，如果穿上晚礼服，是不是连整个肩膀都要露在外面？”说着，故意将肩头的肉露出一点给我看，“你看，要剃到这儿，所以自己不能剃。”说完，她又慌忙地将肩膀整个儿缩了回去。虽说这是她每次惯用的手法，但对于我

来说仍然是难以抗御的诱惑。纳奥米这家伙，她根本不想刮脸，是为了捉弄我才去洗澡的。——我虽然明白这一点，但让我给她刮脸，无论怎么说毕竟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新的挑战。今天我可以离她很近很近，细细地观察她的皮肤，当然也可以碰一碰她。仅仅这个念头，就使我完全丧失了拒绝她的要求的勇气。

我用煤气炉给纳奥米烧水，将热水盛到脸盆里，换上蓝吉列刀片，为她做着各种准备工作。这功夫纳奥米将桌子搬到窗口，在上面放上一面小镜，分开两腿一屁股坐下来，接着把一块白色毛巾围在脖子上。于是我绕到她背后。将柯尔盖特牌肥皂棒浸到水中，正要开始剃时，她说："让治先生，替我刮脸没问题，不过有一个条件。"

"条件？"

"嗯，是的。并不是什么难做到的事。"

"什么事？"

"我讨厌借着刮脸的机会捣鬼，这儿摸摸，那儿捏捏的。刮脸的时候一定不要碰我。"

"你——不过……"

"什么'不过'，刮脸时完全可以不碰嘛。用胡刷抹肥皂就行，用的又是蓝吉列剃刀……就是去理发店，手艺好的师傅也不碰嘛。"

"拿我和理发店的师傅一样要求，我可做不来。"

"心里想给我刮，还故意拿什么架子！——要是不愿意，我也不勉强你。"

"不是不愿意，别这么说。让我给你刮吧，好不容易把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我凝视着纳奥米那深深露出来的后颈

上的发际，只得这么说。

“那么照我的条件办？”

“嗯，照办。”

“绝对不许碰我啊。”

“嗯，不碰。”

“如果碰一下，我马上就让你停止。请老老实实地把左手放在膝盖上。”

我按照她的话去做了，只是用右手，从嘴的周围开始刮起来。

纳奥米双眸出神地盯着镜面，仿佛在品味着刀片抚弄的快感似地、老老实实地任我刮。我耳边响着带有睡意的、均匀的呼吸声，眼睛看到的是她颌下呼呼跳动的颈动脉。现在我和她的脸挨得如此之近，她的睫毛甚至能扎着我。窗外明媚的晨光投射在异常干燥的空气中，亮得几乎数得清一个个的毛孔。我从来没有在这样明亮的地方，这样长久而且如此仔细地端详过自己所爱的女人。这样一看，越发使我感到其美貌有着巨人般的非凡之处和丰富的内容。那双大得惊人的眼睛、犹如一座漂亮建筑似的秀美的鼻子、接连鼻子和嘴的两条挺拔的直线，这直线下就是丰满而鲜明的红唇。哦，难道这就是所谓“纳奥米之容颜”这一不同凡响的物质？难道这一物质就是自己的烦恼之源？……想到这里，确实感到不可思议。我情不自禁地拿起胡刷，在这物质的表面刷上许多的肥皂泡。然而，无论用胡刷怎样刷来刷去，这物质仍是静静地、毫不抵抗，只是富于弹性地动着。……

……我手里的剃刀宛若一条银色的小虫在她那光滑的皮肤上爬，从颈部爬到肩头。她体格健美，如牛奶般雪白、宽

阔而又丰满的背部跃入我的眼帘。自己的模样她大概是见到的，可她是否知道自己的背部竟这样动人呢？恐怕不知道吧。知道得最清楚的是我，我曾经每天将她放进浴缸中为她冲背。那时也象现在这样搓起肥皂泡，同时……，这是我恋爱史上的一段插曲。我的手、我的指曾在这绝艳的雪上嬉戏，曾在此自由愉快地经过。现在或许还留下有什么痕迹。……

"让治先生，你的手在抖呢，请认真给我剃……"突然纳奥米开口说。

我觉得头痛，口中干得厉害，连自己都感到身体在奇怪地颤抖着。我恍然大悟，莫非是发疯了？于是拼命克制着，脸上觉得一阵发烧一阵发冷。

但是纳奥米的恶作剧至此还远远没有结束。一剃完肩膀，她马上卷起袖子，高举肘臂说："好，这回剃腋下。"

"呃？腋下？"

"嗯，是的。——穿洋装要剃腋下的，这地方若是露出来，不失礼吗。"

"不安好心！"

"为什么不安好心，真可笑。——我觉得身上发冷，请你快点。"

在这一刹那，我猛扔掉刮脸刀，扑到她的肘臂上，——与其说扑上去不如说是咬住她的手臂。然而纳奥米象早有防备似地马上用这个肘臂用力将我挡了回去，不过我的手指似乎还是碰到了什么地方，由于涂了肥皂，哧溜一下滑掉了。她又一次使劲把我推向墙壁，同时尖声大叫着站起身来："你要干什么。"

这时我的脸只怕已是煞白的了，只见她的脸也毫不含糊地变得煞白。

“纳奥米！纳奥米！你别再捉弄我了！行不行！我一切听你的！”

我全然不知道自己说的什么，仿佛发高烧时那样又急又快地说胡话。纳奥米只是默默地象根棒似地站在那里，十分惊异地眨着眼睛盯着我。

我扑倒在她脚下，跪着说：“哎，怎么不说话！总得说句话吧！要是不愿意就把我杀掉！”

“疯子！”

“疯子不好吗？”

“有谁愿意这种疯子！”

“这回你把我当做马，象以前那样骑到我背上，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就这样做一下也行！”说着，我朝地下一趴。

这一刹间，纳奥米似乎认为我真的发疯了，她的脸此时更加苍白，甚至变得乌青；凝视着我的一双眸子带着近乎恐怖的神色。突然她又显出一副满不在乎的大胆表情，猛地重重地骑到我的背上。

“喂，这下行了吧。”她用男人的口气说。

“嗯，行了。”

“以后就一切听我的吗？”

“嗯，听。”

“我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

“给。”

“我爱怎么做就让我怎么做，不一一干涉？”

“不干涉。”

“不把我叫作‘纳奥米’，称作‘纳奥米小姐’？”

“好的。”

“说定了？”

“说定了。”

“好吧，那么不要作马了，给你人的待遇，看你怪可怜的。——”

我和纳奥米弄得一身肥皂。……

“……这下终于得以成为夫妻了，这次可再不让你跑掉啰。”我说。

“我逃跑了你就那样一筹莫展？”

“啊，是一筹莫展，我还以为暂时你不会回来呢。”

“怎么样？知道我的厉害了？”

“知道了，太知道你的厉害了。”

“那么，别忘记刚才说过的话哟。我想怎样做就让我怎样做。——就算是夫妻，我也不愿作限制过严的夫妻，要不然我可要再逃跑啰。”

“从今以后又是‘纳奥米小姐’和‘让治先生’一起过啦。”

“让我经常去跳舞？”

“嗯。”

“可以和各种朋友交往？不会象以前那样有意见？”

“嗯。”

“不过，我和阿熊绝交了。”

“咦？和熊谷绝交了？”

“嗯，是的。再没见过那么讨厌的家伙了。——今后我要尽量和西洋人来往，比日本人有意思。”

“你说的那个住在横浜的马卡奈尔？”

“洋人朋友我有的是。就是马卡奈尔，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哼，我总觉得——”

“嘿，这样怀疑别人可不行啊。我既然这样说了，你就要确信不疑。行不行？喂！信还是不信？”

“信！”

“此外还有要求呢——让治先生辞去工作有何打算？”

“原想一旦被你抛弃，便回乡下去。既然如此，我再不回了，把乡下的财产整理以后变换成现金带来。”

“变卖成现金大约有多少？”

“唔，能带到这里来的大概有二、三十万吧。”

“就这么一点儿？”

“只要有这些，如果仅是你我两人，不是绰绰有余吗？”

“能不能尽情享受而不去工作？”

“那倒不能。——你也可以不干事，可我打算开间事务所，独立干一番事业。”

“我可不愿意把所有的钱都投到事业上啊，一定要把让我享受的钱另外放好，行不行？”

“噢，行。”

“那就给我另外放好一半？——如果是三十万就放十五万，二十万就放十万——”

“关照得真够仔细的。”

“那是当然啰。开始要讲好条件嘛。——怎么样？答应了？不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娶我做太太？”

“要是愿意呢——”

"要是不愿意就说嘛，这会儿我怎么都行。"

"要是说可以，要是说同意——"

"还有呢——既然这样，在这种房子里再不能呆了，请搬到更漂亮、更时髦的房子里去吧。"

"当然要搬啦。"

"我想住在有洋人的街上，住西式房子。里面要有漂亮的卧室、饭厅、要用厨子、男仆人——"

"东京有这样的房子吗？"

"东京虽然没有，可是横浜有啊。横浜的山手正巧空着一幢这种出租房子，前些天我看好了。"

我这才知道纳奥米的老谋深算。原来一开始她就按这个打算，一步步安排好，引我上钩的。

二 十 八

下面讲的是三、四年后的事。

自那以来我们搬到横浜，租了那所纳奥米早就找好了的洋房。但是随着渐渐染上奢侈的习惯，不久又觉得这所房子狭小，接着便把一所在本牧的瑞士人住过的房子连同家具都买了下来，在那里住下了。在那次大地震中山手的房子被烧得荡然无存，而本木却有许多地方得以幸免。我家的房子也只是墙壁上出现裂纹而已，几乎没受多大的损害，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所以至今我们一直住在这所房子里。

其后我便按照计划辞掉了大井町公司的工作，清理好乡下的财产，与两三个学生时代的同窗开办了一家合资公司，经营电机的制造与销售。我是这个公司最大的投资者，所以实际工作由朋友们做，我不必每天去事务所。但不知什么原因，纳奥米不喜欢我整日呆在家中，虽然不情愿，我只好每天去那里巡视一遍，上午十一点左右由横浜去东京，在京桥的事务所露一、两个小时的面，大约下午四点左右便回到家里。

从前我是个非常勤奋的人，早上算是起得早的，但这时要到九点半、十点才起床。一起来连睡衣都不换便蹑手蹑脚地走到纳奥米的卧室前，轻轻地敲门。但是纳奥米比我还能睡，这时她还在睡梦中。有时含含糊糊地“嗯”一声，有时却睡着了根本不知道。应声的时候我便进到房间里打声招乎，

如果没有反应便从房门口走开，直接去公司。

我们夫妻不知不觉地就象这样分开睡在不同的房间里了。最初这是由纳奥米提出来的，说是女人的闺房是神圣之地，即便是丈夫也不能随便侵犯，于是她擅自占了那间大屋，把隔壁那间小的分给了我。虽然我们是邻居，但这两个房间并不是紧靠相连，中间还夹着我们夫妻专用的浴室和厕所。由于如此相隔，从一方的卧室去另一方的卧室必须经过这一地带。

纳奥米每天上午一直以似睡非睡的状态呆到十一点多，有时迷迷糊糊地在床上吸烟，有时看报。她吸的是德米特里诺牌细支香烟，看的是京城报纸，还翻阅古典或是流行服装的杂志。不，她并非在翻阅，而是在一张张地仔细看看其中的照片——主要是洋装的样式和流行的服饰。

这个房间东面和南面开窗，阳台下面紧靠本牧的海面。清晨很早就亮了。如果把纳奥米这宽敞的房间作为和式房间，大概可以铺二十张席，她的床就放在屋子的中央。而且这床并不是一般的廉价床，而是由东京某大使馆出卖的。它带有华盖，垂着白色的纱一般的幔帐。买了这张床之后，纳奥米大概睡着更舒服，所以比以前越发懒得起床了。

洗脸以前她要在床上喝红茶和牛奶，这时女佣人阿真准备洗澡水。起床之后她最先去洗澡，洗过澡后又躺在床上让人按摩，然后是梳头、修指甲。常言道：武士上战场，七种刀和枪。而她远远不止七种，纳奥米用几十种药和器具在整个脸上抹来涂去，然后犹豫着不知穿那件衣服是好，去饭厅时大约是一点半了，

吃过午饭到晚上这段时间几乎无事可做。晚上不是被人

请，就是请人来，或是去饭店跳舞，总是不会闲着。所以一到时间，她就再一次化妆、换衣服。有晚会时就更了不得，要去浴室，让阿真帮忙把全身都抹上粉。

纳奥米的朋友经常变换。浜田和熊谷等自那以后便再不登门了。有一段时间她似乎对那个马卡奈尔感兴趣，不久便被德尤根代替，在德尤根之后又结交了一个名叫尤思塔斯的朋友。这个尤思塔斯比马卡奈尔还令人生厌，他取悦纳奥米的手段实在高明。我有一次气不过，在舞会上把这家伙揍了一顿，于是闹得不可开交。纳奥米站在尤思塔斯一边骂我是“疯子”。我发了狂似的越战越勇，紧追尤思塔斯不放。大家抱住我“乔治！乔治”地大声喊叫。洋人以为我叫Geoge，所以称我为“乔治”。由于这件事，结果尤思塔斯不来我家了，但同时纳奥米又一次提出新的条件，我又服从了。

不言而喻，在尤思塔斯之后，出现过第二、第三个尤思塔斯，然而我却变得非常温顺，现在想起来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看来大凡是人，尝过一次苦头之后，这种经历便成为强迫观念永远留在脑海之中了。至今我仍忘不了上次纳奥米逃跑时那种可怕的情景，“你可知道我的厉害了？”这句话至今仍回响在耳际。她的轻浮与任性我是早就清楚的，然而去掉这个缺点她的价值也就不存在了。“这个轻浮的家伙、任性的家伙”！越是这样想，就越发觉得她可爱而陷入她的圈套。因为我懂得了如果生气的话自己反倒更吃亏。

一旦失去自信便不可救药了。眼下我的英语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她。大概是在实际交往中自然而然地提高了水平。晚会上我听到她笑容可掬地同先生太太们喋喋不休地高谈阔论，因为她的发音从来就漂亮，所以特别有洋味儿，有许多

地方我听不懂。而且她经常学着洋人称我“乔治”。

关于我们夫妻的情况就写到这里为止。读者若是认为荒唐，就请笑吧；若认为是个教训，就引以为戒吧。我自己因为迷着纳奥米，就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了。

纳奥米今年二十三，我是三十六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痴人之爱
作者＝（日）谷崎润一郎　郭来舜　戴粲之译
页数＝２３２
ＳＳ号＝１０４９６０７５
出版日期＝１９８８年０５月第１版